

中国印象

诗
歌

中诗
国歌

诗与离别

张兴茂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丛书主编
戴伟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与离别/张兴茂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1
(诗歌中国)
ISBN 978 - 7 - 5668 - 2295 - 6

I. ①诗… II. ①张…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088 号

诗与离别

SHI YU LIBIE

著 者: 张兴茂

.....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潘雅琴
责任编辑: 黄少君
责任校对: 叶佩欣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 875
字 数: 182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 38. 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是伟大的诗歌国度，诗歌承载着内涵深厚的中国文化。“诗歌中国”的亮相，就是希望用诗来歌咏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诗歌中国”不仅要让人们了解诗与文化的关系，而且要让人们通过读诗来感悟中国文化的构成及其品质，体察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中国诗歌文化史。

中国诗歌发展史以“诗”“骚”为其发端，而又影响后世，并形成诗歌的“风”（《诗经》）、“骚”（《楚辞》）传统。

《诗经》展示的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文化画卷。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习诗，连话都不会说，当然指说出优美动听的话。不仅如此，结合孔子说的另一段话，所谓“言”还应指言辞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说的要讲好话，需要认识社会、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客观世界的名物。孔子只是举其大概而言。事父事君和辨识事物之名，就是指文化内容。也可以说，“兴观群怨”是提升人际交往中表达的文

化内涵。兴，是联想能力，比如《关雎》，本是要写爱情，却先说鸟的和鸣。《桃夭》是祝贺新婚的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桃花起兴，这样写的好处，既含蓄婉转，又渲染主题。观，是观察能力。凡事未必能亲力亲为，但通过读诗可以丰富生活知识，如读《生民》就可以了解周始祖后稷及其农耕历史，知道作物之名：菽、禾、麻、麦、瓜、瓠，并知道如何形容其状态：旆旆、穰穰、幪幪、啍啍，这些词的基本意思是茂盛貌，但有细微差别，如果懂得用不同的词去表达相近的内容，那就能言了，于此才能体会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的真正含义。《硕人》对人物的描写，生动传神，“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连串的比喻，写出美人的形貌神采。群，是合群能力，指在群体中适当表述，以达到和谐。读《诗经》的人每每惊叹于其“群”的能力。合群能力事实上是在平衡各种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诗经》中对夫妻关系多有描写，如《伯兮》，讲女主人与其丈夫以及与君王的关系。“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伯，为女主人的丈夫，丈夫英武，为邦国杰出人才。丈夫拿着武器，听从君王的命令奔赴前线。在我、伯、王三者关系中，符合各自身份。在三者关系中又突出了“我”在丈夫离家后，甘心思伯而生首疾。“为王前驱”是夫妻分别的原因，这是女子以自豪的口吻来说的，表扬丈夫因为是邦中之杰而能为王前

驱，从中也透出骄傲。怨，是批评能力。“怨”是讽刺，可以解释为批评技巧。《诗经》里怨诗不少，但因比喻而显得含蓄，其中《硕鼠》极具代表性。“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批判当政者的诗，《毛诗序》曰：“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熹《诗序辨说》曰：“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朱熹的话比较可信。从诗的字面上看到的只是痛斥硕鼠破坏庄稼，所谓刺君或刺有司是字面以外的意思。这正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

因为孔子诗学的逻辑起点是“不学诗，无以言”，学诗是“言”的需要而不是写诗的需要。所以说，理解“兴观群怨”之说，应该从“言”出发，掌握了诗的“兴观群怨”的言说技巧，讲话就会用“兴”，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词；用“观”，观察事物人情，以丰富而准确的语言表述意思；用“群”，在群体中明晰关系，并用恰当的言辞表述，以达到和谐；用“怨”，在批评的话语中以中庸的姿态出现，巧妙运用讽刺的手法，既能批评现实，又含蓄婉转。如达到孔子的要求，学诗以后就可以“言”了：可以“兴”言，可以“观”言，可以“群”言，可以“怨”言。

《楚辞》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

故可谓之‘楚辞’。”《楚辞》中屈宋诸人之作，都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其中涉及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风尚习俗都打上楚文化的印记。《楚辞》中对文化事项的描写也是多方面的，《天问》一篇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等提出 173 个问题。《招魂》中对建筑的描写：“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这里涉及了建筑及其环境。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辉煌的表现，也是反映文化的重要形式。唐诗名家辈出，文化内涵丰富。盛唐诗是诗歌发展的鼎盛阶段，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等大家名家的诗歌创作，表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形成境界雄阔、含蕴深厚、韵味无穷的“盛唐之音”。“诗仙”李白诗风豪放飘逸，“诗圣”杜甫诗风沉郁顿挫，被誉为唐诗史上的“双子星”。中唐是唐诗的中兴时期，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不仅发展了杜甫诗歌奇崛的一面，还追求诗风的浑厚奇险。白居易、元稹等人则发扬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内容，诗风通俗易懂。晚唐是唐诗发展的衰落期，但杜牧、李商隐诗歌自成一格，杜牧为晚唐七绝的圣手，李商隐则努力表现内心世界的情感体验，诗风凄艳浑融，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唐诗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其中山水田园、边塞题材诗在盛唐蔚为大观，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异和通俗易懂两派分立。

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继承了陶渊明、谢

灵运写作田园山水诗的传统，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描绘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表现自己闲适隐逸的情趣。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大力写作反映边地生活的作品，描写边地战争，表现出对建功立业的热情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同时也因描写边地风光和异域风情，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中唐出现的奇险诗派和通俗诗派，表现出中唐诗人的开拓精神。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奇险诗派，又称“韩孟诗派”，这一诗派在诗歌写作上好为奇崛，追求险怪，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以新奇的语言风格和章法技巧来写作，进一步提升了诗的表现功能。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通俗诗派，又称“元白诗派”。这一派在诗歌写作上重视写实、崇尚通俗，他们继承了古乐府的精神，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在写作中以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易懂。

词的产生因燕乐繁盛，宋词是与唐诗并称的一代文学之盛。婉约、豪放争奇斗艳。婉约和豪放是就宋词的主要风格而言的，也是大略的划分，因此婉约和豪放也是相对的。所谓婉约是指文辞的柔美简约，作为词的风格，是以阴柔为审美特征的，内容上多写爱情、婚姻和家庭，也涉及羁旅行役、恋土怀乡等。其抒情注重细腻入微、委婉含蓄。而豪放则是指风格豪迈、无所拘束，作为词的风格，是以阳刚为审美特征的，内容上多涉及人生、社会的重大主题，如理想抱负、民族盛衰、国家兴亡和民生疾苦等。其抒情多慷慨激昂、乐观进取。最早提出词分豪放、婉约二

体的是明人张綖，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后人则以此梳理宋词，纳入二体之中，遂有婉约、豪放二派。其实分宋词为二派，过于简单，但优点是能看出宋词的基本发展脉络。

人要诗意地栖居，诗意的核心价值和美丽姿色在文化母体中浸润、孕育、生长。诗的诞生，实缘于生活中诗意的发现。“物之感人”而有“舞咏”矣。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就意味着：具有诗意的物才能感动人心，因栖居而有诗意，才能写出诗歌，而诗歌又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具诗意。可补充一句：“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人要诗意地栖居，构成了人和自然、社会的和谐，形成了诗性的文化生态。

从发生学角度看，“诗言志”的说法值得重新审视。诗首先是叙事。最早的素朴的诗歌已很难寻觅，通常歌谣的开篇是《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虽然简短，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叙事的特征。叙事，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最初的表现方式，此处论断可以稍微缓和一点：如抒情，是人类表现、摹写主体内在情感精神的手段。这样比较中和一点，可避免由对比叙事和抒情高下而带来的可能

性的争议。当叙事时，人类不断认识客观世界；一旦对客观世界赋予个体情感并去表达时，抒情就出现了，以反映人类试图寻找精神世界与自身环境的沟通。

衡之心理学，儿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应该是从具体认识抽象、从具体认识事物的客观属性再去评价客观事物，而诗歌（歌谣）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言志的过程正和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致的。

诗的文化阐释，不仅要注意诗的本义，还要注意诗的衍义。在写作方面，必然表现诗本义，即诗的本来意义；在阅读方面，通常又会出现诗衍义，衍义即诗的推演意义。对诗的文化内涵理解的的不同往往是诗本义和诗衍义的不同。

诗歌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地理、交通、礼仪、婚姻、器物、音乐、绘画、书法、建筑、工艺、风俗、天文、宗教等。因此，中国诗歌文化史叙写可以是文化分类的结果。《文苑英华》所收诗歌分天部、地部、帝德、应制、应令、应教、省试、朝省、乐府、音乐、人事、释门、道门、隐逸、寺院、酬和、寄赠、送行、留别、行迈、军旅、悲悼、居处、郊祀、花木、禽兽 26 类。这一分类也可以视为诗歌中文化事项的呈现。本丛书尚不能包括所有文化类项，只是在文化与诗歌联系的某一方面或角度而立题，目前涉及的有诗与玄学、诗与科举、诗与神话、诗与隐逸、诗与山水田园、诗与民族、诗与文馆、诗与战争、诗与游戏、诗与绘画、诗与书法、诗与锦帛、诗与女性、诗

与礼俗、诗与外交、诗与航海、诗与数字，另有诗与饮食、诗与养生、诗与送别尚在构思当中。当然，在选题的扩展中，我们想给读者一个诗与中国文化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美国学者克罗伯说：“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诗歌只是作为具体的载体而承担着对人类行为的说明，同样也是人类行为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取向得以阐释的文本。文化具有包容性，当诗歌成为其载体的一部分功能时，就会去表达文化意义，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等角度参加文化的建构与创造。也许人们认识事物会追求概念，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文化的构成。诗歌虽不指向概念，但以其形象直观，而能了解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更为人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构成提供活生生的图景。

本套丛书的作者和读者在写作或阅读的过程中或许会融入选择联想，把当下的文化体认、精神生活融入古代诗歌中，实现意义重构和有可能的价值置换。不过，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能以失去传统为代价。相反，文化的母题总是在不断重现与强化，如故土故园、家国情怀、乡村归隐、民俗节庆，这些遥远的歌谣会永远回荡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上空。

本丛书旨在面向普通大众及海外华人、中文爱好者传播中国经典文化，践行学者的社会职责，也可以为专业研究人士提供参考。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传统文化表现的载体。以诗歌与文化作为宏观视野，展开具体而微的讨论，形成大视野、大背

景下的小范畴、新角度，追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合一。提倡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雅俗共赏、文采斐然的写作风格。强调著作要具有作者个性，同时也要考虑读者的需求与接受程度。

中国诗歌讲究“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就需要读者有丰富的想象去领悟言辞之外的含义。所谓“言不尽意”并不是说言辞能力拙钝不足以表达情感和意志，也不是说言辞受客观情况的限制而不能畅快地表达思想和感情，而是说言辞有限而意义无穷。事实上，“言不尽意”在作者是有意追求的艺术效果，在读者则享有阅读过程中的想象和发挥。言不尽意的效果宛如一幅画：“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戴伟华

2017年4月

前 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李叔同《送别》

离别，自有人类开始就无时无处不在上演，一幕一幕，演绎出千古的悲欢。当这种悲欢与诗人词家相遇，便成为中国诗歌长廊里诗意而伤感的画面。

多情自古伤离别，因为离别堪惆怅，宜断肠。在古代，交通不便，旅途凶险，自然环境恶劣，一朝相别，前途未卜，天南海

北，万水千山，音信杳杳，后会难期，让人感怆愁绝。于是在古人心中，离别便成了一件敏感到惊心动魄的事情，“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应场《别诗》），“一见终无缘，怀悲空满目”（吴均《答柳恽》），即便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安慰，亦不过是强言的壮语。古人重相聚，怨别离。如有别离，置酒送行，赠物赠言，叮咛不尽万语千言，便送君千里；孤帆远影，长亭更短亭，唱不尽离歌别绪，便只好将惜别的心情，付与杯酒，付与明月，付与无言，或，付与一页诗笺，相伴离人于寂寞遥远的征途。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把人间离别的情形分为达官贵人奢华热闹的离别、侠客义士悲慨的诀别、负羽从军者的壮别、去国远赴者的愁别、夫妻恋人之怨别、求仙问道者之逍遥别。然“别方不定，别理千名”，又岂是这六种情况能概括的？每一场离别，总与一个故事有关。元好问为一双大雁之死别发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欢乐趣，离别苦”的感慨，雁尤如此，人何以堪！“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背后是“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生死誓言。“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相隔，背后是两情长久胜似朝暮相对的恩爱。“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背后承载的是一代帝王的无奈。而每一个故事背后，皆藏了当初被命运安排的一段离别。“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皆是因为当年“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凌云斗志而背井离乡。“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闺中温柔的妻子，仍然就着清冷的月光，怀想丈夫当年离别时那温暖英俊的面容。“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楼前流水依旧，只是凝眸之处，而今又添得一段新愁，无非因当日“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在交通工具、通信工具极度发达，社会相对和平稳定的今天，“离别”对人们而言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如若相思相念，一张车票或机票便可相逢，一个电话一次视频亦可使离人如在眼前。因为重逢易得，“离别”一词在人们心中的情感色彩或许已然变淡，一种古典的深刻的感动正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好在，我们仍可在前人留下的诗篇中去重温那些古老的情思，“何况杳来期，各在天一面”的煎熬，“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的凄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长跪读素书”的喜出望外，“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的情深义重，仍然在激荡着人们柔软的心灵。

离别作为一项精神活动，深深地烙印着中华民族的特质，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出灿烂的送别文化。而作为串联这种文化的离别诗，也成了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特而永恒的母题，承载着永恒的感动，在文化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张兴茂

2017年4月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之发生	1
第一节 出嫁	2
第二节 游历	13
第三节 出使	30
第四节 战乱	32
第五节 死别	39
第二章 烦君此别须珍重——离别之风习	47
第一节 卜行	50
第二节 祖道	58
第三节 饮饯	69

第四节 折柳	87
第五节 赠物	93
第六节 赠诗	98
第三章 酒筵歌席莫辞频——离别之乐舞	110
第一节 离歌	110
第二节 乐曲	120
第三节 舞蹈	127
第四章 送君南浦泪如丝——离别之地点	130
第一节 亭台楼阁	130
第二节 水岸津梁	143
第三节 城门关隘	155
第四节 古道歧路	166
第五节 馆驿店肆	168
第五章 囊衣橐粮具舟楫——出行之准备	173
第一节 通关文书	174
第二节 行李盘缠	180
第三节 同伴仆从	193
第四节 交通工具	198

第六章 远客出门行路难——行旅之活动	229
第一节 投宿	230
第二节 早行	242
第三节 饮食	246
第四节 游赏	249
第五节 题壁	253
参考文献	259
后 记	261

第一章 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之发生

人自降生世间，便与父母兄弟等相联系，并且将始终在与人之间的联系中生活。逢子女嫁娶，或羁旅行役、经商谋食、战乱迁徙、赴任游历、科考贬谪、从军服役、访仙学佛时，人们才会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与亲人朋友。古人重团聚怨别离，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其一，从交通方面而言，古代的交通极不便利，长途旅行往往积年累月，因此在古人心目中，几百里、一千里就是极远的距离了；其二，从自然条件来说，旅途中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毒蛇猛兽也增加了出行的不安全性；其三，从治安角度而言，古时治安相对缺少保障，尤其是发生动乱的时期，军队门阀互相征伐，地痞恶人横行霸道，劫匪强盗不时出没，社会治安管控能力薄弱；其四，从宗族关系的角度而言，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和生产活动也总是以家庭或亲族为单位来进行，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亲友，就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因失去支持而感到软弱无力，中下阶层的百姓尤其如此，因此人们总是愿意长期与亲族团聚在一起而不愿分开。然而人生在世，总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得

已，迫使人们启程走上离别之路。

第一节 出嫁

人类社会的婚姻经历了几种发展模式：原始群婚、血缘婚姻、亚血缘婚姻（伙婚）、对偶婚、专偶婚。原始群婚是一种两性偶合的关系，男女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约束，彼此也没有明确和固定的配偶，完全处于一种自然奔放的状态。血缘婚姻开始禁止血缘家族中父辈和子女通婚，但是同辈兄妹之间可以通婚。到了伙婚则进一步禁止了同辈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这就需要到其他部落或外族中选择配偶，如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都嫁给了舜。这就出现了嫁娶迎送活动。或许正是正式的送嫁活动使古人开始了有意识的离别，且随着送嫁活动和礼仪越来越正规，离别事件也日渐受到普遍重视。



图 1-1 唐·索义辩造《嫁娶图》之女侯（莫高窟第 12 窟）



图 1-2 唐·索义辨造《嫁娶图》之新娘和伴娘（莫高窟第 12 窟）

古代婚礼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是一套完整而繁缛的程序，而最关离情的便是亲迎部分。亲迎是六礼中最后一道程序，俗称“迎亲”，是婚礼的核心，如同今天的婚礼中新郎亲自到女家迎接新娘。《诗经·大雅·大明》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并为历代所沿袭。亲迎对于男方来说，是件喜庆的事；对于女方来说，却意味着父母与女儿的离别。《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记载了赵太后送别女儿出嫁燕国时的情景：“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嫁女，无论对百姓之家还是诸侯贵族，都是件会引起伤感的事情。《礼记》载，有女儿出嫁的人家，三夜不熄烛火，用以表达对离家亲人的思念。

女儿出嫁时，按礼家人都应相送，母亲要亲自为女儿结缡。缡是古代女子出嫁时所系的佩巾，母亲通过为女儿结缡来告诫女儿到夫家之后要努力侍奉舅姑，勤持家务，恪守妇道。《诗经·邶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说的就是结缡。女子如果嫁得远，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出嫁之后回娘家与父母团聚的机会就很少，所以在送嫁之时亲人之间便有许多贴心话要说，这就催生了送嫁诗。如被王士禛推举为“万古送别之祖”的《诗经·邶风·燕燕》便是一首送嫁诗：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颙之颙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这首诗展现了送嫁时的离别画面。女子要远嫁，送到郊野的路旁吧，再远一点送到遥远的南方吧，相送千里，直到登高远眺也看不见远嫁的人，送行的人只得怅然伫立，泣涕如雨。依依惜别之情，缠绵悱恻，感人至深，千载之后仍然会使人黯然欲泪。

哭嫁诗或哭嫁歌也是送嫁诗的一种，它比送嫁诗的情感还要强烈。关于哭嫁习俗，一般认为源于古代的掠夺婚。掠夺婚俗称“抢婚”，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制时期用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强制性的婚姻形式。妇女被掠夺时的凄声呼救与哀号，是哭嫁歌最原始的形式。后来抢婚逐渐由真抢婚变为假抢婚仪式，《周易》有“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反映的就是上古的抢婚习俗，迎亲的队伍骑马驾车而来，为免人们误会而高喊“匪寇婚媾”，告诉别人“我们不是来抢劫的，而是来迎亲的”。我国云南的景颇族、傈僳族和傣族等至今还留有掠夺婚的习俗。在抢婚之前，男女已经有了恋爱关系，他们事先约定时间和地点，待男子来抢夺，女子便装出呼救姿态，通知家人和邻里营救，这时男子或设法逃走，或把女子抢走，再派媒人正式向女家求婚，付出一定彩礼。

哭嫁歌产生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新嫁娘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担忧。封建社会的婚姻多是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女子很少有自由择偶的权利，对婚姻生活的未知、对娘家人的留恋都使她们悲从中来。对于古代女子而言，结婚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甚至是一场不幸的开端。因为婚后出嫁从夫，要遵守夫家的规矩，便不

能像在娘家时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古时的婚姻以生育为最基本目的，婚后女子便成为夫家的生育工具，《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无后为大”的观念使结婚的延嗣目的愈加突出，女性若不能生育，则可以根据“七出”之条被休掉。“哭嫁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唱起来的。据考，《诗经·王风·葛藟》是中国较早的哭嫁歌，诗云：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这首诗以葛藟起兴，诉说女子出嫁前对亲人连绵不断的牵念，表达不愿意离家的心情。远离自己的兄弟父母，从此叫“他人”——也就是丈夫的兄弟父母为兄弟父母，然而即便是这样，对于“他人”来说，她终究是一个外人，无论她怎么努力地尽人妇之道，仍然不会得到像在娘家一样的怜惜和照顾。

当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如土家族、彝族、藏族、毛南族、布依族、白族、回族、羌族、瑶族、纳西族、苗族、侗族、傣族

等，都还保留着哭嫁的习俗。不同的民族在哭嫁仪式的细节上各有不同，如土家族女子哭嫁的时间比较长，一般为七至十二天，有的甚至要一个月，出嫁的女子还要唱哭嫁歌，如：

我脚踩人家的地/我头顶人家的天/
老的有理三扁担/少的无理扁担三/
老的垮起脸包像岩山/少的翘起嘴巴挂油罐/
……

做人媳妇好孤凄/爷娘不是自己的/虽然喊的是爹娘/鸡蛋隔
了几层皮/

做人媳妇受人家的气/别人的爹娘难服侍/
人家爹娘的口/是蜂糖的口/人家爹娘的心/是苦瓜的心/
蜂糖口/甜不久/苦瓜心/苦到头/
口当媳妇喊/心里当丫鬟/口当媳妇喊/心里当长年/
口当媳妇喊/心里当奴才/冷饭冷菜吃得下/冷言冷语受不了

还有的哭嫁歌甚至直接以控诉的语气表达对爹娘把自己嫁出去的不满，如以下这首《哭爷娘》：

我的爹/我的娘哩/你们吃了人家的肉和面/你们给人家松了口/
你们吃了秤砣狠了心/你们把女儿赶出门/
你的女儿哩/天日不知哩/年轻骨嫩哩/牙齿没有生根哩/

头发没有长齐哩/绩麻捻线不会做/大背小背背不起/
我怎么苦得了/我怎么累得起/往后/女儿不是人家身上的肉啰/
——人家不心疼/女儿不是人家怀中的宝/——人家不照孽
(可怜)啊/

人家泛灵泛滑的爷娘/把你的女儿不当人/
不等半夜鸡儿啼/女儿到人家厨前灶后忙不彻/
不等半夜鸡儿叫/女儿到人家灶后厨前忙得跳/
苦尽了/累尽了/人家还要轮睛鼓眼横眉毛/

这些哭嫁诗与《诗经·王风·葛藟》有着相似的情绪，而且把出嫁女子对依附婆家的婚姻生活的担忧、恐惧，以及无奈哀怨的心情展现得更加具体和清晰。

平常女子出嫁尚可再见到父母，但有一种婚姻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自己的亲人了，那便是和亲。和亲，是为了缓和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加强文化交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联姻。中国历代都有公主和亲，尤以汉唐和亲公主出名。和亲的公主不一定是皇帝的女儿，也可能是宗亲的女儿，甚至是宫女后妃。



图 1-3 金·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和亲公主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不是。昭君是自愿请求出塞和亲的，入胡后她遵从胡俗，毕生致力于稳固匈奴与汉朝的安定团结，还教导她的子女也要为汉匈关系的团结稳定做出贡献。后世多歌颂昭君的功绩，但在诗文、戏剧的演绎中，却更多地表现昭君出塞怨别离、思故乡的情感。昭君远离故国与亲人，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长安，冒着塞外的尘土风沙，千里迢迢到匈奴做呼韩邪单于的妻子，岂会没有怨呢？这一路上马嘶雁鸣，摧人心肝，昭君拨弄琴弦，奏起离别之曲，大雁也因她凄绝的美丽与哀愁忘记扇动翅膀而跌落地上，昭君“落雁”之名由此而来。相传昭君到匈奴后，心恨元帝当初没有发现自己、赏识自己而作了怨思之歌，此歌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琴曲歌辞三·昭君怨》：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

既得升云，游倚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颀颀。

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惻伤。

后人多有借“昭君怨”为题发挥，如卢照邻《昭君怨》：“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肝肠辞玉辇，形影向金微。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白居易《昭君怨》：“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王安石《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

意无南北。”昭君之哀怨忧思、空留遗恨，感人心肺。到了马致远的元曲《汉宫秋》，昭君出塞的故事被演绎成她与汉元帝生离死别的悲剧。剧中写汉元帝因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的建议到民间选美。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美人图被点上破绽，只能独处冷宫。汉元帝偶然在深夜听到昭君弹琵琶，循声而至，惊艳于其美色，封为明妃。汉元帝欲斩毛延寿，毛延寿逃往匈奴并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怂恿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匈奴大军压境，满朝文武无能，王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和番，汉元帝忍痛送行放悲歌：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糒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螿；泣寒螿，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图 1-4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明刊插图

帝王尚且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与爱人相守，叫闻者悲绝。

至于不是自愿却不得不去和亲的公主，其命运就更加悲惨了。刘细君——汉武帝刘彻的侄子江都王刘建之女，便是这样一位公主。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汉朝便遣送细君公主去和亲。乌孙是个相当落后的民族，且乌孙王猎骄靡年已老迈，刘细君不懂乌孙语言但又必须接受乌孙民族的习俗，因此婚后一直郁郁寡欢。猎骄靡死后，按乌孙国风俗，刘细君要嫁给猎

骄靡之孙军须靡。细君不愿，上书汉朝天子，希望能得到亲人的理解和帮助，但大汉天子却回答说：“你便遵从乌孙国的习俗，我欲与乌孙共同灭胡。”刘细君无奈只得再嫁，最后抑郁而终，终生没有归汉。“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相传这是细君公主自哀之歌。刘克庄《杂咏一百首·乌孙公主》诗曰：“玉座吞声别，毡车触目悲。如何汉公主，去作虏阏氏。”王世贞《乌孙公主歌》：“妾人自惭兮诸侯女，谬托嘉名兮汉翁主。宠我饵我兮作远婚，匈奴贱种兮号乌孙。昆弥老兮非我偶，少王壮兮实余后。念欲一死兮为国忧，失身苟活兮贻国羞。丞相何人兮爵通侯。”皆为刘细君作哀怜语。

第二节 游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便有了出游的需求。这里所说的游历，指的是离别家乡，长时间、远距离的游历。限于自身的财资，升斗小民一般是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的游历的，帝王、官员、学子、商人是主要的出行者。

一、巡游

最奢华的游历莫过于帝王巡游，其目的是为了炫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视察政情民风，以稳固统治，同时在巡游过程中还

可以饱览风光以愉悦身心。帝王出行的仪仗极为烦琐，护卫随从前拥后簇，车驾前后相衔，后面还尾随一支庞大的鼓吹乐队，这些象征权力的仪仗自然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秦始皇是开创中国帝王巡游先河的皇帝，他称帝十一年，远巡达五次之多。帝王出游，事先要做一番隆重的祭祀，以告先王，并保平安。但旅途的凶险并不会因为行者是帝王便匿迹，《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过洞庭湖，到湘山祠时遇到大风，波涛汹涌，船只几乎无法行驶。始皇问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说：“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她们死后埋葬在这里。”始皇非常生气，派三千服刑的罪犯把湘山上的树砍了个精光。始皇之后，历代帝王都有巡游活动，如汉武帝一生巡游不下十余次。而隋炀帝巡游的规模可谓是最、最劳民伤财的，从东都到江都的运河刚完工，他便带着二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到江都巡游，上万条大船在运河上排开，绵延二百里。为了让这些船行驶起来，还征用了八万多名民工来拉纤。此举劳民伤财，为后人所不齿。



图 1-5 东汉《君车出行》壁画(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中室北壁)

二、漫游

漫游通常指文人的游历，大致可分为壮游、宦游、边塞游、隐游等。

(一) 壮游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壮游，即怀抱壮志而远游。司马迁年轻时便志存高远，在父亲的指示下遍访河山，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佚旧闻。《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这部无韵离骚便是他青年时期游历的基础上完成的。酈道元少年时就有志于地理学的研究，

与父亲旅居山东时遍游境内山水。成年后，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考察，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广大地区。他每至一处，都要游览名胜古迹，悉心勘察山川河流，并访问当地长者，了解古今水道的变迁情况及河流的渊源所在、流经地区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其日后的地理学研究打下基础，完成了地理学名著《水经注》。

文人漫游至唐代始蔚为风尚，促成这一风尚的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一，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社会风貌阳刚烂漫有朝气，文人都有实现理想抱负的决心。其二，唐代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出行时不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心，据杜佑《通典》记，行人远行数千里，也不需要持刀防身。其三，唐代交通发达，较前代出行要便利得多。当时的陆路交通有驿路五万余里，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东可达山东半岛，西北直通西域，西南可到南诏，东北自太原经幽州可到营州，南下可分别到扬州、广州、邕州。水上交通方面，天然河道与广通渠、新漕渠等运河形成庞大的水上交通网。《旧唐书》记载，当时水上千轴万艘不分昼夜地交通往来。其四，唐代经济繁荣，水陆交通沿线的馆驿制度完善，酒楼客舍夹路，酒饌丰溢，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文人的漫游风尚伴随着极度繁荣的诗歌，产生了最为瑰丽的人文景观。他们或是向往名山大川的壮丽巍峨，以此陶冶性情；或是向往通都大邑的繁华强盛，渴望了解和体验不同地方的民俗风情；或是交友切磋，知交天下；或是豪气干云，

远走塞外。他们不断地到达，又不断离开；不断结交新朋友，告别老朋友，奔波游走间上演了一场场离别。李白是唐人漫游的代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中度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骊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结束长安生活后，他又游历了洛阳、开封，并结识了杜甫、高适。与杜甫离别后十年间，他南游扬州、金陵、宣城、秋浦，北游邯郸、幽州，西游梁苑、嵩山、襄阳，隐于庐山屏风叠。他结交朋友无数，又在离别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杜甫也是唐代壮游的代表，他在夔州时还写了一首自传性的诗歌《壮游》，从幼年学诗写到壮游齐赵，失第洛阳、长安十年，又从安史离乱写到滞留巴蜀，概括了自己一生的行程经历。

（二）宦游

宦游属于特殊的漫游，因为它总是与做官有关。做官之前为宦而游，即为谋得官职而离开家乡出游，并在这个过程中拜谒权贵，以求汲引，或寄托科考，以求一跃龙门；做官之后因宦而游，即为官中差事、为任所迁调、为贬谪漂泊而游。可以说自有官制始就有了宦游，早在《诗经·小雅·四牡》就有记载：

四牡骅骝，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四牡骅骝，嘽嘽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翩翩者鹑，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鹑，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路，载骤馵馵。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谗。

诗歌的主人公是个官吏，他骑着四驾的马车风尘仆仆地为王事奔波。他的马已经跑得很累了，但道路还很长，差事还没完结，想念家里的老父老母，却没有时间去陪伴，只能唱出这首歌，以寄托对亲人的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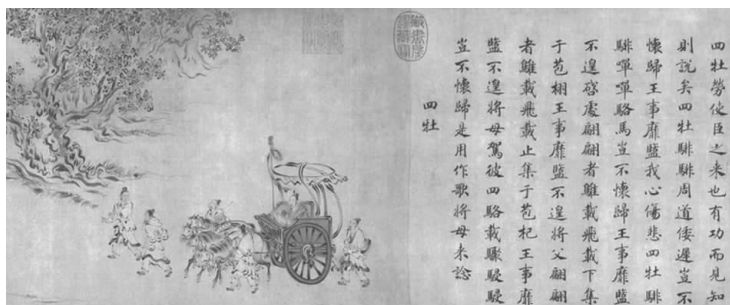


图 1-6 南宋·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卷》(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到列国去游说，如果得君主采纳便留下来做官，这也是宦游的一种形式。如孔子从五

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带着亲近的弟子在鲁国周边游历，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然后返回，十余年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汉代，文人为谋一职而四处奔走更为常见，《古诗十九首》绵长哀怨的诗句里，到处散发着因丈夫宦游夫妻别离相思的感伤。“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常年的漂泊，无着的未来，数不尽思念，纷至沓来的挫折坎坷又让他们产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的嗟叹。一首首离别悲歌，千载之下，令人为之唏嘘。

到了唐代，围绕着科举制度，宦游进入极度繁荣的时期。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巩固，入仕之途大开，科举成为天下读书人醉心的事业。在朝廷举行会考前，州县先进行初选，选中者为“乡贡进士”。在州县初选结束后，地方官员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学子举行“鹿鸣宴”，一是为了庆贺，二是为乡贡进士饯行。在鹿鸣宴上，歌《诗经》中《鹿鸣》之诗。鹿鸣宴是士人成为举人的标志。现存的诗歌中也有反映送别举子赴举时举办鹿鸣宴的，如“乡赋鹿鸣篇，君为贡士先”（耿漳《送郭秀才赴举》），“秋风别乡老，还听鹿鸣歌”（姚合《送顾非熊下第归越》），“鹿鸣

筵上强称贤，一送离家十四年”（张蠙《自讽》）。此习在宋代更为普及，而且更加强调此宴的政教功能，繁文缛节比较多。卫泾《长沙鹿鸣宴送诸进士》云：“鸣鹿三章新得句，抟鹏万里稳摩空。科名直寄文词表，事业相期气节中。畎亩平时忧国念，盖将长策沃宸衷。”刘子翥《鹿鸣燕诗送诸进士》云：“胡尘不隔蟾宫路，镜水初题雁塔名。礼盛邦侯开宴豆，道隆乡老萃簪缨。”又晁说之《鹿鸣席上送诸先辈诗》云：“周室宾兴绮席陈，汉家劝驾礼还申。莺迁同谷烟霞喜，鲤化琼林雨露新。日御駸駸须六辔，奎文烨烨自三秦。”

赴考的举子们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远离家乡，千里迢迢奔赴京师。一首首赞美士子才华、祝其一举高中的钱行诗将满腹经纶、意气风发的他们送往未知的远方。李白《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复羡二龙去，才华冠世雄。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舞袖拂秋月，歌筵闻早鸿。送君日千里，良会何由同。”皎然《送穆寂赴举》：“天子锡玄纁，倾山礼隐沦。君抛青霞去，荣资观国宾。剑光既陆离，琼彩何璘玢。凤驾别情远，商弦秋意新。冥冥鸿鹄姿，数尺看苍旻。残寇近宋郊，西行恶飙尘。立身素耿介，处难思经纶。春府搜才日，高科得一人。”刘禹锡《送张盩赴举诗》：“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坷愁风尘。……尔今持我诗，西见二重臣。”孟郊《山中送从叔简赴举》：“石根百尺杉，山眼

一片泉。倚之道气高，饮之诗思鲜。于此逍遥场，忽奏别离弦。却笑薜萝子，不同鸣跃年。”这些诗歌无不充满了对赴举士子的信心以及对锦绣前程的美好展望。

在唐代，科考及第的人虽获得了入仕的资格，但并不能马上授予官职。按常规，他们需要在守选期满后参加吏部铨选，考核合格后才能获得官资，才算“释褐”真正地步入仕途。一般而言，及第的进士守选期限为三年，即所谓“三年任选”“三选听集”。由于人选太多，很多及第进士多次参加铨选都不能通过，只能年复一年地守选，如韩愈“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独孤及《送孟评事赴上都序》也提到了孟秀射策甲科二十年后“犹羸马青袍客江潭间”。在等待铨选期间，及第的士子通常在举行送别宴饮后，游历返乡，荣归故里。白居易《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姚合《送李余及第归蜀》云：“蜀山高岧峣，蜀客无平才。日饮锦江水，文章盈其怀。十年作贡宾，九年多遭回。春来登高科，升天得梯阶。”钱起《送郑巨及第后归觐》：“多才白华子，初擅桂枝名。嘉庆送归客，新秋带雨行。离人背水去，喜鹊近家迎。别赠难为此，衰年畏后生。”一朝及第，归乡即是荣耀欣喜的。

相对于及第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的欢喜，更多的是落第者“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

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下第后上李中丞》）的落寞悲辛。虽然唐代科举考试规模不断扩大，但应举的士子也非常多。据统计，唐代进士科、明经科所取的人数，约占考试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可见，落第是大多数科举士子都有过的体验，他们或屡试不第，或终生不第。《唐摭言》记载了一则故事，公乘亿出身贫寒，参加科举三十年不第。他曾经得了一场大病，人们都误传他病死了。他的妻子听闻后从河北来迎丧。公乘亿送客到坡下的时候，恰好遇见了他的妻子。因为阔别十多年，起初双方都不敢相认。公乘亿只觉得这个妇人与自己的妻子很像，便不时地瞄她一眼。他的妻子也感到疑惑，让人去询问，果然是自己的丈夫公乘亿，于是两人执手痛哭。直到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公乘亿才登进士第。《全唐诗话》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言举子杜羔屡试不中，他的妻子赵氏寄诗给他：“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赵氏《夫下第》）丈夫没高中时，妻子都觉得蒙羞，这对于举子来说无疑也是很有压力的。落第的士子或滞留京师为下一次科举备考，或启程归乡，或去游历。唐代有为下第士子饯别的习俗，李端《送魏广下第归扬州宁亲》有“游宦今空返，浮淮一雁秋。白云阴泽国，青草绕扬州。调膳过花下，张筵到水头”，可见这个送别宴会还是比较盛大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下第士子的失落却是无法避免的，朱庆馀《送张景宣下第东归》云：“归省值花时，闲吟落第诗。高情怜道在，公论觉才遗。”

春雨连淮暗，私船过马迟。离心可惆怅，为有人城期。”郑谷《送进士赵能卿下第南归》云：“不归何慰亲，归去旧风尘。洒泪惭关吏，无言对越人。远帆花月夜，微岸水天春。莫便随渔钓，平生已苦辛。”韦应物《送槐广落第归扬州》云：“下第常称屈，少年心独轻。拜亲归海畔，似舅得诗名。晚对青山别，遥寻芳草行。还期应不远，寒露湿芜城。”这些诗歌都是在劝慰、勉励落第之人，或为他们的怀才不遇伤感，或为考官浊目不识珠打抱不平。

在唐代，得官后并不是就一劳永逸了。无论是科举入仕，还是门荫入仕，六品以下的官员在官任期满后，都要入京与新及第的士子一起参加铨选，听任迁调官职或官所。加上朝廷或上级派遣的各种公务，古代大部分官员都长期奔波在赴任、升任、调动、公务、出使的道路上。“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宦中相送的共鸣，正是唐人宦游频繁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诗歌中有大量送人赴任之作。宦游之人漂泊羁旅，仕途沉浮不定，对离别更为敏感，“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羨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白居易《卜居》），“宦游从此去，离别几年期”（李峤《送崔主簿赴沧州》），“人事升沉才十载，宦游漂泊过千峰”（李德裕《忆金门旧游奉寄江西沈大夫》），写尽宦游中人的辛酸与伤感。



图 1-7 明·戴进《金台送别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而宦海风波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贬谪流放至闭塞偏远之所，这对于宦游人而言不啻是一场人生的灾难。唐代以后，贬官多被发配岭南。岭南森林密布，瘴烟毒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谪至岭南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返回，因此将必经之关口桂门关称作“鬼门关”，此关也就成了贬官文化的一个符号。沈佺期《入鬼门关》：“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真正使鬼门关广为人知、闻名天下的是唐朝宰相李德裕的《贬崖州》：“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当时他被贬谪海南，处于人生仕途最低潮，路过鬼门关时悲上心头，吟出这凄楚绝望的诗歌。刘敞《送人之岭南》云：“君去炎方远，行行万里余。渐惊南瘴酷，益见北人疏。山

谷藏雄虺，溪潭养鳄鱼。秋风雁不到，何处俟归书。”把岭南描写得极为险恶。由于岭南环境的险恶，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中云：“瘴江乘早度，毒草莫亲芟。试盍看银黑，排腥贵食咸。菌须虫已蠹，果重鸟先鹄。冰莹怀贪水，霜清顾痛岩。珠玑当尽掷，薏苡讵能谗。”殷切地给将要南行的友人开出在岭南平安生存的“药方”。

贬谪给文人带来的仕途与生活上的悲苦是不言自明的。白居易《琵琶行》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张祜《送沈下贤谪尉南康》云：“秋风江上草，先是客心摧。万里故人去，一行新雁来。山高云绪断，浦迥日波颓。莫怪南康远，相思不可裁。”钱起《送毕侍御谪居》云：“崇兰香死玉簪折，志士吞声甘徇节。忠荇不为明主知，悲来莫向时人说，沧浪之水见心清，楚客辞天泪满缨。百鸟喧喧噪一鹗，上林高枝亦难托。宁嗟人世弃虞翻，且喜江山得康乐。自怜黄绶老婴身，妻子朝来劝隐沦。桃花洞里举家去，此别相思复几春。”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其一云：“邑邑何邑邑，长沙地卑湿。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猿愁肠断叫，鹤病翘趾立。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其二云：“郁郁何郁郁，长安远

如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谪人政治理想受打击的苦恨、离别亲友的孤独、对未来的失望由此可见一斑。

（三）边塞游

边塞游通常是为寻找仕途契机，或为饱览边塞风光，或为结交朋友。唐时疆土广阔，且边塞地区时有战争发生，许多仁人志士都希望投身边塞建功立业，“功名只向马上取”一度成为他们实现抱负的理想途径。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当年远征高丽的时候征募士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那些没有应征成功的人，皆愤叹郁悒。文人们也怀着“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二）的豪情投笔从戎，随军征战。“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奇景让文人的诗境大为开阔，而人们在送别他们去边地时，也常常表现出一种豪迈的襟怀。岑参是边塞诗人的代表，天宝八载（749年），他充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初次出塞时满怀报国壮志，但并未得志。天宝十载（751年），岑参回到长安，天宝十三载（754年），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再次出塞，报国立功的激情更加热切。边塞游的经历促成了岑参诗风的转变，他的送别书写也于主流的抒情伤怀之外别开一路，如送别唐军出征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

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把将士在恶劣环境下勇往直前、转战沙场的壮烈场面刻画得极为生动深刻。另一首《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此诗把将士们忠勇爱国、奋不顾身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其本人的离乡情思，在边塞背景之下也不失豪情，如“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大丈夫不拘泥于小节，托带平安口信，人情味与豪情交织，感人至深。

（四）隐游

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深厚的隐逸情结，从庄子逍遥游，到陶潜采菊东篱下，隐逸成为许多文人的精神寄托。这种情结又往往表现为寄托于山水，因此产生了隐游。他们或去山林佛寺、道观读书访道，或住在山野人家里读书交友、畅游山水，与世俗保持一段距离。如李白十八岁时隐居大匡山，从赵蕤学纵横术；孟浩然四十岁前隐居于距鹿门山不远的汉水之南。但在充满

奋发进取气息的初盛唐，大多数文人既做不到庄子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潇洒，也难以达到陶渊明悠然面南山的真淡泊，他们隐逸的原因与目的多种多样，并不单纯为隐逸而隐逸。许多士子落第后或者人生不得意便去隐居，以此作为入仕的阶梯。唐代诗人卢藏用年轻时才华出众，很轻松就考中了进士，但没有得到上司的赏识，于是他写了一篇《芳草赋》，跑到终南山做隐士，跟随道士修习道术。但他从未失却跻身仕途之心，选择终南山隐居是因为这里靠近都城长安。当皇帝去洛阳后，他就到嵩山隐居，因而得了个“随驾隐士”的称号。后来他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左拾遗职务，后又升为吏部侍郎。晚年他以权谋私，声名败落。司马承祯应召入京，将要还山时，卢藏用指着终南山说：“这终南山真是大有好处啊。”司马承祯缓缓地说：“在我看来，这是当官的捷径吧。”卢藏用才感到羞惭。“终南捷径”便是由此而来。像卢藏用这样走“终南捷径”的人并不少，唐朝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屡下诏书征诏隐士以教化风俗，如高祖颁《授逸民道士等官教》、玄宗颁《搜扬怀才隐逸等敕》等，如此礼遇隐士更助长了文人士子尚隐之风气。当然，也有一部分文人是彻底摆脱了功名利禄等世俗目的而进行林泉之游的，如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他钓鱼不设饵，表明自己志不在于得鱼，其《渔歌子》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恬然自适，无牵无绊，悠闲淡泊，好不自在。

僧人与道士本身便可被视为隐居之人，所以他们之云游或归

山，亦可目为隐游。唐代佛道大盛，僧道云游四海、拜访名山，许多与僧道有交往的文士会为他们临别送行。如张九龄《送杨道士往天台》：“鬼谷还成道，天台去学仙。行应松子化，留与世人传。”刘长卿《送少微上人游天台》：“石桥人不到，独往更迢迢。乞食山家少，寻钟野路遥。松门风自扫，瀑布雪难消。秋夜闻清梵，馀音逐海潮。”贾岛《送郑山人游江湖》：“南游衡岳上，东往天台里。足蹶华顶峰，目观沧海水。”戴叔伦《送道虔上人游方》：“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关。烟景随缘到，风姿与道闲。贯花留静室，咒水度空山。谁识浮云意，悠悠天地间。”钱起



图 1-8 元·吴镇《洞庭渔隐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送少微师西行》：“随缘忽西去，何日返东林。世路宁嗟别，空门久息心。人烟一饭少，山雪独行深。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这些诗歌通常会表露出对方外之人清静无为、逍遥天地间的羡慕。

第三节 出使

出使可以看作是带着政治外交任务的跨国游历。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乱时期，出使的过程都是艰辛的。远离故国，长途跋涉，如果遇到意外，可能一辈子不能复还。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需派人出使月氏。因出使月氏必经匈奴，非常危险，于是招募能够出使的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聘任使者，途经匈奴果然被截获，并被扣留十年之久。所幸后来得以逃脱，找到月氏后辗转回到汉朝。苏武的经历要比张骞不幸得多。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持节护送被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却被匈奴扣留十九年之久。这期间，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苏武宁死不屈，最后被迁至北海牧羊。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被匈奴单于派去北海劝降苏武。李陵告诉苏武他的家里已经家破人亡，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投降。苏武不为所动。李陵与苏武共饮几天，挥泪诀别。相传《与苏武诗三首》乃李陵所作，虽然关于它的作者颇多争议，也不妨以此诗来诠释他们复杂的离别心情，诗之其一云：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又如班超，因为通西域有功，客居西域三十余年，远离故土，思念家国，上疏请求赐还。《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语：“臣不敢望至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旷古的孤独，何其悲凉。



图 1-9 唐《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第 323 窟)

宋代与边境少数民族之关系比较复杂，出使比较频繁。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通好，使臣往来频繁。祝贺对方皇帝或皇太后生辰要派生辰使，每年正旦（农历正月初一）要派贺正使，还有告登位使、吊慰使、告哀使、遗留使、回谢使，临时有事须

通报对方则另遣国信使，俗称“泛使”“横使”。此外还有陪同接送对方使者的接伴使、送伴使，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至十一月间王安石曾任过送伴使护送辽国使臣至宋辽交界处，单程十八天，来回花去一个月的时间。为展现宋朝文化的优越，北宋派遣出使辽国的使臣通常是能诗多才者，如宋祁、欧阳修、刘敞、苏辙、王安石、韩忠彦、苏颂、刘跂、张舜民等。在他们出使前，通常要举行送别仪式，送行者以诗相送。根据《全宋诗》统计，北宋有近30首送人使辽诗。这类诗主要描写长途跋涉的艰辛，以及边地特异的景观和风土人情，表达建功立业的劝勉，并夸大异邦对宋使的敬畏与款待，但极少反映离别之愁绪。如梅尧臣《送祖择之学士北使》：“燕山常苦寒，汉使涉穷腊。路长人马愁，风急沙霰杂。宿造毡庐开，行逢猎骑合。献鲜秃发驰，问驿华言答。每食冰生盘，欲饮酒冻榼。见其酋长时，国礼何勤纳。中朝厚仁恩，四海望闾阖。乃知日月光，照必蛮夷匝。归来易轻裘，赐对延英阁。”

第四节 战乱

战乱是导致大规模离别的重要原因，人们因为战争背井离乡避祸，或因被征兵与亲人生离死别，或战死沙场永无归日。战乱导致的离别给人们带来的悲恸或许是最深的。在《桃花源记》中，桃源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

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战乱中把妻子儿女和乡人整体迁移，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真实的战乱时期更多的是妻离子散，十室九空。正如曹操《蒿里行》所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汉末才女蔡琰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早时嫁给河东卫仲道，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卫仲道就死了，二人无子嗣，蔡琰便回到自己家里。兴平二年（195年），董卓、李傕等先后作乱关中，匈奴趁机劫掠，战乱中蔡琰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十二年之久，并生下两个儿子。曹操感念与蔡琰父亲蔡邕的交情，见蔡邕没有子嗣，便用金璧从匈奴那里将蔡琰赎回来，并将蔡琰嫁给董祀。蔡琰饱经战乱忧患，虽说被掳，也算是在匈奴有了安定的家，后来又不得不面对骨肉分离的深悲剧痛，她归汉后写下了两首《悲愤诗》，感伤乱离，控诉战争，痛诉自己的身世：“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

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羸羸，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此情此景，摧人心肝。还有一首抒发离乱伤痛的《胡笳十八拍》，相传是蔡琰所作，其哀其怨让人们们对乱世女子的遭遇产生巨大的同情。



图1-10 南宋·无款《文姬归汉图轴》
(旧题陈居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1-11 金·张瑀《文姬归汉图卷》(局部) (吉林省博物馆藏)

同样是战争导致的分离，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则是另一种况味：“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回纥的连年侵扰，使唐王朝陷于时断时续的动乱之中。诗人在乱离中与表弟不期而遇又匆匆话别，真乃聚散无常，可见动乱给百姓的痛苦持久而深重。

有战争就会有征兵，一旦加入了战争的队伍，便不知道是否可以活着见到自己的亲人。《诗经》中有许多表现征夫怨妇的诗，《小雅·杕杜》就是表现妻子思念长年在外服役的丈夫的诗歌，其歌云：

有杕之杜，有皖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归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檀车憯憯，四牡瘡瘡，征夫不远！

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斯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迨止。

诗以女子的口吻怨诉王事没有止息，她的孤独时日也随之延续，悲伤没有穷尽，不知道远方服役的丈夫何时归还。她的父母也忧愁不已，檀木的役车已破，拉车的四马已疲，远征的人本该归来，可是一辆辆车子上却都没有丈夫的身影，预定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仍然没有消息。但她还是安慰自己去卜一卦，卦说丈夫回家指日可待。但，谁知道远征的人什么时候回来，还会不会回来呢？



图1-12 南宋·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卷》（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昌龄在《从军行》中称道征战的将士“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此语固然是雄心万丈，豪气干云，但离家的将士谁不渴望家的温情呢？君不见，“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李白《关山月》），边客与亲人天各一方，两下里相互惦念，无止无休。君不见，“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分明对征战充满了怨与厌。君不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羌笛吹怨，不度玉门，寂寥的情思如何可解？君不见，“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从军北征》），无言的月色，撩情的芦管，或许满腔的情怀，只能用一個回望故乡的姿势和无尽的沉默来表达。

在战争频仍的年代，充足的兵力是战争得以进行的基本保证。中国历代都有征兵制度，主要有兵农合一制、全民皆兵制、征兵制、军户制、团结兵制、民兵制、募兵制、卫所制、八旗绿营制等。南北朝至隋唐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军户制，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代都要出丁当兵，民户则只纳租调，不用服兵役。但在兵源枯竭的情况下，统治者往往强行抓丁，给百姓造成很大的痛苦。杜甫的“三吏”“三别”集中而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军队抓壮丁的情况。《新安吏》写诗人

在去新安的路上听到喧哗声，原来是吏役在村里点名征兵。诗人见了吃惊地问：“县小更无丁？”官吏答道：“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军队缺少兵源，年龄不大的青年也要被抓壮丁。《石壕吏》以诗人暮投石壕村的所见所闻，将百姓的悲苦表现得更为直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连年老力衰的老妇人也免不了被抓去军队服役，可以想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征兵的官吏何等残暴，战争又何其残酷。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老妪身上，也发生在新婚燕尔的夫妻身上，杜甫《新婚别》云：“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战争，迫使新婚的女子不得不牺牲爱情的理想，即便心如刀割，也要忍住悲伤强装深明大义地鼓励丈夫上前线。杜甫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直接描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批判黑暗的兵役制度，表达了对下层民众极深的同情。他写送别亲人出征的场面也同样触目惊心：“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

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又道：“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便是百姓家的普遍遭遇，从十五青春少年到白头戍边，再到战死沙场是大多数壮丁的命运。许浑《塞下曲》云：“夜战桑干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温情与绝望，交织出最深刻的悲剧与谴责。陈陶的《陇西行》云：“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现实中无定河边悲哀凄凉的丈夫枯骨与妻子梦境中年轻英俊的战士放在一起，极具反差，让人产生无限同情与愤慨。

第五节 死别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谓：“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生离与死别是对举的两个词。死别，一种是指确定别后将赴死或预感别后极有可能天人永隔的离别，一种是指送别已亡故之人。

我们所熟悉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讲的就是生人作死别的悲剧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刘兰芝勤劳美丽，却不为婆婆所喜爱。婆婆欲让儿子休妻再娶东家贤女。刘兰芝只得回娘家。夫妻两人满怀忧伤依依不舍地离别，发誓此情不会断绝。回到娘家后，刘兰芝受哥哥逼迫再嫁。焦仲卿听到这个变故，请假去与刘兰芝相会，两人相约黄泉下相见后各自还家。“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活着的人要以将要死去的心态作别，这种遗恨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呢！在出嫁当天的黄昏，刘兰芝揽裙投水自尽，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殉情了。

杜甫《垂老别》写的也是死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冑，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作此诗时正值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乾元元年（758年）冬，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旋即又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位节度使率军乘胜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城包围安庆绪叛军，局势可喜。但唐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加之粮食不足，导致士气极为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军至，唐军遂在邺城大败。郭子仪退保东都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逃归各自镇守之地。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领洛阳。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止了安史军队南下。为了扭转危局，急需

补充兵力，于是在洛阳以西、潼关以东一带强行抓丁，连老汉、老妇也被迫服役。此诗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创作的。诗写暮年仍不免要去从军的老翁与老妻临行惜别，明明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老翁仍然要再关心一次老妻衣单体薄；明明知道这一次必定有去无回，老妻仍然叮咛老翁要努力加餐保重身体，场面何其凄怆！

关于送别已亡故之人，其仪式就是送葬，也就是出殡，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送别。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非常讲究，仪式也很复杂。丧葬中的送葬环节，就是要送亡人最后一程。通常在出殡前，亡人的亲属要准备好墓穴、筹备葬礼相关事宜。从出殡到下葬要隔一段时间，班固《白虎通义》之《丧服》有云：“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者，则民始哭，素服。”出殡时，挽柩的人要唱挽歌，汉乐府中的《薤露歌》和《蒿里歌》是现存最早的挽歌，相传是齐国东部的民间歌谣。《薤露歌》是送王公贵族出殡所唱之歌，辞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是多年生草本百合科植物，叶细长，开紫色小花，鳞茎和嫩叶可以吃。挽歌的意思是说人命短促，就像薤叶上的露水容易干。《蒿里歌》是送士大夫和平民出殡时所唱之歌，辞云：“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蒿是一种野草，传说人死之后魂魄聚于蒿里，鬼伯去蒿草丛中催促将死之人，无论贤愚，皆免不了一死。这些挽歌都唱出了人生短暂的无奈。陶渊明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给

自己作了三首《拟挽歌辞》：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嵯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的自作挽歌表现出一种勘破生死、超脱生死、顺应自

然的淡然态度。后来，挽歌、送葬诗也成为文人送别、怀念亡故亲友的一种方式，如“送葬万人皆惨澹，反虞驷马亦悲鸣。琴书剑佩谁收拾，三岁遗孤新学行”（白居易《元相公挽歌词三首》其三）；“南康丹旆引魂回，洛阳篮舁送葬来。北邙原边尹村畔，月苦烟愁夜过半。妻孥兄弟号一声，十二人肠一时断。往者何人送者谁，乐天哭别师皋时。平生分义向人尽，今日哀冤唯我知。我知何益徒垂泪，篮舆回竿马回辔。何日重闻扫市歌，谁家收得琵琶伎。萧萧风树白杨影，苍苍露草青蒿气。更就坟前哭一声，与君此别终天地”（白居易《哭师皋》）；“此行吟更苦，哭舅万山深。处士花犹昔，何人诗在今。奉亲无旅况，对佛动慈心。霜夜增寒思，半床安纸衾”（薛嵎《松冈过许峰送葬》），人们以诗歌的方式表达悲伤与对死者的怀念。

古人送葬之后，要按宗法血缘的关系来划分丧服，可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缙麻五个等级。古人有“居丧不赋诗”的习俗，即在居丧期间放弃作一切诗歌，包括悼念亡者的诗歌，特别是不应作哭父哭母的诗歌，除服后方可作诗。因为古人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心是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因此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孝算不得最大的孝道。这一习俗最初在六朝出现，后来慢慢过渡到法律形态，如果纵情越礼，则有可能引来非议甚至灾祸。比如白居易曾作《赏花》《新井》诗，他的反对派欲加之罪，就说他的母亲是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却在服母丧期间作这样的诗，于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刺史，足可见“居丧不赋诗”这一习

俗的强大约束力。古人大体都能遵守居丧不为父母作哭亲诗这一习俗，所以在流传的诗歌里很难找到哭父母的诗。

哭父母的诗不宜作，但悼念亡妻之诗却大有人作，悼亡诗也因此成为丈夫悼念亡妻的专用诗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悼亡诗算是特殊的离情诗，它通常集中表现生死、爱恋、伤离恨等主题，“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潘岳《悼亡诗》），这种永别的悲情，最为动人心魄。从《诗经》起，就有了悼亡故人、伤离别的主题诗歌。《唐风·葛生》写丈夫死后，妻子孤独寂寞，夏之日，冬之夜，独处，独息，独旦，不知何日熬到头，只盼“百岁之后，归于其居”，愿死后同穴来继续夫妻情缘。《邶风·绿衣》是一首丈夫悼怀亡妻的诗，“绿兮衣兮，绿衣黄裹。心之忧矣，曷维其已”，丧妻的男子睹物思人，一遍又一遍地摩挲亡妻的绿衣，忧伤之情不能停息。潘岳《悼亡诗》中的“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睹物思人，应该是受其影响。夫妻之情是人间最为深挚的情感之一，写得情真意切的佳作也颇多。最典型的是唐代诗人元稹，他或许是为妻子写下最多诗歌的一个诗人。元稹的妻子韦丛出身高贵，其父为京兆尹韦夏卿。韦夏卿很欣赏元稹之才华，相信他日后必成大器，所以把最小的女儿许配给当时二十四岁科举落第的元稹。韦丛贤惠端庄、温柔体贴、操劳持家，并不以元稹清贫为怨，两人过着恩爱的生活。不幸的是韦氏年仅二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元稹为怀念她作了很多诗篇，有《遣悲怀三首》《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杂忆五首》等，

最为动人的是《遣悲怀三首》：

其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篋，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其三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其一写元稹在妻子离世后，深切的怀念与难释的悲情使他时常想起与妻子在一起时的点滴时光。那时自己衣服单薄，妻子就

翻衣箱找布料给他缝衣服；他想喝酒，她就从头上拔下金钗去换酒。在艰辛的日子里，他们吃野菜，用槐树的落叶烧饭。而今他飞黄腾达了，能给她最好的祭奠，请僧道给她超度亡灵，但伊人已去，一切都没有用了。其二写妻子逝后，元稹睹物思人，因怀念往日情谊而怜惜妻子的婢仆。也曾因梦见妻子而烧送纸钱。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的遗恨终究让人不能释怀。其三寄希望于死后夫妻同葬，然而这也无法弥补伤痛，只能以终夜开眼、不眠不休来报答妻子在世时的操劳了。诗人用最为平凡的生活片段，展示自己与妻子最真情实感的一面，缠绵痴情，又哀痛欲绝。

第二章 烦君此别须珍重——离别之风习

远客出门行路难，险于水，险于山，又险于人情与世事之无常。走水路最大的危险是会遇上风浪。长江是古代重要的水上出行路线，但长江多险，历代船毁人亡之事不计其数。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了一首关于瞿塘之险的古歌：“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唐昭宗时，有个叫刘昌美的人行船出任夔州太守，当时正值夏季雨水汛期，江水大涨，行船十分危险，便停船等待。而另一位官员李尧却没有意识到危险，带着一家老小从蜀水往江陵，因朝廷诏令催促行程，便坚持出发，结果刚发船就遇险了。岸上送行官员眼睁睁看着李尧的客船翻沉，除了一名年老的奶妈经过一夜被江水冲上岸得救，其余人全部遇难。又唐虔州参军崔进思押船运钱去长安，行至瓜州江面时，船被风浪打翻。唐武德年间，巴州刺史乘官船赴任途中，在嘉陵江中遇大风浪翻船，全家六十余人无一幸存。“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黄滔《贾客》），“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刘驾《反贾客乐》），正是人们对行船的

担忧与恐惧的反映。

走陆路翻山越岭，或有毒蛇猛兽。古时野生动物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为防止猛兽藏匿伤人，主要驿路两边的树木都需砍去。郑起《自黄山还途中作》云：“山下有人传虎出，店中炊饭见牛鸣。天涯行客无宁日，不及田家业在耕。”可见老虎出没频繁并且十分猖獗。《水浒传》的景阳冈位于阳谷县城东十六公里，据《阳谷县志》载，当年这里沙丘起伏，草密林茂，人烟稀少，常有野兽出没。武松回家探望兄长路经景阳冈，在酒家痛饮十八碗后，不听酒家劝告，冒着遇到老虎的凶险醉酒赶路。武松看见树上有告示写道：“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应结伙成队过冈，请勿自误。”武松并不相信，后果然遇到一条吊睛白额的大虫，他拼尽全力打死老虎保全了性命，并为当地老百姓除了害，被传为英雄。但武松的雄心与拳脚功夫又岂是人人都有？大多数人若遇到如此猛兽恐怕难逃一死。“苛政猛于虎”一词虽是用以批判暴政的统治，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一些地方饱受虎患。

“客行不用忧狼虎，只恐逢人变虎狼”（郑文康《题小画》），除了要抵御天灾，还要防人祸，古代行旅中最大的人祸莫过于遇到匪徒强盗。唐代的社会治安，前期比较安定，安史之乱以后每况愈下，大历时期诗人王烈《行路难》道：“行客满长路，路长良足哀。白日持角弓，射人而取财。千金谁家子，纷纷死黄埃。见者不敢言，言者不得回。家人各望归，岂知长不来。”社会乱

到了匪盗横行无道却无人敢声张的地步。敦煌壁画第45窟绘有《商人遇盗图》，反映的是唐代在与西域往来商贸的“丝绸之路”上出现的惊险事件。高鼻深目、虬髯鬃发、头戴小白毡帽、脚穿皮靴的胡商在山路遇到持刀打劫的强盗，他们表情惊恐，行囊也丢到地上。这幅壁画的用意在于告诉人们，如果遇到盗贼，只要口念观音就可以化险为夷。但画中之事却是作者按照现实情况来描绘的。



图2-1 唐《商人遇盗图》(敦煌壁画第45窟)

遇到强盗，也有不幸中的万幸，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长庆二年（822年），太学博士李涉行船前往九江看望弟弟李渤，途中遇到一伙绿林豪客。他们执刀喝令停船，问道：“船上何人？”船夫答道：“是李涉博士。”匪首听后

道：“如果真是李博士，我们就不劫他的钱财了。我辈对他的诗名早有耳闻，希望他给我们写一首诗。”李涉便写了一首绝句：“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于今半是君。”（《井栏砂宿遇夜客》）匪首得诗大喜，不但不抢李涉的钱财，反而送了许多财物给他。但并不是所有遇到劫匪的人都有李涉那样的名气与运气。

正因行路难，所以古人非常珍视平安稳妥的日子，十分看重离别，把出行当成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来看待，与离别事件有关的各种习俗也相伴而生，如卜行、祭奉路神、饮钱、折柳、临别赠物等。

第一节 卜行

古人迷信，认为出行如不谨慎小心，旅行途中就可能遭遇劫难或者被鬼怪妖魔威胁。所以无论是帝王公卿巡游、出郊畋猎、军事征伐，还是平民百姓出行迁徙、贩货经商、迎送嫁娶，都要通过卜卦预测吉凶，逢吉方行，遇凶则止。即便是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也不例外，他在入滇的道路选择上有所为难，便求助了占卜，最终决定从广西经贵州进入云南。

临行前进行占卜决断的习俗由来已久，商代的甲骨文多有占卜择吉的记录。《周易》也有古人出行占问的记录，如《屯卦》：“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这是在迎亲之前的

占问，意思是说骑在马上团团打转，若是要求结婚，前往是吉祥的，没有什么不合适。又如《讼卦》：“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大意是，信用受到阻塞，要警惕戒备，虽然中途可能很好，但最终的结局还是凶险的。适宜遇见大人，不适宜跋涉险阻大川。《旅卦》则专门为出行占卜，卦辞为“旅：小亨，旅贞吉”，意为：小有通达，在旅行中能坚守正道必然吉祥。第二爻爻辞：“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意为：旅客住在旅舍，携带钱财，有童仆照顾，能坚守正道。占得本爻者，在旅行中非常顺利，怀中带着充足的钱财，但这次旅行自己并不用花上多少钱。到了旅馆，有吃有喝，还有童仆照顾。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坚守正道，因为恐怕好景不长。第三爻爻辞：“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意为：旅途中所住的客店失火，童仆跑掉了，失去正道，会出现危险。其实就是告诫人们，外出时要善待自己的随从，只有这样奴仆才会更忠于职守，更好地保护主人。第四爻爻辞：“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意为：长期居于异乡，尽管得到了钱财之助，但心情仍然不愉快。这是因为长期漂泊在外，虽然经过一番奋斗，赚了钱，也已经解决了居住和谋生的问题，但是心里却有漂泊之感，所以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既来则安。第五爻爻辞：“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意为：射野鸡一箭即中，最终获得荣誉和爵命。即在旅行中会遇到一显身手的机会，要像射箭一样看准目标，一箭中的，这样荣誉和地位就自然会

来。第六爻爻辞：“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意为：鸟巢失火被烧掉，外出之人先喜悦欢笑，后来号啕痛哭；在边界丢失了牛，有凶险。此卦告诫人们注意自己为人处事的态度，否则会因为自己的自高自大而惹来一系列的麻烦。这是在出远门前的占卜。除《周易》，还有一些方技术士结合民间禁忌、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创造出占卜吉凶的理论。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日书》就是一部占卜的工具书，人们据此择吉出行。比如有关出行择吉的记载有：“夬光日：利以登高、饮食、猎四方野外。”“角，利祠及行，吉。”“心，不可祠及行，凶。可以行水。”古人的占问择吉行为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文化，并在后世得到延续与发展。《论语·里仁》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之所以不出远门，是因为远游危险，若发生了意外，即便有心也不一定能回来尽孝道，是为不孝。



图 2-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择吉日，出行还要避开不利出行的凶日，比如那些不祥神灵出行的日子。秦汉时认为掌管天牢的刑罚之神赤帝是不祥的，赤帝下凡时会有灾殃降临，所以赤帝临日都不宜出行。《日书》中也有关于出行避开赤帝降临凶日的记载：“行：凡且有大有、远行若饮食、歌乐、聚畜生及夫妻同衣，毋以正月上旬午，二月上旬亥，三月上旬申，四月上旬丑，五月上旬戌，六月上旬卯，七月上旬子，八月上旬巳，九月上旬寅，十月上旬未，十一月上旬辰，十二月上旬酉。凡是日赤帝（帝）恒以开临下民而降其英（殃），不可具为百事，皆毋（无）所利。……凡民将行，出其门，毋（无）敢颺（顾），毋止。直述（术）吉，从道右吉，从左吝。少（小）颺（顾）是胃（谓）少（小）楮，吝；大颺（顾）是胃（谓）大楮，凶。”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避忌习惯各不相同，民间较为流行的出行禁忌俗谚是“七不出门，八不回家”，或“七不往，八不归”。意思是说，逢初七、十七、二十七忌出行，逢初八、十八、二十八忌回家。还有俗谚云：“六腊月出门，神仙也遭难。”乃是因为民间以为噩神在最热的六月和最冷的腊月要去四方云游，出行要避忌，以免冲犯。山东一带，过去忌正月初五出行，初五为破五，怕有不吉。有的地方规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都不宜出远门。河南虞城县一带有这样的俗语：“要出走，三六九；要回家，二五八。”民间还有专门避忌出行的“杨公忌”，按“杨公忌”的算法，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

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七月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这些日子都是忌出门的日子。“杨公忌”相传始于宋代术士杨救贫，人称杨公。杨公有十三个儿子，且都家财万贯，杨公心内飘飘然，说狂话道：“我这些儿子就是一个月没一个，还能有一个和我过年哩。”神仙听到后报告了玉帝，玉帝大怒，从正月十三开始，每月收走杨公一个儿子，每个月里往前赶两天，正月里是十三，二月里是十一，三月里是初九……如此推算，正好闰七月，最后杨公的十三个儿子一个也不剩了。后来人们把杨公儿子归天的日子称为杨公忌，这些日子不宜出行，且也不宜婚丧嫁娶。还有另一种说法：从前有个姓杨的老人家，有十三个文武双全的儿子。玉帝嫉妒他，于是让他每个月死一个儿子，恰好那一年是闰月年，有十三个月。以后每到这些日子，杨公都祭奠他的儿子，后人称之为“杨公忌”。

古人认为出门方向是吉凶的兆示，因此还要卜方向。民谚说“老不上北，少不上南”“老勿走新疆，少勿走苏杭”，又说“老不入川，少不游广”。意思是说，北方和新疆、四川这些地方自然条件恶劣，易使年老的人生病，而南方的广州、苏杭这些地方气候怡人、繁华绮丽，容易使青年人受到诱惑，耽误前途。

有个与卜行相关的习俗叫“摇装”或“遥装”。关于摇装最早的记载是南朝沈约的《却东西门行》“摇装非短晨，还歌岂明发”。这个风俗从南北朝至明代一直有流传，明代姜淮《歧海琐

谈》便记载了这个习俗：“凡远行者，预期涓吉出门，饮饯江浒，登舟移棹即返，另日启行，谓曰‘摇装’。”也就是说，行人在出远门之前，选良辰吉日出门，亲友于江边饯别，行人上船后前行一会儿又折返回来，另日再启行，以求平安。项斯《遥装夜》云：“卷席贫抛壁下床，且铺他处对灯光。欲行千里从今夜，犹惜残春发故乡。蚊蚋已生团扇急，衣裳未了剪刀忙。谁知更有芙蓉浦，南去令人愁思长。”摇装之夜诗人已经开始不舍故乡的残春了，到了真正离别南行的时候，岂不更让人断肠忧思？杨慎《首夏送东城邵园钱彭子充给谏得送字》云：“美人独摇装，良俦远相送。城隅敞行筵，陌尘静飞鞚。……明发听晨钟，悠悠隔江梦。”可见行人先进行摇装，然后设筵送别，第二天才真正出行。元杂剧《汉宫秋》第三折写送行时也有摇装：“（驾引文武内官上，云）今日灞桥饯送明妃，却早来到也。（唱）【双调·新水令】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我则索看昭君画图模样。旧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长。本是对金殿鸳鸯，分飞翼，怎承望！（云）您文武百官计议，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唱）【驻马听】宰相每商量，大国使还朝多赐赏。早是俺夫妻悒悒，小家儿出外也摇装。尚兀自渭城衰柳助凄凉，共那灞桥流水添惆怅。偏您不断肠。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做下马科）（与旦打悲科）（驾云）左右慢慢唱者，我与明妃饯一杯酒。”

在古代的送别诗中，还常可以见到诗人写“问君平”，如“凭将百钱卜，飘泊问君平”（杜甫《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

蜀，余下沔鄂》），“若过君平肆，穷通可问焉”（梅尧臣《送邵梦得永康军判官》），“君平请是行，有意在岩壑”（梅尧臣《送王伯初通判婺州》）等。“君平”是指西汉早期道家学者、思想家严君平，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占卜耆龟给人看相，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以惠众人。他曾提前二十多年预测了“王莽篡权”和“光武中兴”两个重大事件。晋代张华《博物志》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沿河乘船而上，到天河见到了织布女子和牵牛饮水之人，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牵牛喝水的人说，你回西蜀问严君平就知道了。此人回来问，严君平说：“去年我看到客星侵入牛郎、织女星座，心里感到奇怪。原来那正是你到达天上星座的日子，你已经到达日月之旁了。”这样严君平就被塑造成了占卜高超、灵验之人，后人为纪念他，把他住的地方叫作“君平街”，在他占卜的地方建卜卦台，明万历年间又建君平祠，人们过往这些遗迹而歌咏之，李白《古风》其十三云：“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观变穷太易，探元化群生。寂寞缀道论，空帘闭幽情。驺虞不虚来，鸞鷟有时鸣。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海客去已久，谁人测沉冥。”郑世翼《过严君平古井》云：“严平本高尚，远蹈古人风。卖卜成都市，流名大汉中。旧井改人世，寒泉久不通。年多既罢汲，无禽乃遂空。如何属秋气，唯见落双桐。”岑参《严君平卜肆》云：“君平曾卖卜，卜肆芜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

古代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出行还尚鸡卜，如刘禹锡《送

周鲁儒赴举诗》云：“自握蛇珠辞白屋，欲凭鸡卜谒金门。”鸡卜又叫鸡骨卜、鸡脚卜、鸡骨占，是一种源自上古百越之地的占卜术，其中以用鸡腿骨为卜具预测吉凶最为普遍。鸡卜的诞生与鸟崇拜有关，先民认为鸟类能展翅高飞，与天最为亲近，因而把鸟视为灵物，希望通过鸟来得到天神的预示。百越之地的先民更是崇鸟、敬鸟。而鸡崇拜则是鸟崇拜的演变，因为在壮族先民的观念里，鸡是鸟的衍生物，是从天上来的，后来鸡崇拜就逐渐取代了鸟崇拜。鸡卜在汉代开始受到重视，《史记·封禅书》中就有关于鸡卜的记载，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解释了当时的鸡卜方法：用一只鸡、一条狗祈愿后，将鸡、狗杀掉煮熟再次祭祀，然后取鸡两腿的骨头，看骨上的孔裂，如果像人形则吉，不像则凶。由于岭南地区好用此法，所以鸡卜在当时几乎成为“越人”和“南人”的代表习俗，因此王慎中《送郭世重出守南宁》中说：“编氓半是居蛮峒，行路相言避毒溪。十载播迁仍置远，好凭鬼卜问南鸡。”“南鸡”便是南人的鸡卜。鸡卜在壮、侗、京、彝、仡佬、瑶等民族内流传，至今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盛行。

综上，古人出行占卜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而在太平盛世，人们觉得前途无虞，便放心地不占卜了，杜甫在《忆昔》中说：“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第二节 祖道

祖道是古人出行之前举行祭祀路神的仪式，以求神灵保佑行人平安。

一、“祖”与路神

早在《诗经》中就有祭祀路神的诗句，如“韩侯出祖，出宿于屠”（《大雅·韩奕》），“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大雅·烝民》）。祖道在春秋时代盛行，《礼记·曾子问》云：“孔子曰：‘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祫，冕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乃命国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春秋时期，祖道还只是适用于上层社会的礼仪，政治色彩较浓，汉以后才成为整个社会皆流行的习俗。晋嵇含《祖赋序》云“祈请道神谓之祖”，又云“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

古人之所以把祭祀路神以保行旅安全的祭典称为“祖”，有几种解释：第一种认为“祖”是道路之神的名字。第二种解释则是“祖”为“徂”，即“去”“往”之意。还有一种解释是把“祖”解释为“且”，赵诚先生在《甲骨文简明词典》中说，“且”是一种特制的架子，把祭肉或祭牲放在架子上敬奉神灵，是古人最原始的祭祀方法。祀奉路神的“祖”祭大概与这种陈肉架上的祭祀方法有关，所以“祖”之本义当在“且”字。第一种

解释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祖即是祖神，也称路神、行神、道神。祖神为谁？一说是黄帝的妻子嫫祖，她发明了养蚕法，所以也叫嫫祖始蚕。《山海经》中说，嫫祖伴随黄帝周游时死在了路上，黄帝封她为路神。唐人王瓘的《轩辕本纪》之《云笈七签》第一百卷也有相关记载。又有说是由于她巡行



图 2-3 嫫祖像

全国去教人民蚕桑而死于道上，被人们尊奉为路神以保佑出行者平安。

第二种说法源于《汉书·景十三王传·临江闵王刘荣》，说路神是黄帝之子纁祖，纁祖喜欢远游，死在了道上，后人以之为行神。

第三种说法记载于东汉应邵的《风俗通义·祀典》，共工的儿子修喜欢出行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

第四种有关路神的说法是无名氏《三教搜神大全》中说：“开路神君乃是《周礼》之方相氏是也。相传轩辕黄帝周游九垓，元妃



图 2-4 汉墓室砖画方相氏

嫫祖死于道，召次妃好如监护，因买‘相’以防夜，盖其始也。俗名险道神……”《周礼·夏官》中记载的“方相氏”是一种官职，由没有爵位的武夫充任，设有四人，戴假面具，“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圻，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可见

方相的面具极为狰狞可怖。其实这个方相氏或开路神在上古主要出现在两个场合，一是季冬大雩，二是大丧。这两个场合均属于上古时期最高级别的仪式，天子之级别才能配置。在这两个场合中，方相氏都是用来驱鬼辟邪的，同时还承担引导者的作用，即驱除路上的鬼怪。所以方相氏主要在殡葬的路上开道驱凶。

以上几种关于路神的说法不一，但他们都是或出行游览，或死于道上。先民们认为人死后灵魂拥有神力，可以保佑生者出行平安。后来古人出行也根据出行的方式祭不同的神，走平地道路祭路神，走山川道路祭山神，走水路则祭水神。上文已经介绍过路神，山神的概念比较大，不同的山有不同的神灵，且最初的山

神形象是动物或人兽一体的，人形山神形象出现得较晚。水神同山神一样多种多样，凡有水处都有专门的水神，江有江神，河有河神，海有海神。

江神是主管长江水域的神祇，不同的区域又由不同的江神管辖。例如湘君和湘夫人分别是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他们只管辖湘江。因舜帝至南方巡视，死在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得知舜帝已死，埋在九嶷山下，便赶到湘水，悲痛欲绝，泪染青竹，亦死于斯。后世附会舜帝即是湘君，娥皇、女英为湘夫人。



图2-5 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轴》(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河神即黄河水神，也即河伯。河伯原名冯夷，《抱朴子·释

鬼篇》说，冯夷过河时被淹死了，天帝便任命他为河伯，管理河川。黄河常泛滥成灾，人们祭河伯以求消灾除患。在《庄子·秋水》中，河伯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他以为自己最为壮美，当他看到海神北海若后，才望洋兴叹说：“有句俗话说，‘听到了许多道理，就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况且我曾听说有人认为孔子的见闻浅陋，伯夷的道义微不足道，开始我还不相信；如今我看见您的广阔无边，我如果不是来到您的家门前，那就危险了，我将永远受到修养高的人的耻笑。”在《九歌·河伯》中，河伯又被描写成一位深情的河神，他与女子相爱畅游，难舍难分，“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在民间传说中，河伯又有我行我素、兴风覆舟的阴暗面，还会强索民女为妻，不顺其意则发大水淹溺人民。

海神是主管海洋的神，古人认为中国居中，四围皆是水，称为“四海”，四海各有神主管。在秦汉时期，已经有正规的海神祭祀，秦始皇时曾为四海海君立庙。魏晋南北朝时有海童信仰。宋元之际海上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海神信仰兴盛并出现了数位海神。宋代在京城设有海神坛，四海之神均被加封为王。福建泉州以玄天上帝为海神。海神之中以天妃最为著名。天妃亦称妈祖、天后圣母、天后娘娘。妈祖姓林名默，相传为五代福建莆田都巡检林源之女。她生前是一位年轻女巫，能预知祸福，善治病救人。后来她漂泊海上，不知所终。传说妈祖身着朱衣，常显灵

于海上，救人于海寇与风涛等危厄中，并能保百姓免于疾疫、水旱。入宋以后，妈祖便被尊为海神，为沿海百姓所供奉。宋徽宗时，敕立天后圣母庙，建于山东蓬莱市丹崖山蓬莱阁。南宋时又建泉州天妃宫，临安则建有顺济圣妃庙、圣妃行祠。妈祖的形象不同于以往水神有善恶两面，她是尽善尽美的。在宋代几百年间，天妃从降雨救旱的神女、夫人、龙女，演变成护国救灾的海上保护神，超越了旧海神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海神。南宋黄公度有《题顺济庙诗》云：“枯木肇灵沧海东，参差宫殿岿晴空。平生不厌混巫媪，已死犹能效国功。万户牲醪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桅樯一信风。”当时，天妃庙遍布莆田，凡大集市、小村落都有。到元代，天妃更是被加封为“护国天妃”，遍设天妃庙，泉州天妃宫是航海者祭拜的圣地。航海者每天航海前，郡府的官员要事先斋戒，前往郡治所在的“天妃宫”祭奠祈求平安。到了明代，崇祯皇帝封妈祖为“碧霞元君”。至清代，康熙皇帝又封其为“昭灵显应仁慈天后”，列入国家祀典。明清以来，妈祖庙还相继出现在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其香火在台湾、香港尤盛。据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荷兰人的基督堂为妈祖庙。至今台湾的妈祖庙已多达四百一十余座，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及九月九日是妈祖诞辰和升天日，前往妈祖庙寻根祭祖者络绎不绝。

二、祖道仪式

祖道仪式一般来说包括祭祀和饮饯两部分，在此仅介绍祭祀，饮饯放于下一节。

在早期的祭祀中，路神可以由巫来扮演，接受人们的祭祀，这个巫称为“尸”。祭祀路神时，先以羝羊为牲献在路神前面，以诱降路神神灵，然后将羝羊烤熟给“尸”享用，象征路神接受了人们的敬献。《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的“方齿虎尾”的“祖状之尸”就是由巫装扮的“路神”。

被祭祀的路神在形式上分为两种，即平地道路上的路神与山川道路上的路神。这两种路神在祭法和祭祀的名称上都不一样。平地道路上的路神通常也称“行神”，民间常在冬天祭它，在城内举行，仪式比较简单，不讲究用牲，只用玉帛、禽挚之类。出行如要走山川险路，进行的祭祀就比较复杂，叫作“犴”。其仪式为先用土来堆设犴坛，搭起简单的祭棚、犴舍，然后在犴坛上树立由茅草或树木等捆扎而成的路神神主，作为路神神灵具体化的凭依物。郑玄注《周礼·大驭》中的“犯犴”说，以菩、棘、柏为神主以祭之。最后一步是行祭，不同身份的祭祀者所用的祭品也不一样，天子用犬，诸侯用羊，卿大夫用酒脯。行祭时有人念祝词向道神祈祷，祈祷祭祀完毕，出行的人驾车从牲上驶过或直接从上面跨过，象征出行的人将越过险阻，路途平安。

《诗经·大雅·生民》写道：“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鞞，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就是说祖道时宰杀作为祭牲的公羊，取出它的内脏脂块与萧草一起放在路神神位之前燃烧，用烧出来的香气诱降路神，然后将烤熟的公羊献给路神。先秦的典籍中也有用犬来祭祀路神的记载，《周礼·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意思是祭祀路神时，将狗伏在鞞坛上，让要上路的车子从上面碾压过去，让车轮染上牲血辟邪。中国少数民族祭典中，犬与路的关系甚为密切。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景颇族在送亡灵上路时，巫师一边念：“你远远地去吧，过一座山、两座山……九座山、十座山……”一边用树叶包住狗血拌饭，放在村前路口。云南金平县哈尼族驱鬼上路后，也会在村寨通路口处立两根木杆，上面用草绳吊起狗的四肢和尾巴。广东连南县瑶族人在祈福迎神的时候，由祭师念经，并杀一条小狗，在路边架起炉灶煮狗肉。

汉以后，祭拜路神之风仍十分流行，祭拜路神后还有专人作祖钱辞以祈愿，如“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休气煌煌。蓍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舆，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君往临邦，长乐无疆”（蔡邕《祖钱祝》）。这样的诗娱神目的很明显，反映了汉代人祈求神灵保佑和旅途顺利的愿望。

祖道活动一直到宋代仍有残余，北宋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东京市民的世俗生活场景、商业经济场景，是北宋东京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画面中间部分的平桥与鼓楼间，即将远行的人头戴席帽骑在毛驴上。他前面有一个仆夫牵着蹇驴，后面有一个仆夫挑着行装。还有两个穿皂袍的人在驴的侧后方，其中一人恭立送别，手里还拿着祝祷文；另一人单膝跪在一只倒在地上的羊前面，仰面望着骑驴人，口中似乎念念有词。骑驴者在这样的场景中将要启程，顾盼流连，流露出难舍的神色。路上的行人看着他们，有人在议论，有人在回望，有人在低语。这便是典型的杀羊祖道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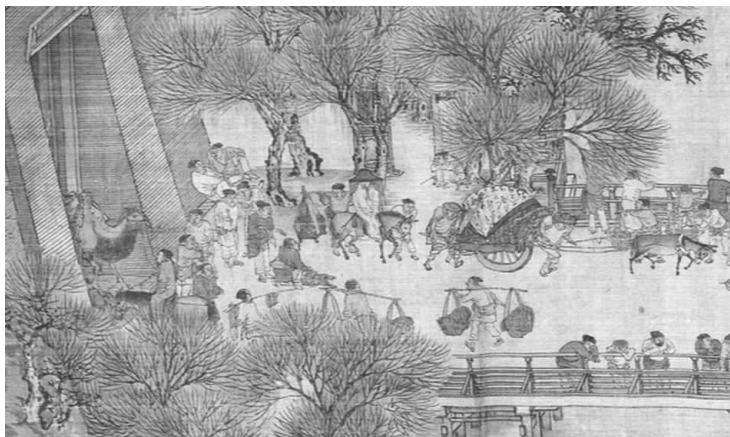


图2-6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祖道仪式本是祭祀道路之神的，但随着水路的发展，若从水路登程，人们也祭水神。《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载，越王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的时候，由水路入吴，群臣送他们到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载，燕太子送荆轲去秦国刺杀秦王，在易水边举行祖道仪式，荆轲发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辞。水边祖道的记述在后来的诗文中更多，如“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杜审言《送崔融》），“维舟锦水，藉兰若以开筵，绁骑金堤，泛榴花于祖道”（骆宾王《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并序》），“祖帐排舟数，寒江触石喧”（杜甫《送鲜于万州迁巴州》）等。



图 2-7 明·沈周《京江送远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以后，靠水路出行、营生的人更多，人们更加重视祭江神、水神。张籍《贾客乐》云：“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

蜀经蛮远别离。”说的是长年在外靠船经商的商人惧怕风浪，在船头浇酒祭神求平安。而如果途中遇到了风浪，船师靠岸避险，也得到附近寻个荒祠祭祀，以求明日的行程能够平安，所谓“篙师整缆候明发，仍谒荒祠问鬼神”（殷尧藩《襄口阻风》）。苏轼《泗州僧伽塔》云：“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赵蕃《舟行》云：“夜来投宿定花浦，迄晓占风更前迈。波涛汹涌势莫遏，顾视吾舟真若芥。是时霜威甚可怖，篙师战缩不可耐。急温浊酒浇肺肝，向者肌寒人安在。自怜不比娄师德，未可轻犯垂堂戒。径搜苦语谢江神，恐惧偷生勿吾怪。”这两首诗都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在舟行遇到风浪时的惊恐，以及篙师祭“祷灵塔”、烧“香火”“谢江神”的祭神活动。宋代还有一组没有留下姓名的祭海神组诗《淳祐祭海神十六首》，应是在祭祀典礼时用的，其中一首云：“堪舆之间，最钜惟瀛。包乾括坤，吐日滔星。祀典载新，礼乐孔明。鉴吾嘉赖，来燕来宁。”祭水神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反映，即虹桥右边顺流而下有一条船正在靠岸卸货，船主在船帮上挂一块木板当成简陋的祭台，上面摆两个碟子、两个壶、一个碗，用来祭祀水上行神，答谢水神保佑船主平安靠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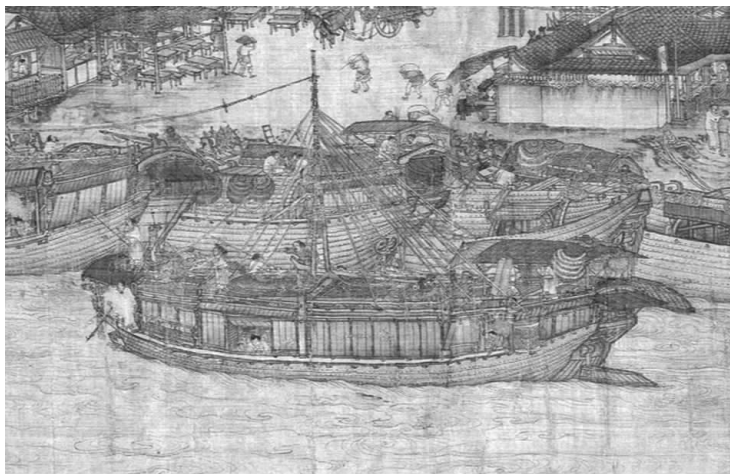


图2-8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节 饮饯

上一节提到，祖道仪式分祭祀和饮饯两个部分。这一仪式最早重在祭祀，体现了古人重生死、重离别的观念。饮饯是在祭祀之后，在祭祀现场事先准备美酒佳肴为行人举行送别宴会，这一部分属于整个祖道仪式的附属。为饮饯而临时搭设的帷帐称为“祖帐”，《诗经·邶风·泉水》云“出宿于沛，饮饯于祢……出宿于干，饮饯于言”，便是在祖祭仪式之后，在祭棚旁边设帐饮酒。在西周的饮饯之礼中，通常会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代表送行者诵读诗歌，《大雅·崧高》《大雅·烝民》为这类作品的滥觞。《大雅·崧高》是在周宣王为诸侯申伯举行的饯别活动中，

以大臣尹吉甫为代表所作的诗，诗云：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亶亶申伯，王缙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
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騶騶，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
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王饯于郟。申伯还南，谢于诚归。
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粃，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嘽嘽，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另一首《大雅·烝民》也是尹吉甫所作，赞美周宣王选贤举能，并赞美仲山甫的出众才德。这样的诗都重在颂扬美政，赞美行者德行，有比较重的政教意味。

随着秦汉时期交通状况的改善，以及旅行的日益发展，人们对于出行的恐惧感减弱，祖道中的娱神因素渐渐退居其次，单纯为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而进行的饯行活动逐渐增多并变得隆重起来，如汉宣帝时太傅疏广告老还乡，送行者的车辆多达数百。汉末学者郑玄到袁绍帐下做官，临别时朋友为之设宴饯行，有三百余人到席，从早晨至夜幕，人们都在给郑玄敬酒。这时的饯别还加入了歌舞、游玩等娱乐活动以表达祝福，如何敬祖《洛水祖王公应诏诗》云：“游宴绸缪，情恋所亲。薄言饯之，于洛之滨。”诗题虽为“祖”“祖道”，诗歌却着重反映“饮饯”和“游宴”的情况。这种饯行从汉魏到唐代都是送行活动的主要内容，到唐代甚至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唐代以后诗词作品中还常常言及“祖”“祖道”“祖饯”“祖帐”“祖席”“祖筵”，如“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李隆基《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祜还天台》），“列将咸出祖，英僚惜分离”（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祖道衣冠列，分亭驿骑催”（孟浩然《岘山饯房琯、崔宗之》），“高秋八月归南楚，东门一壶聊出祖”（岑参《送费子归武昌》）等，但这些“祖”基本上已经不含祭祀意义了。

饮饯活动因为主持者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宫廷饮饯与私人饯行两类。

一、宫廷饮饯

宫廷饮饯指由帝王主持或下诏举行的饯别活动，在这些集体

活动中，被送之人是名义上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帝王。宴会期间，管弦丝竹、觥筹交错自不必说，人们通常还要奉诏作诗，这类诗藻词丽句，或歌颂行者的美德懿行，或为帝王歌颂升平，有较浓的政教色彩。

（一）送官员赴任

宫廷设宴饯大多是为了送大臣上任。在这样的宴会中集体赋诗，诗作不只是给被送者看的，还要给高高在上的皇帝以及所有参与的群僚看，所以具有浓郁的集体性。很多题目中带“侍宴”“应诏”的饯别诗均属于这一类。如沈约《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诗》：“沃若动龙骖，参差凝风管。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将满。”《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诗》：“丹浦非乐战，负重切君临。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尧心。愍兹区宇内，鱼鸟失飞沉。推毂二嶠道，扬旆九河阴。超乘尽三属，选士皆百金。戎车出细柳，饯席樽上林。命师诛后服，授律缓前禽。函轘方解带，峽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吊民伊水浔。将陪告成礼，待此未抽簪。”又如庾肩吾《侍宴饯湘东王应令诗》：“念此离筵促，方愁别路赊。”《侍宴饯湘州刺史张续诗》：“洞庭资善政，层城送远离。”刘孺《侍宴饯新安太守萧几应令诗》：“饮饯参多士，言赠赋新文。”张纘《侍宴饯东阳太守萧子云应令诗》：“皇储惜将迈，金樽留宴酌。”这类在特殊场合被动创作的诗歌，一般较少有诗人的真实情感。

初唐，皇帝经常主持宫廷饯行活动，光中宗参与或下诏的祖饯活动就有很多，而且都有赋诗。再说玄宗，他对张说极为器

重。唐开元十年（722年）四月二十九日，唐玄宗下诏拜宰相兼兵部尚书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唐玄宗亲自赋诗送别，还要求大臣们随他赋诗相送。为响应唐玄宗的号召，宰相张九龄赋诗《奉和圣制送张尚书燕国公说赴朔方》，宋璟、徐坚、源乾曜、崔日用、崔禹锡、卢从愿、贺知章、韩休、许景先、王丘、苏晋、张嘉贞、袁晖、王光庭、徐知仁、席豫等二十人作《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诗相送，可谓集应制送别诗之大成。试举两例，唐玄宗原作《送张说巡边》：“端拱复垂裳，长怀御远方。股肱申教义，戈剑靖要荒。命将绥边服，雄图出庙堂。三台入武帐，八座起文昌。宝胄匡韩主，华宗辅汉王。茂先惭博物，平子谢文章。尽节恢时佐，输诚御寇场。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鼓吹威夷狄，旌轩溢洛阳。云台先著美，今日更贻芳。”王翰《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紫绶尚书印，朱骈丞相车。登朝身许国，出阕将辞家。不惮炎蒸苦，亲尝走集谿。选徒军有政，誓卒尔无哗。帝乐风初起，王城日半斜。宠行流圣作，寅饩照台华。骑历河南树，旌摇塞北沙。荣怀应尽服，严杀已先加。业峻灵祇保，功成道路嗟。宁如凿空使，远致石榴花。”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授张说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唐玄宗送张说上任并赐宴，作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诗云：“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袞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

春。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宴会群臣探题分韵，皆有诗作，源乾曜作《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贺知章作《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谟字）》，韦抗作《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西字）》，裴濯作《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升字）》，韦述作《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华字）》……纷纷歌颂圣恩与盛宴。

（二）送道士归山

李唐王朝尊奉道教，所以皇帝为道士饯行的事件也不少。李唐开国之初，为了提高自己的出身门第，便利用道教始祖李聃与李唐同姓的巧合，附会自己是太上老君的后代，极力推崇道教。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道教为三教之首，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唐玄宗时加封老子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以《道德经》为科举考试科目。道教的地位有如青云直上，道士也得到王室的礼遇，如唐高宗对道教亦步亦趋，曾经广征诸方道士为他炼丹。他听说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善消灾除邪，就将他召到京师景龙观，极度恩宠。唐睿宗请太清观道士杨太希为自己烧香供养，祈神保佑。唐玄宗把当时最著名的道士都请到长安，加官封号，如卢鸿一、王希夷、李含光、司马承祯、张果。当这些道士被召入京又离京的时候，皇帝都隆重地为其饯行一番。以司马承祯为例。司马承祯（647—735年），字子微，法号道隐，自号白云子，晋宣帝司马懿之弟司马馗之后。他家学渊博，自少博学

多才，但他笃学好道，无心仕途。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篆、导引、服饵诸术，后成为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武则天闻知他的大名，把他召到京都洛阳，亲自接见并下手令赞誉他道行高超。不久司马承祯请求还山，武则天命李峤等在洛阳之东为他饯行。唐睿宗也曾请司马承祯入宫，并特地安排他在宫中居住，问以阴阳术数和理国之事。睿宗想安排司马承祯在朝做官，但司马承祯坚持要回天台山。临行，睿宗赐一张宝琴和霞纹帔，朝廷大臣三百余人都是为他赋诗赠别，常侍徐彦伯还挑选了其中三十篇上乘之作编为《白云记》，并为之作序。唐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年）和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两次召司马承祯入京，亲自接受司马承祯传授的道家秘籍，礼遇备至。司马承祯每次赴京后不久就再三上奏请求还山，唐玄宗总是殷切挽留，临行之时依依惜别，赋诗作文以赠。翻开这一时期的唐诗，皇帝与朝廷官员送别司马承祯的诗非常多。如宋之问《送司马道士游天台》：“羽客笙歌此地违，离筵数处白云飞。蓬莱阙下长相忆，桐柏山头去不归。”李隆基《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三）送公主和亲

送公主和亲的饮饯也属于大型的宫廷送别活动。唐代和亲公主中有一位叫金城公主，本名叫李奴奴，是中宗李显的养女，其

生父为邠王李守礼。久视元年（700年），唐休璟率唐军击败吐蕃军。两年后，陈大慈率唐军击败吐蕃军。神龙三年（707年）三月，吐蕃摄政太后没禄氏遣使者悉薰热到唐朝进贡，并向唐中宗请求联姻，中宗应允，并封李奴奴为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景龙三年（709年）十一月，吐蕃派遣一千多人前来迎娶公主。在送金城公主前，中宗专门在大明宫里为送金城公主举行马球比赛。这场赛事是由吐蕃迎亲人员和唐王朝各自组队进行的，唐中宗亲自赐给吐蕃队明绢数百段，并令学士沈佺期、武平一为此赛事献诗。公主出嫁时，唐中宗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入吐蕃，自己亲率王公大臣送金城公主至始平县马嵬，设殿帐于杨柳依依、风光旖旎的百顷泊侧，设宴百官，并为了公主把始平县名改为金城县，改送别地之名为凤池乡枪别里，又将县治迁至马嵬。在这次送别活动中，诸学士为送金城公主和亲所作的应制送别诗《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是中宗朝保存最多的一组集体送别诗。《唐诗纪事》卷十二完整地记载了李峤、崔湜、刘宪、张说、薛稷、阎朝隐、苏颋、韦元旦、徐坚、崔日用、郑愔、李适、马怀素、武平一、徐彦伯、唐远悫、沈佺期等人的十七首应制送别诗。兹录诗作如下：

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还将弄机女，远嫁织皮人。
曲怨关山月，妆消道路尘。所嗟秣李树，空对小榆春。

（李峤）

怀戎前策备，降女旧因修。箫鼓辞家怨，旌旃出塞愁。
尚孩中念切，方远御慈留。顾乏谋臣用，仍劳圣主忧。

(崔湜)

外馆逾河右，行营指路岐。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
旌旆羌风引，轩车汉月随。那堪马上曲，时向管中吹。

(刘宪)

青海和亲日，潢星出降时。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
春野开离宴，云天起别词。空弹马上曲，讵减凤楼思。

(张说)

天道宁殊俗，慈仁乃戢兵。怀荒寄赤子，忍爱鞠苍生。
月下琼娥去，星分宝婺行。关山马上曲，相送不胜情。

(薛稷)

甥舅重亲地，君臣厚义乡。还将贵公主，嫁与耨檀王。
鹵簿山河暗，琵琶道路长。回瞻父母国，日出在东方。

(阎朝隐)

帝女出天津，和戎转鬲轮。川经断肠望，地与析支邻。
奏曲风嘶马，衔悲月伴人。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

(苏颋)

柔远安夷俗，和亲重汉年。军容旌节送，国命锦车传。
琴曲悲千里，箫声恋九天。唯应西海月，来就掌珠圆。

(韦元旦)

星汉下天孙，车服降殊蕃。匣中词易切，马上曲虚繁。
关塞移朱帐，风尘暗锦轩。箫声去日远，万里望河源。

(徐坚)

圣后经纶远，谋臣计画多。受降追汉策，筑馆许戎和。
俗化乌孙垒，春生积石河。六龙今出饯，双鹤愿为歌。

(崔日用)

下嫁戎庭远，和亲汉礼优。笳声出虏塞，箫曲背秦楼。
贵主悲黄鹤，征人怨紫骝。皇情眷亿兆，割念俯怀柔。

(郑愔)

绛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月作临边晓，花为度陇春。
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独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

(李适)

帝子今何去，重姻适异方。离情怆宸掖，别路绕关梁。
望绝园中柳，悲缠陌上桑。空馀愿黄鹤，东顾忆回翔。

(马怀素)

广化三边静，通烟四海安。还将膝下爱，特副域中欢。
圣念飞玄藻，仙仪下白兰。日斜征盖没，归骑动鸣鸾。

（武平一）

凤宸怜箫曲，鸾闺念掌珍。羌庭遥筑馆，庙策重和亲。
星转银河夕，花移玉树春。圣心凄送远，留蹕望征尘。

（徐彦伯）

皇恩眷下人，割爱远和亲。少女风游兑，姮娥月去秦。
龙笛迎金榜，骊歌送锦轮。那堪桃李色，移向虏庭春。

（唐远哲）

金榜扶丹掖，银河属紫闾。那堪将凤女，还以嫁乌孙。
玉就歌中怨，珠辞掌上恩。西戎非我匹，明主至公存。

（沈佺期）

这一组应制送别诗主要是赞美皇帝、赞美公主，并套入离别的一般情绪，其中并无作者的真情实感。诗歌将和亲事件赞颂得天花乱坠，但和亲并没有让唐王朝在外交上得到什么好处，一年后唐睿宗把黄河河西九曲之地割让给吐蕃，从此吐蕃取得战略地理上的优势。这可算是唐朝和亲史上最赔本的一次屈辱和亲，也是唐朝割地的开始。

二、私人饯行

私人饯行的场合不受宫廷与官场的拘束，更显情真意切、自由洒脱，或许他们只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对酌，或许三两好友在酒肆豪饮，或许是一群朋友畅叙幽情通宵达旦。这样的场合里，才会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千古绝唱，有“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李白《金陵酒肆留别》）的浪漫与哀伤，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的纯朴而直白的深情表达。

饯行送别在两晋文人集团中已经很流行，而且游宴赋诗是其主要内容。元康六年（296年）的金谷集饯和东晋末戏马台集送孔令是两晋私人宴集的两件大事。元康六年，石崇为征虏将军，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石崇召集文士三十余人集于他在河南县界的金谷涧，游宴赋诗，为王诩饯行。这次活动的诗集《金谷诗集》称得上是第一部送别诗集。石崇在序中记叙当时宴集的盛况：“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

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可见，这样的送别宴集除了可以供参与者畅叙离情，还可以借此自由地抒发人生感慨。潘岳赋有《金谷集作诗》，诗云：“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桲。灵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



图 2-9 明·沈周《虎丘送客图》(天津博物馆藏)

玄醴染朱颜，但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此诗将宴集的盛况、离思的抒发和对人生的感怆完美地融为一体，文人的集会送别，诗情画意，令人感慕。



图 2-10 明·仇英《金谷园图轴》(日本京都知恩院藏)

东晋末年刘裕为宋公时主持了一次饯别活动，是为送孔令而举行的。孔令即孔季恭，是山阴豪族，刘裕在微贱之时就与他交好。后来刘裕因军功在朝廷的地位显赫无比，他对孔令的礼遇殊于常理。时孔令拜侍中、左光禄大夫。他在七十二岁高龄辞事东归时，刘裕在戏马台设宴饯别，赋诗者有谢灵运、谢晦、谢瞻、刘义恭、王昙首等，现留存诗作有谢晦代刘裕执笔的《彭城会诗》、刘义恭的《彭城戏马台集诗》、谢瞻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及谢灵运的同题诗。谢灵运诗云：“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笳戾朱宫，兰卮献时哲。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在宥

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诗歌对饯别的环境、宴饮的场景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表达了送别的哀伤之情。

齐梁时期，集体赋诗饯别以饯谢文学离夜活动最为隆重。永明年间，谢朓以镇西功曹转文学职，随萧子隆调任荆州，同赴荆州的还有当时任随王萧子隆镇西谘议参军的萧衍，南齐为此举行了大规模的送别活动。但他们并不是结伴出行，所以赋诗活动是分三次进行的。参与活动的文人以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的文人为主，如沈约、范云、王融、萧琛、任昉、刘绘、王常侍、虞炎、江孝嗣等，他们创作了一批送别诗，多永明新制，清新可喜，如王融、范云、沈约、刘绘、虞炎等的同题之作《饯谢文学》。

到了唐代，文人私下的宴饯活动更加丰富。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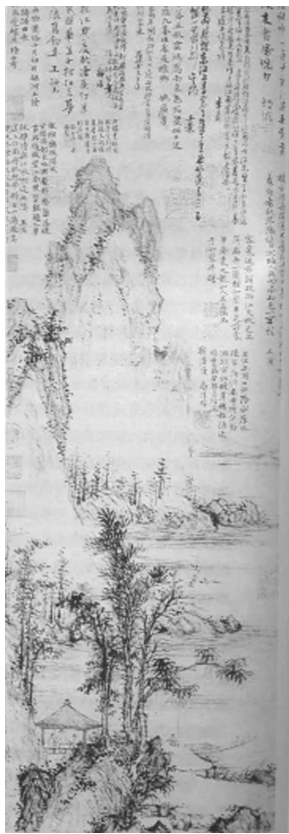


图 2-11 明·王绂
《凤城饯咏》（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

年)，崔融从武三思东征，杜审言作《送崔融》饯别，诗云：“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可见饯送的规模极为宏大。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描写了“群公咸祖饯，四座罗朝英。初发临沧观，醉栖征虏亭”的浩大饯别场面。白居易结束江州司马的生活后，赴四川忠州刺史任，路过南昌时，有感于当时的地方官员在滕王阁饯送诗翁，作《钟陵饯送》，诗云“翠幕红筵高在云，歌钟一曲万家闻”，酒宴笙歌，充满了生活气息。

有时候，宴饮饯行并不是送别的结束，因为舍不得友人离开，送行人还要相送很远。中国四大传说之《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有一个感人而美丽的场景，叫十八相送。从梁祝读书的红罗书院到祝英台家正好是十八里路，梁山伯送祝英台过了一山又一山，十八里相送到长亭，才依依不舍地分开。王昌龄有诗《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毋潜李颀相送至白马寺宿》云：“鞍马上东门，裴回入孤舟。贤豪相追送，即棹千里流。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烟收。薄宦忘机括，醉来即淹留。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夜如凉秋。江月照吴县，西归梦中游。”时王昌龄被贬为江宁丞，友人们送他一程，不忍分别，又追送一程，知心话说不完，夜色已降临，他们就一起住在白马寺内。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亦是与旧友久别重逢后饯别，同宿之后才肯离别。在唐代文坛

中，白居易与元稹的交谊很深，他们的友情是在患难与共中建立起来的，历来被传为佳话。他们之间的离别更是难舍难分，白居易《酬别微之》云：“泮头峡口钱唐岸，三别都经二十年。且喜筋骸俱健在，勿嫌须鬓各皤然。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博望自来非弃置，承明重入莫拘牵。醉收杯杓停灯语，寒展衾裯对枕眠。犹被分司官系绊，送君不得过甘泉。”他们对酒话别至微醉，熄灯之后还有说不尽的话，直到夜深沉沉地相对睡去。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与元稹久别重逢于峡中，两人畅谈三天三夜仍不能尽情，白居易长诗《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泮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云：“泮水店头春尽日，送君上马谪通川。夷陵峡口明月夜，此处逢君是偶然。一别五年方见面，相携三宿未回船。坐从日暮唯长叹，语到天明竟未眠。齿发蹉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生涯共寄沧江上，乡国俱抛白日边。往事渺茫都似梦，旧游流落半归泉。醉悲洒泪春杯里，吟苦支颐晓烛前。莫问龙钟恶官职，且听清脆好文篇。别来只是成诗癖，老去何曾更酒颠。各限王程须去住，重开离宴贵留连。黄牛渡北移征棹，白狗崖东卷别筵。神女台云闲缭绕，使君滩水急潺湲。风凄暝色愁杨柳，月吊宵声哭杜鹃。万丈赤幢潭底日，一条白练峡中天。君还奏地辞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烟。未死会应相见在，又知何地复何年。”生死不渝的友情令人感动，而天各

一方不知相会何年的哀叹又令人心生凄恻。宋代范成大在《吴郡志》中也记载了友人对他的一次千里相送。当时是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范成大在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任上，后需离成都回故乡苏州。友人听说后纷纷来相送，范成大在成都新津县租赁的一间房子里人满为患。送客者在那里和他住了一天，饭后范成大请他们各自回家，但还有十五六人坚持要留下来。当天下雨，道路无一处干净，但人们贪于相送，与范成大相处终日欢欣。第二天，又下大雨，即便是登上修觉山，也不可以远眺远行者了，人们这才不登上去。后来，范成大在眉山馆招待那些送行人叙别。一路上人们陆陆续续地与他作别，有三人一直送他到嘉川，路程已经超过千里了，于是他们又住了一个晚上话别，情谊深厚至此。

上文讲了很多饯别与宴会，下面说说饮酒。

酒自产生以来，就与中国人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际交往、岁时节庆无不有酒。以酒饯行之俗起于先秦的祖道活动，《诗经·大雅·韩奕》云：“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秦汉后，以酒饯行之风更盛，饮酒几乎是离别宴席上必有的，人生能得几回醉，酒逢知己千杯少，更何况离别在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聚。白居易言“醉不成欢惨将别”（《琵琶行》），梅尧臣言“古人相送赠以言，今人相送举以酒。酒行殷勤意岂疏，酒罢踟躇悲更有”（《次韵和永叔赠别择之赴陕郊》），一杯酒里有万语千言，虽然酒不能诉尽离

伤，但没有它，便构不成离筵。送别总是泛着酒光、飘着酒香、回荡着“对酒当歌”的浅吟低唱，“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其二）、“劝君更进一杯酒”（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饮酒莫辞醉，醉多适不愁”（高适《淇上送韦司仓往滑台》）、“且饮一杯消别恨”（徐铉《奉使九华山，中途遇青阳薛郎中》），酒可排离忧，忘别愁，一声声祝福，一声声珍重，都在一杯浊酒里，晏殊不无伤感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



图2-12 明·仇英《浔阳送别》（局部）（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藏）

第四节 折柳

“杨柳”最早出现于《诗经》，“东门之杨”（《陈风·东门之杨》）、“有苑者柳”（《小雅·苑柳》）、“苑彼柳斯”（《小雅·小弁》）皆是指杨柳。最广为人知的是《小雅·采薇》中的“昔我

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大概是杨柳第一次与离别事件发生联系。“折柳”一词也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齐风·东方未明》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但这个时候的柳、折柳都没有被有意识地当作离别的象征，如屈原辞赋中写到的植物多达几十种，也没提到过杨柳，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出现用杨柳来表离思的文字记载。直到汉代《三辅黄图》方有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才表明了杨柳与离别之关系，可见到汉代折柳赠别的习俗已经稳定。但折柳赠别的习俗那时也还没有引起文人的重视，综观当时的赠别诗文皆没有折柳赠别的反映。如枚乘、曹丕、王粲、陈琳、傅玄皆有《柳赋》，其他诗人亦有咏柳之作，但多以杨柳之色来表现春光。即便有文人作品写到折柳，也多与游子思念家乡相关，与离别关系不大。如梁元帝《折杨柳》：“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同心且同折，故人怀故乡。山似莲花艳，流如明月光。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到了江总的《折杨柳》，离别之意就表达得比较明显了：“万里音尘绝，千条杨柳结。不悟倡园花，遥同天岭雪。春心自浩荡，春树聊攀折。共此依依情，无奈年年别。”

古人为什么要折柳以示惜别呢？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柳”与“留”谐音。中国人擅长用谐音的修辞方式来表情达意，以达到含蓄的效果，古人以“柳”来谐音“留”以表“挽留”的心意是可能的。南朝诗人范云《送别》云：“东风

柳线长，送郎上河梁。未尽樽前酒，妾泪已千行。不愁书难寄，但恐鬓将霜。望怀白首约，江上早归航。”便是借柳表达留住行人和盼归的心情。

第二，杨柳依依，枝条轻柔，如亲友牵衣留恋之状。刘禹锡《杨柳枝词二首》其二：“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杨万里《宿小沙溪》：“绿杨尽道无情著，何苦垂条拂路人？”杨柳如同多情的人，要把行客与行舟拦住。

第三，柳树品性坚韧，生命力强，可随地而生，正如俗语所言：“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宋陆佃《埤雅》“释木柳”曰：“柳柔脆易生之木，与杨同类。虽纵横颠倒，植之皆生。”清代褚人获《坚瓠广集》卷四云：“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即是说，折柳赠别有祝福离人平安顺利、欣欣向荣之意，同时愿朋友无论漂泊何处都能生根发芽，随遇而安，开辟一片新天地。

第四，柳有“聚”之意。《周礼·天官》言：“柳者，诸色所聚。”“柳，聚也，众饰所聚，亦其形偻也。”“聚”就是留聚的意思，也有“团聚”之意，即期待与亲友下次团聚。

第五，因柳树多种于檐前屋后，且路边河畔皆有柳，所以柳也是故乡的象征，可使离人见柳思乡。

第六，柳丝长，可打结，能系住时光与年华，系住离情，使之牢固不散失。故折柳表示永恒的牵挂，友情长系心头。这可以

从很多与柳有关的诗中的“系”字得到验证。如吴文英《唐多令》云：“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张泌《咏柳》云：“如凭细叶留春色，须把长条系落晖。”戎昱《移家别湖上亭》云：“柳条藤蔓系离情。”《西厢记》崔莺莺长亭送别张生时唱道“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希望柳条能系住马蹄，以挽住恋人的脚步。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人折柳送别与柳之味苦有关，以柳相赠表明亲友离别的痛苦以及思念的痛苦。

柳树在古人生活中尤为常见，攀折可得。汴河两岸更是柳树成荫，这始于隋炀帝时期。《炀帝开河记》记载，翰林学士虞世基给隋炀帝献计，在汴河两岸广植垂柳，一则树根四散，可以保护河堤，二则牵船之人可以获得阴凉，三则牵舟的羊可以吃柳叶。隋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到了宋代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又下令在汴河两岸种榆柳，以固堤防。所以汴河两岸榆柳茂密相交，成为汴城一景。《东京梦华录》卷一“东都外城”记，在东都外城的护城河内外“皆植杨柳”。因此，折柳也成为易行之事。

折柳赠别寄远习俗的定型，也滋养了送别诗的素材，终唐之世，离别多半与柳有关，如：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

（王之涣《送别》）

杨柳渡头行客稀，
罟师荡桨向临圻。
唯有相思似春色，
江北送君归。

（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

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李白《忆秦娥》）

会得离人无限意，
千丝万缕惹春风。

（郑谷《柳》）

好是春风湖上亭，
柳条藤蔓系离情。
黄莺久住浑相识，
欲别频啼四五声。

（戎昱《移家别湖上亭》）

含烟惹雾每依依，
万绪千条送落晖。
为报行人休折尽，
半留相送半迎归。

（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其二）

灞岸晴来送别频，
相偎相倚不胜春。
自家飞絮犹无定，
争解垂丝绊路人？

（罗隐《柳》）

挽衣共酌东西酒，折柳送行长短亭。

（朱松《送仲猷北归二首》其二）

邮亭人折柳，别浦雁衔芦。

（吴泳《和张周玉访别》）

河桥折柳伤离后，更作南云万里行。

（欧阳修《送李寔》）



图 2-13 明·史忠《忆别图》（上海博物馆藏）

第五节 赠物

赠物，可在物中寄寓特别的情思，让行人睹物思人，因此也是人们表达离情的重要方式。《诗经》里就提到许多离别赠品，如《卫风·木瓜》有“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邶风·静女》有“贻我彤管”；《郑风·溱洧》有“赠之以勺药”（勺药即芍药，别名离草、何草，含离别、合离之义，故离别赠以芍药）……这些赠物大抵都有相恋男女间互表爱慕之意味。《大雅·韩奕》则写周宣王以“乘马路车”赠韩侯，这些装潢华贵的物品，一方面表现出送行者对行者的珍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行者前途坎坷的担忧，并希望车马能保障行者的安全。又如《秦风·渭阳》写外甥以“路车乘黄”“琼瑰玉佩”赠舅父：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此诗的背景是，重耳从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十二月开始流亡生涯，奔狄居十二年，最后到秦国，秦康公护送其回国争位，在送别时作此诗。因重耳的姐姐嫁给了秦穆公，称“秦姬”，而秦康公是秦姬之子，所以他称重耳为舅氏。赠“路车乘黄”，

是因为快马坚车是重耳此次归国行旅最有力的保障，其中还深藏了一份祝福与祈祷：但愿此行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又赠“琼瑰玉佩”，以它的高洁品格配重耳，也希望重耳见物如见人，不要让时间冲淡了彼此之间深厚的亲情。

根据送别对象的性格、喜好、出行目的，赠品可以多种多样。在文人的送别中，宝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赠物。剑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史书记载，剑器在商朝中后期大致上已经是剑身扁阔、直脊双刃、以木片夹成剑柄的形式，主要用作兵器。随着剑器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剑崇拜的文化氛围。到了《左传》里，剑开始被美誉为“宝剑”，被视作“神器”“神兵”，佩剑也成为贵族们的时尚，象征着尚武精神与身份地位。西汉以后，环首铁刀兴起，剑退出军事领域，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剑被文人墨客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古代文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剑因其修长光洁、优雅而英气，与文人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典型的意象。尤其到了唐代，受尚武尚侠和积极进取精神风貌的影响，剑的佩带尤为常见。或以剑作为装饰品，或表现豪侠气概，或是表演舞剑节目，或表达功名进取之心，或表现对世俗黑暗的抨击，或表现高洁的人格理想，或以宝剑辟邪防身。以宝剑赠人，则表达深厚的情谊，也代表了对友人前途的祝福与期待。陈子昂《送东莱王学士无竞》：“宝剑千金买，生平未许人。怀君万里别，持赠结交亲。”孟浩然《送朱大

入秦》：“游人五陵去，宝剑直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李白《赠易秀才》：“少年解长剑，投赠即分离。”宝剑值千金，临歧解送君，可谓情深义重。与赠剑相似，还有赠匕首、宝刀，如吴均《酬别诗》：“棹犯参差浪，匕首直千金。”武元衡《途次近蜀驿，蒙恩赐宝刀及飞龙厩马使还，奉寄中书李、郑二公》：“感激酬恩泪，星霜去国颜。捧刀金锡字，归马玉连环。”

手杖在古代也是一种热门的临别赠品，尤其是在唐宋时期。赠手杖的原因有多种。首先自然是因为手杖可以助力、保平衡，方便友人出行时走打滑泥路、崎岖山路、陡峭坡路时使用。其次是因为古人易老，拄杖也早。杜甫在《赠韦左丞丈济》中道“家人忧几杖”，时值天宝七年（748年），杜甫才三十七岁，家人已经为他的身体担忧了。四十五岁的时候，他“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杖藜复恣意，免值公与侯”（《晦日寻崔戢、李封》），可见那时他已经离不开手杖了。手杖既是常用之物，作为赠品也就寻常了，杜甫曾托人送给老友杨绶一条藤杖，他在《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员外绶》中写道：“兼将老藤杖，扶汝醉初醒。”希望友人能用藤杖扶醉。张籍《赠太常王建藤杖笋鞋》云：“蛮藤剪为杖，楚笋结成鞋。称与诗人用，堪随礼寺斋。寻花入幽径，步日下寒阶。以此持相赠，君应愜素怀。”则是因为友人喜欢出行。孟浩然《送元公之鄂渚寻观主张骖鸾》云：“桃花春水涨，之子忽乘流。岘首辞蛟浦，江中问鹤楼。赠君青竹杖，送尔白苹洲。”崔兴宗《同王右丞送瑗公南归》云：“行苦神亦秀，

泠然溪上松。铜瓶与竹杖，来自祝融峰。”韩翃《送道士侄归池阳》云：“银角桃枝杖，东门赠别初。”张祜《答僧赠柱杖》云：“千回掌上横，珍重远方情。客问何人与，闽僧寄一茎。”齐己《梓栗杖送人》云：“禅家何物赠分襟，只有天台杖一寻。拄去客归青洛远，采来僧入白云深。游山曾把探龙穴，出世期将指佛心。此日江边赠君后，却携筇杖向东林。”这些诗表现的都是送别时专程送手杖。到了宋代，手杖便不仅是一种出行工具，也是廉直、节操、脱俗的象征，更是一种飘逸逍遥生活态度、闲适林泉之志的外化表现，如苏轼写“竹杖芒鞋轻胜马”，一根竹杖尽显其乐观、自由的人生态度。因此，宋人喜手杖，更喜写手杖，苏辙《和子瞻铁柱杖》道：“截竹为杖瘦且轻，石坚竹破误汝行。削木为杖轻且好，道远木折恐不到。闽君铁杖七尺长，色如黑蛇气如霜……愿公此杖亦如此，适意遨游日千里。归来倚壁示时人，海外苍茫空自记。”宋人也喜欢临别送手杖，如孔武仲《藤杖赠张从道》云：“群木蔚苍苍，乌藤寿最长。一朝随剪伐，千里任持将。扣触如金石，摧残耐雪霜。崎岖伴蜡屐，闲暇倚岩墙。我亦筋骸乏，君方步履强。临歧辄分赠，缟纈莫相忘。”

此外，还有赠马鞭的。《左传·文公十三年》载，士会离秦归晋时，秦大夫绕朝赠马鞭给他。岑参《送杨子》“惜别添壶酒，临歧赠马鞭”，李白《送别》“惜别倾壶醕，临分赠马鞭”，都是赠马鞭，这与在马上相送有关，也与相送双方豪侠的个性有关。也有赠钱财的，如《汉书·萧何传》载，刘邦因徭役将赴咸阳，

吏人送钱财给他当盘缠。也有赠镜子的，白居易《以镜赠别》：“人言似明月，我道胜明月。明月非不明，一年十二缺。岂如玉匣里，如水常澄澈。月破天暗时，圆明独不歇。我惭貌丑老，绕鬓斑斑雪。不如赠少年，回照青丝发。因君千里去，持此将为别。”诗人以赠镜子寄寓圆满无缺之意。有折花相赠的，如北魏诗人陆凯《赠范晔》：“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李白《江夏送张丞》：“藉草依流水，攀花赠远人。”又《拟古十二首》：“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戴叔伦《送吕少府》：“共醉流芳独归去，故园高士日相亲。深山古路无杨柳，折取桐花寄远人。”耿漳《荐福寺送元伟》：“送客攀花后，寻僧坐竹时。明朝莫回望，青草马行迟。”张籍《送从弟删东归》：“春桥欲醉攀花别，野路闲吟触雨行。”元稹《折枝花赠行》：“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又《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钱行》：“莺涩余声絮堕风，牡丹花尽叶成丛。可怜颜色经年别，收取朱阑一片红。”皆是攀花惜别。有赠笔墨的，如刘仪凤《以笔墨送周子允发策玉堂》：“腹囊英物吐长虹，翰墨区区有底功。也要同盟作旗鼓，三山直上一帆风。”有赠扇子的，如王彦泓《试后归舟杂兴》其二：“地主赠行虾与扇，船丁炊具蛙为瓢。”宋明时期，还流行作画相赠，如程通《锦谷程时杰休宁，汪用和俱客辽东，时杰之归也，用和以墨梅相贻，索予题赠》：“举世送行皆折柳，汪君独赠一枝梅……相逢欲识东风面，一度披图见一回。”则是赠了一幅墨梅以作留念。

第六节 赠诗

赠诗大概由赠言发展而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一段老子送别孔子时的赠言：“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老子在赠言中告诫孔子为人处世的道理。又如《孔子家语》中记载子路与孔子辞行时，子路在赠车与赠言中选择了孔子的赠言。在子路看来，赠言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要比车马等物质更有价值。《晏子春秋》卷五云：“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乎？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诚如宋人谢维新在《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中所道：“于其将行也，则有饯送之礼。然饯人以物，不若饯人以文；送人以酒，不若送人以言。盖物之意有尽而文之意无尽，酒之味有穷而言之味无穷也。”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视野与活动范围的扩大，各种离别事件日渐频繁，赠言不足以表达人们复杂的离情，人们开始赠诗，送别诗便应运而生了。

送别诗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期吟咏离别的诗歌，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送别诗，只能称之为涉及离情的诗歌。《诗经》中的《邶风·燕燕》《邶风·击鼓》《邶风·泉水》《秦风·

渭阳》《大雅·烝民》《大雅·崧高》《大雅·韩奕》《周颂·有客》等都是书写离情的诗歌。到了《楚辞》，也只有零星句子涉及离情，如“悲莫悲兮生别离”（《九歌·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九歌·河伯》）。战国时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歌》）虽然将诀别之悲壮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它只有两句，不能算是完整的离别诗。两汉时期离情诗较少，主要有《步出城东门》、《悲与亲友别》、《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离歌》、秦嘉《赠妇诗三首》、徐淑《答秦嘉诗》等。建安时期，文学进入自觉阶段，但离别的主题诗创作尚在不自觉阶段，离别的情思只是混于其他诗中，离别事件本身也被埋在作品中。完整意义上的送别诗也只有曹植的《送应氏二首》：

其一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其二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愿得展嬖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

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

这组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211年)随父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应玚、应璩兄弟所作。第一首写董卓之乱后洛阳一带化成焦土的荒凉惨象，到最后一句才写了与亲友离别的悲痛，因此其诗重点并不在离别。第二首写设宴送别友人，并吟咏离别感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士人们朝不保夕，人生短暂，每一次生离或许就是死别。生命意识的觉醒与文学自觉思潮的涌动，使文人们更加重视对生命的体悟和对离别这一类与自身有关的生活之事的书写，离别诗由是兴起并繁荣起来，以“送”“别”“赠”“祖”“饯”等为题眼的诗歌大量出现。据统计，曹魏之后至隋朝，离别诗有四百余首，但在内容上，这一阶段的离别诗以宫廷应诏奉和的应制诗为多。

西晋的祖道诗可以说是离别诗进入自觉创作阶段的标志。这些祖道诗主要产生于上流社会为将要赴任的官僚举办的各种祖饯宴席上，如王浚的《祖道应令诗》，孙楚的《祖道诗》《之冯翊祖道诗》，张华的《祖道征西应诏诗》《祖道赵王应诏诗》，何劭的《洛水祖王公应诏诗》，陆机的《祖会太极东堂诗》《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祖道清正》《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陆云的《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赠》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六章）》，牵秀的《祖孙楚诗》，王赞的《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祖道诗通常是应诏而作，并有相对固定的样式。以上祖道诗除了陆机的《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一首，其余均为四言诗。西晋时期，诗坛的主要体裁是五言诗，但祖道诗仍主要以庄重典雅的四言诗为主，其目的在于描绘朝廷饯别宴会的盛大，歌颂国家之权威以迎合朝廷，举数例如下：

赫赫大晋，奄有万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二迹陕西，实在我王。内任玉铉，外惟鹰扬。四牡扬镳，玄辂振綏。庶寮群后，饮饯洛湄。感离叹凄，慕德迟迟。

（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

帝谓御事，及尔同欢。我自嘉礼，以寿永观。思乐华殿，祇承圣颜。

（陆机《祖会太极东堂诗》）

于明圣晋，仰统天绪。易以明险。简以识阻。研彼群虑，俾侯授士。郁郁二王，祇承皇命。睹离鉴亲，观礼知盛。皇储降会，延于公姓。瞻彼行役，并憩同林。分涂殊轨，靡不回心。

（王赞《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

虽然祖道诗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过分依赖人为而缺少生命的感动，但它毕竟是围绕离别而产生的一类诗歌，是一种典型的临别赠诗。到魏晋时期，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张扬，祖道诗这种代表集体意识的赠诗开始不适应集体送别活动中每个个体的需要，离别诗逐渐取代祖道诗。到了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齐梁间，文学集团的竞争性创作与相互唱和很多，加之社交应酬的频繁，离别宴席上的唱和成为离别赠诗的主题。有一类类似于祖道诗的为应诏而作的侍宴饯别诗，如沈约《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诗》《侍宴谢朓宅饯东归应诏诗》，丘迟《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刘孝绰《侍宴饯庾於陵应诏诗》《侍宴饯张惠绍应诏诗》等，内容大抵也不出歌功颂德、美化朝廷。例如：

丹浦非乐战，负重切君临。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尧心。
愍兹区宇内，鱼鸟失飞沉。推轂二嶠道，扬旆九河阴。
超乘尽三属，选士皆百金。戎车出细柳，饯席樽上林。
命师诛后服，授律缓前禽。函轘方解带，烧武稍披襟。
伐罪芒山曲，吊民伊水浔。将陪告成礼，待此未抽簪。

（沈约《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诗》）

但南北朝时期更多的是表达真实的离别感伤之作，如：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各

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

（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

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涕零心断绝，将去复还诀。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

（鲍照《代东门行》）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沈约《别范安成》）

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

（范云《别诗》）

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相悲各罢酒，何时同促膝。

（何逊《临行与故游夜别》）

唐代是离别赠诗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唐代离别事件频繁，无论是寻常百姓外出谋生，还是士人应试赴举、升迁贬谪，或是入幕征戍、漫游干谒，都会有离别，这些离别活动大大地丰富了离别赠诗的内容。二是唐人对离别诗书

写的重视。在盛唐，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白衣士子，几乎都有送别诗作。在皇宫，唐皇不仅亲自赋诗为官员送行，还极力提倡百官唱和，即便这些官员之间并不熟悉或者关系并不亲密，也要随俗附和赠诗送别。在民间，临别以诗相赠也缘于习俗，人们去参加朋友或同僚的送别宴会时，要准备离别诗作为礼物。元代辛文房曾概括说，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题分韵赋诗。其《唐才子传·温庭筠》亦云：“庭筠之官，文士诗人争赋诗祖饯，惟纪唐夫擅场。”终唐之世，重要诗人都有大量送行诗创作，如《全唐诗》收李白诗二十五卷，其中送别怀远赠酬唱之作有十卷之多。王维、孟浩然、王昌龄、杜甫、岑参、高适等的送别诗创作，大多占他们所有创作的四分之一。《全唐诗》还记载了一首七岁小女孩写的送别诗，诗云：“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稀。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飞。”女孩姓名与生卒年已无从考证，只知她为南海人，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女孩应声而就。此诗寥寥数语，以人之离与雁之成行同飞作比，将浓浓的兄妹情写得如泣如诉。

在以诗赠别的风气之下，人们尤其渴望得到名人赠诗。张说便是这样一个名人，他在当时不光是文坛上的重要人物，而且是政界的重要人物。张说送行的大部分人是赴任地方的官员，因此他的送别诗通常会在诗题写出行者的名字、官职、目的地等，关于被送者的话题便会随着文学作品的流传而传播。被送者自然都希望获得这样的送别诗，而张说也愿意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培植人际关系。因此，在官场送别宴会上的吟诗送别，交杂着一些世

故人情等功利的念头。大历年间的郎士元也是宴饯送别诗的写作能手，他写送别诗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即有八个基本要素：送别地点、惜别情状、别后相思、前途景物、行人此行的事由与目的地、节令风物、设想行人抵达目的地的情形、赞扬行人家世功业。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有记载：“员外，河岳英奇，人伦秀异；自家形国，遂拥大名。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这段话说的是，天下文宗王维去世后，继承其宫廷诗人地位的是钱起、郎士元。因为他们名高一时，宰相以下官吏如果去地方上赴任，都会争相向钱起、郎士元索求送别诗，以抬高自己作为名士的身价。如果谁去赴任没有得到钱起、郎士元的送别诗，就会遭到别人的鄙视。

唐代赠别诗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表现出了千姿百态的情绪、内涵、意境与气度。有肝肠寸断伤离别的，如李白《送陆判官往琵琶峡》：“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有昂扬进取、豪情刚健的，如陈子昂《送魏大从军》：“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有在送别诗中对朋友进行规劝的，如李颀《送魏万之京》：“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有借他人的离

别抒自己块垒的，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人时在江宁丞任上，于天宝初年被贬到这里，生活了七八年，壮志难酬，此时送别要归洛阳的友人，心中更加凄苦。他叮嘱友人说，如果那边的亲友问到我现在的情况，就说我一生清白却连连遭贬，只是把无边的忧愁寄予酒壶。其哀怨之情令人动容。

宋代，文人通常集官僚与学者的身份于一身，官场应酬赠别更多，如梅尧臣《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送赵谏议知徐州》，司马光《送峡州陈谦秘丞》，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等，都属于在题目中就表明了所送官员职位的官场送别诗。由于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危机感与淑世情怀，即便在赠别诗里，也要反映政治与社会的重大问题，表达对国事与民生的关注，伤离别的因素便被冲淡了。但送别至亲好友的赠别诗，也不乏写得情真意切、真挚动人的，如“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洲。诸公谁听刍蕘策，吾辈空怀畎亩忧。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陆游《送七兄赴扬州帅幕》），“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在宋代，诗与词承担着不同的文学任务。诗以载道言志，更多地表现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精神，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而词一般由歌妓演唱，用以娱乐消遣，多用以表现文人走出正式场

合之后的七情六欲。诗词的分工使最能体现人心之柔软的离愁别绪自然转入了词中，且往往写得缠绵凄迷，哀婉伤绝。最有代表性的离别词为柳永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此词以萧瑟冷落之清秋、寒蝉凄唱之暮色渲染离别情景，想象别后之残月高柳，空伫望伊人远去后寂寥的天地，写尽情人告别之难舍难分，痛苦与眷恋。

再如以下几首词，皆为送别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莎行》）

樽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欧阳修《玉楼春》）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欧阳修《浪淘沙》）

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晏几道《清平乐》）

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李清照《蝶恋花》）

送别词大都不脱于此般儿女情态，但亦有写得放旷潇洒的，如：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苏轼《满庭芳》）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

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

还有沉雄激昂的，如辛弃疾一生忧国忧民，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其送别词也不乏英雄气，如：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要新诗准备，庐山山色。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辛弃疾《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辛弃疾《鹧鸪天·送人》）

这一类送别词慷慨激昂、浩然壮气，自是送别词中之别调。

第三章 酒筵歌席莫辞频——离别之乐舞

第一节 离歌

离别场合所唱之歌叫离歌，“一曲离歌两行泪，更知何地再逢君”（韦庄《衢州江上别李秀才》），“寻常送客一樽酒，醉听离歌亦惨颜”（许景衡《赠别卢行之三绝》其二），“晓色三竿日，离歌十里亭”（宋祁《将东归留别杨宗礼十韵》），离歌凄怨愁绝，秋风晚月无边，怎叫离人不断肠。

离筵上的离歌通常为专业歌者演唱，如“离歌玉弦绝，别酒金卮空”（吴均《别王谦诗》），“柔姬一唱《阳关曲》，独任刚肠亦泪流”（刘放《酬王定国五首》其一），“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刘放《别茶娇》），“楼上佳人唱《渭城》，楼前杨柳识离情”（何应龙《有别》）。但在离宴上，歌妓所唱的并不一定与离别有关，如卢邺《和李尚书命妓钱崔侍御》“何郎载酒别贤侯，更吐歌珠宴庾楼”，妓之所唱，或许只是佐兴之歌。若是与歌姬舞妓相别，那离歌便由所别之姬演唱了，李商隐《赠歌妓二首》其一云：“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歌妓朱

唇轻启，离歌哀怨声声思，莫不叫人断肠不忍听。

有的离歌为送别之人为旅人所唱，如“齐唱离歌愁晚月，独看征棹怨秋风”（许浑《送张厚浙东谒丁常侍》），为齐唱。汪元量《余将南归燕赵，诸公子携妓把酒饯别，醉中作把酒听歌行》所听之歌，是由送他的友人所唱，其诗云：“我把酒，听君歌。美人娟娟花灼灼，月照金樽光绰约。有酒有歌君亦愁，把酒听歌君亦乐。我有鹦鹉杯，君有鸬鹚杓。一杯一杯复一杯，酒尽还沽共君酌。我把酒，听君歌。天不荒，地不老，人生百年休草草。对花对酒且高歌，盖世功名亦枯槁。满堂金玉守者谁，万事何如酒杯好。君不见，巢父许由空洗耳，伯夷叔齐空饿死。范蠡扁舟挟西子，五湖风浪兼天起。又不见，相如怀璧空归来，廉颇善饭何壮哉。谢安携妓入东山，苍生望望霖雨干。把酒劝君饮，请君为我歌。燕昭筑台金满地，郭隗登台多意气。刘琨梦里起听鸡，班超万里封侯归。君不见，浣花溪头老翁哭，白首为儒守茅屋。”听君歌一曲，浊酒浇块垒，一杯复一杯，牢骚满腹，诗人真的是醉了。也有将送别诗歌当离歌的，如“都大人人生有离别，且将诗句代离歌”（杜荀鹤《别四明钟尚书》），这是广泛意义上的离歌，并不用于演唱。

骊歌是离歌的另一个称呼，原指《诗经》中一首佚失的诗篇《骊驹》，是告别时由客人所赋之歌词。《汉书·儒林传·王式》载，王式应朝廷征召，被任命为博士（传授经书的职官）。因为他声望很高，博士江公妒忌并排挤他。有一次江公在家中设宴，

因不喜欢王式，便故意对负责歌唱的诸生说：“唱《骊驹》吧！”意为催王式离开。王式却说，《骊驹》应该是由客人唱的，是告别之歌，不应该由你做主人的来点唱。因为这个典故，“骊歌”就用来代指告别。刘孝绰《陪徐仆射晚宴》诗云：“洛城虽半掩，爱客待骊歌。”谓主人因为珍惜与客人相聚的时间，虽然夜深了，城门要关了，还耐心地等待客人唱起骊歌来告别。李白《灞陵行送别》云：“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卢藏用《钱许州宋司马赴任》云：“骊歌一曲罢，愁望正凄凄。”李穀《浙东罢府西归酬别张广文皮先辈陆秀才》云：“相逢只恨相知晚，一曲骊歌又几年。”杨炯《送郑州周司空》云：“居人下珠泪，宾御促骊歌。”皆言客人将离去，以骊歌告别。但诗歌中的骊歌并不总是严格区分是否为告别所唱，离别场合之歌都可以用骊歌来指代。除离歌、骊歌外，劳歌亦指离别之歌。下面分别介绍《渭城曲》和其他离筵饯歌。

一、《渭城曲》

“离歌自古最消魂，闻歌更在魂消处。”（晏几道《梁州令》）古人之离歌，最广为传唱的莫过于根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成的琴歌《阳关三叠》，又叫《渭城曲》《阳关曲》，李东阳在其《怀麓堂诗话》中说：“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又谓：“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唐代以后，离别之处，无不唱《阳关》，“理曲弦歌动，先闻唱渭

城”（白居易《和梦得冬日晨兴》），“离歌三叠最关情，不省从来此地闻”（韩驹《十绝为亚卿作》其一），“莫辞别酒倾秦地，且听离歌唱渭城”（强至《送人还阙》），“今日匆匆折杨柳，高阳关里唱阳关”（许景衡《赠别卢行之三绝》其二）……阳关缓唱，歌歇人远，或许便是古代最为动人的离别画面。

在唐代，《阳关三叠》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或用弦歌和琴歌，或用其他乐器伴奏，如“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白居易《南园试小乐》），是和着管乐器而唱。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关三叠》的唱法有了诸多变化，但基本上是将歌曲分为三段，每一段都用同一个曲调，反复叠唱三次，故称为“三叠”。也有因离别伤痛不忍唱而只唱其中一叠的，如韩偓《鹧鸪天·离歌一叠》云：“只唱离歌一叠休。”苏轼《论三叠歌法》里还讲到了四叠的唱法：“旧传《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若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每句皆再唱，而每一句不叠，乃知古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得乐天《对酒》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一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今为第四声，则第一句不叠审矣。”东坡之后，每句再加一叠，成为四叠，如张侃《同乡人别朱希文察判于咏春亭》：“小别诸君休作恶，阳关四叠不须成。”贺铸《罗敷歌·采桑子》其五：“四叠阳关忍泪闻。”李清

照《蝶恋花》更有“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极言离别难分难舍。唐宋以来，《阳关三叠》的叠法不下二十种，现存《阳关三叠》的歌词每一叠都是在王维诗的基础上进行扩充的，其辞云：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遑行，遑行，长途越渡关津，历苦辛，历苦辛，历
历苦辛，宜自珍。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依依顾变不忍离，泪滴沾巾！感怀，感怀，思君十
二时辰。谁相因，谁相因，谁可相因？日驰神。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旨酒，旨酒，未饮心已先醇。载驰驱，载驰驱。何
日言旋轩辀？能酌几多巡，千巡有尽，寸衷难泯。无穷的伤悲，
尺素中，尺素中，尺素频中，如相亲。

（尾声）噫！从今一别，两地相思入梦频。闻雁来宾。

《渭城曲》在唐代的传唱非常广，以至于成了劳动者之歌。《刘宾客嘉话录》记载了一个故事，刑部侍郎伯刍所住的安邑里巷口有一个卖饼的人，每天都边在火炉旁劳动边哼着《渭城曲》，很有兴致的样子。有一天早上，伯刍叫那个卖饼的人过来说话，才知道这个人贫窘可怜。于是伯刍给了他很多钱来扩大生意，每天只要他给一个饼作为回报。后来，伯刍路过卖饼的地方，却听

不到歌声，以为卖饼者去世了。伯乌呼唤，那人才出来。伯乌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了唱歌？”卖饼者说：“做生意的本钱大了，心思也大了，没空唱《渭城曲》呀！”这个故事说明《渭城曲》传唱之广，俨然成为流行曲，不仅送别时唱，平时也唱。宋人离别也唱《渭城曲》，如“唱彻阳关分别袂”（叶梦得《临江仙·唱彻阳关分别袂》），“一曲阳关和泪听”（周紫芝《天仙子·雪似杨花飞不定》）。苏轼《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把歌女唱《阳关》的情形写得十分生动，词云：“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这首词写在送别太守陈襄离任的宴会上，歌女因为太伤感而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又生怕叫人看见，便以扇掩面偷偷流泪。好不容易把泪收住，她才唱了一曲《阳关三叠》。《渭城曲》所代表的离别风情对宋词也有深刻的影响，宋词中提到渭城、阳关处，几乎皆与凄然伤别有关，如晏几道《梁州令》：“莫唱阳关曲，泪湿当年金缕。离歌自古最消魂，闻歌更在魂消处。南楼杨柳多情绪，不系行人住。人情却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晏几道将最富离愁别绪的意象阳关、离歌、杨柳融铸一词，极尽哀怨之情。此外，还有贺铸《虞美人》“渭城才唱浥轻尘，无奈两行红泪、湿香巾”，王诜《忆故人》“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等。寇准还据王维诗创制了双调《阳关引》，因词中有“听取《阳关》彻”句而取名，其词云：“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

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此词将王维诗的意境与意象全部点化其中，离愁别绪，最终以千里共明月来化解。《阳关引》又名《古阳关》，晁无咎有《古阳关·寄无斲八弟宰宝应》：“暮草蛩吟噎，暗柳萤飞灭。空庭雨过，西风紧，飘黄叶。卷书帷寂静，对此伤离别。重感叹、中秋数日又圆月。沙觜檣杆上，淮水阔。有飞凫客，词珠玉，气冰雪。且莫教皓月，照影惊华发。问几时、清尊夜景共佳节。”

阳关、渭城、三叠，自《送元二使安西》始成为“离别”的同义词，千百年来，文人词客为离别赋离歌唱《阳关》唱《渭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二、离筵饯歌

离筵上所唱之歌，除了专门的离别歌，还有诗人即席所作的新诗。如《云溪友议》卷上“饯歌序”记，崔元范要赴阙庭，李讷等人为之饯行，请歌妓盛小丛佐歌，在座每人作一首诗让盛小丛入歌。李讷为首唱，其《命妓盛小丛歌饯崔侍御还阙》诗云：“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崔元范接着作诗《奉和亚台御史》：“杨公留宴岷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独向柏台为老吏，可怜林木响馀声。”团练判官杨知至和道：“燕赵能歌有几人，落花回雪似含颦。声随御史西归去，谁伴文翁怨九春。”观察判官封彦冲道：“莲幕才为

绿水滨，忽乘骏马入咸秦。为君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观察支使卢邺：“何郎戴笏别贤侯，更吐歌珠宴庾楼。莫道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游。”前进士高湘：“谢安春渚饯袁宏，千里仁风一扇清。歌黛惨时方酩酊，不知公子重飞觥。”处士卢澥：“乌台上客紫髯公，共捧天书静镜中。桃叶不须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风。”作诗入歌以饯，这是离筵十分常见的场景。

宋人的离筵，最重要的是唱词。词兴于唐，盛于宋，是用来配合乐曲的歌词，因此也叫“歌词”“乐府”“乐章”“倚声”。宋人作词唱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词人依原有曲调依声配上新词歌唱，因此创作词也称“填词”；另一种是先作好词，再根据词韵和内容、结构谱上新曲，叫“自度曲”或“自制曲”，这通常是有较高音律造诣的词人才能做到，柳永、周邦彦、姜夔等都属于既能填词又能自度曲的词家。

词在宋代便是流行的音乐，词的演唱是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宫廷、官署、家庭、瓦舍、茶楼、酒馆、歌楼、妓院等各种场所，在宴会、庆典、送迎等各种场合，无不唱词以佐清欢，助兴遣怀。在离别这种千古伤心的场合，酒筵歌席自然离不开唱词。

离筵唱词，其中一种是由歌妓唱流行曲子。在宋代，柳永是最受欢迎的词家之一，因此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柳永在社会各阶层都有“追星族”，如宋仁宗每次饮酒，必使侍从歌柳词；哲宗朝宰相韩维每次饮酒后都喜欢唱一曲柳词；北宋最后一位宰

相何栗更是柳永的超级“粉丝”，在金兵围攻汴京、都城即将陷落的危急时刻，他还时不时地要唱一曲柳词；邢州开元寺和尚法明也酷爱柳词，每至酒酣便歌柳词数阙，每天以为常课，如此十余年，临终前歌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后才“跌跏而逝”。在歌妓中，歌儿舞女更是以歌柳词为美谈。

很多情况下，歌妓也要唱主人或客人现场所作的曲子。主人或客人作一首小词，内容未必一定涉及离愁别恨，但必定情深缱绻适合离筵歌唱，如晏几道《长相思》：“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不涉离别，字字相思。离筵上专为离别而作之词更是俯拾皆是，因此说宋代的离歌亦是数不胜数，柳永《临江仙引》：“上国，去客。停飞盖、促离筵。长安古道绵绵。见岸花啼露，对堤柳愁烟。物情人意，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醉拥征骖犹伫立，盈盈泪眼相看。况绣帟人静，更山馆春寒。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叶梦得《水调歌头·江海渺千里》：“江海渺千里，飘荡叹流年。等闲匹马相过，乘兴却翛然。十载悲欢如梦，抚掌惊呼相语，往事尽飞烟。此会真难偶，此醉且流连。酒方半，谁轻使，动离弦。我歌未阕公去，明日复山川。空有高城危槛，缥缈当筵清唱，余响落尊前。细雨黄花后，飞雁点遥天。”唱来声声流连，不尽相思道珍重，岂不凄然万分。还有便是歌姬向主客索词演唱，如管鉴《桃源忆故人（郑德舆饯别元益，余亦预席。醉中诸姬索词，为赋一阙）》，其词

曰：“寿芽初长香英嫩。拾翠芳洲春近。倩笑脸霞羞褪。真个都风韵。垂鬟小舞么歌趁。莺语绿杨娇困。多少旧愁新恨。一醉浑消尽。”这些歌妓拿到新词，檀板轻按，浅吟低唱，离绪也随着音乐在离筵上空氤氲成化不开的愁。

除了让歌女唱词送别，还有作者自唱的情况。欧阳修谪滁州时，有一个同榜及第的友人将赴阆州任通判，远道来访，欧阳修为之饯行，即席作《临江仙》词一曲并歌以为赠，歌曰：“记得金盞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闻说阆州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无尽，红树远连霞。”不过这首即席所填的词，无意间竟出了名，流行不下二十年。宋刘斧所编《青琐高议》前集卷十《王幼玉传》记载了一对情侣分别时的饯别情景。汴梁公子柳富与名妓王幼玉相恋，柳富因为出门游历时日已久，亲人写信催促他早归。王幼玉与他共饮于野店之中，依依话别。王幼玉说：“你有才气，我有美貌，才貌结合，永不分离。我的心早已交给你。我对你的爱，就像松竹那样坚贞，不会凋谢。你将来一定要再来湖南娶我，我会耐心等待你的归来。”两人焚香盟誓等待对方，决不变心，然后把香灰撒在酒中，双双饮下。第二天，柳富作《醉高楼》为别，词曰：“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青草岸头人独立，画船东去橹声迟。楚天低，回望处，两依依。后会也知俱有愿，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乱如丝。好天良夜还虚过，辜负我，两心知。愿伊家，衷肠在，一双

飞。”柳富边唱这支曲子边饮酒，音调悲惋，不能成曲，两人相对饮酒，恸哭不已。

第二节 乐曲



图3-1 明·吴伟《琵琶美人图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藏)

乐曲是指用丝竹管弦等乐器演奏的音乐，在离别场合所奏之乐，被称作离弦、别弦、离管，所谓“离管尊前发”（高启《赋得蝉送别》）、“离思纷纭绕别弦”（刘敞《伯镇出都后见寄》）。在离别的场合用以佐兴的乐器多种多样，有弦乐器，如琴：“别离既有绪，琴瑟反成悲”（何逊《离夜听琴诗》），“挥袂送君已，独此夜琴声”（谢朓《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琴声销别恨，风景驻离欢”（王勃《羁游饯别》），“离歌凄风管，别鹤怨瑶琴”（陈季卿《别妻》）；瑟：“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李白

《别韦少府》),“美人停玉指,离瑟不中闻”(王建《荆南赠别李肇著作转韵诗》),“调瑟劝离酒,苦谙荆楚门”(许浑《送友人归荆楚》),“灞池送目邯郸道,倚瑟空多惜别声”(刘敞《送彭待制知瀛州》);琵琶:“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此地琵琶曾送客,只疑犹有别离声”(沈守正《施生归自九江赋赠》其二)。

有管乐器,如笛:“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郑谷《淮上与友人别》),“云旂临塞色,龙笛出关声”(钱起《送鲍中丞赴太原军营》);羌笛:“菊黄芦白雁初飞,羌笛胡笳泪满衣。送君肠断秋江水,一去东流何日归”(沈宇《武阳送别》),“黯黯离筵夕照收,江城羌笛起边愁”(严羽《送友人》);箫:“莫辞别酒和琼液,乍唱离歌和凤箫”(皇甫冉《玄元观送李源李凤还奉先华阴》),“翠阁朱阑倚处危,夜凉闲捻彩箫吹。曲中双凤已分飞,绿酒细倾消



图3-2 明·唐寅《吹箫图轴》
(南京博物院藏)

别恨，红笺小写问归期”（晏几道《浣溪沙》）；笙：“鞍马军城外，笙歌祖帐前”（白居易《浔阳宴别》），“笙歌旖旎曲终头，转作离声满坐愁”（白居易《夜宴惜别》），“笙歌不驻难辞酒，舟楫将行负担书”（方干《送朱二十赴涟水》），“笙歌怨咽当离席，更漏丁东在画船”（方干《送杭州李员外》）……声乐最能感人的情绪，丝竹管弦奏离声，更添离人几分深愁。在古代的离别乐曲中，常为人们所提起的有《别鹤操》和《折杨柳》。

一、琴曲《别鹤操》

古琴曲《别鹤操》是用来表达夫妻分离之情的琴曲，所谓“痛恩爱之永离，因弹别鹤以抒情”。“别鹤”是指琴曲的本事，“操”是琴曲的题名标志，用琴瑟弹奏者为操。相传此曲是战国商陵穆子所作。穆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想让他另娶，他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深夜惊醒，倚着门户悲啸。穆子听到了，便取琴轻拂，歌曰：“将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揽衣不寐兮食忘餐。”他们情坚志笃，后来仍为夫妻。之所以取名别鹤，因鹤是一种雌雄相随的动物，表示爱情的忠贞。《别鹤操》琴声悲切哀怨，元稹《黄草峡听柔之琴》云：“别鹤凄清觉露寒，离声渐咽命维难。怜君伴我涪州宿，犹有心情彻夜弹。”又《听妻弹别鹤操》云：“别鹤声声怨夜弦，闻君此奏欲潸然。商瞿五十知无子，更付琴书与仲宣。”白居易有《雨中听琴者弹〈别鹤操〉》：“莫教迁客孀妻听，嗟叹悲啼泥杀君。”后人弹奏《别鹤

操》常用以表达夫妻或情人别离眷恋，如陈季卿《别妻》：“离歌凄风管，别鹤怨瑶琴。”陆龟蒙《美人》：“美人抱瑶瑟，哀怨弹别鹤。雌雄南北飞，一旦异栖托。”但也有弹奏《别鹤操》来表达朋友离别的，如郑渊《次韵宋学士见寄》：“取琴弹别鹤，弦寒不成声。谁知扬州地，亦隔牛女星。”这是以夫妻之情喻朋友之情。单就“别鹤”这个意象而言，可用于夫妻离别，也可用于友人之聚散，如何逊《寄江州褚谿议诗》：“如何隔千里，无由举三爵。因君奏采莲，为余吟别鹤。”是吟《别鹤操》之辞以寄对友人的思念。江总《别袁昌州诗》：“别鹤声声远，愁云处处同。”刘禹锡《送寥参谋东游二首》：“九陌逢君又别离，行云别鹤本无期。”赵嘏《别李谱》：“尊前路映暮尘红，池上琴横醉席风。今日别君如别鹤，声容长在楚弦中。”戎昱《送李参军》：“一东一西如别鹤，一南一北似浮云。”窦庠《四皓驿听琴送王师简归湖南使幕》：“城笳三奏晓，别鹤一声遥。明日思君处，春泉翻寂寥。”则是以别鹤喻朋友分别。

二、横吹曲《折杨柳》

《折杨柳》是乐府古题，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汉横吹曲和梁鼓角横吹曲都收有《折杨柳》，但两者在音乐形态上有所区别。《横吹曲辞》的“乐府解题”记，汉横吹曲有二十八解，为李延年根据张骞入西域所得的《摩诃兜勒》一曲所造新声。所谓新声，是由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声俗乐。

魏晋以来，这二十八解只有十曲流传下来，分别是《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横吹曲初时也叫鼓吹，源于北方少数民族，是军中之乐。后来流传到民间，所用的乐器也由鼓角变成笛、箫、管、琴等，尤以笛的使用最为广泛，《折杨柳》的曲调也成为笛曲的代表曲目之一。“胡笳折杨柳，汉使采燕支”（卢照邻《和吴侍御被使燕然》），“且悦清笳杨柳曲，讵忆芳园桃李人”（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二首》其一），“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王翰《凉州词》），“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又吹杨柳激繁音，千里春色伤人心”（刘长卿《听笛歌》），“边楼夜笛吹霜月，玉门杨柳边人折”（王逢年《折杨柳》）等，都写到了听笛曲《折杨柳》。此曲哀思悠远，游子闻之常起思乡之情。另外，因折柳与离别之关系，又极易触动离思，如“曲成攀折处，唯言怨别离”（岑之敬《折杨柳》），“管声依折柳，琴韵动流波”（刘祎之《奉和别越王》），“西北高楼一杯酒，与子长歌折杨柳”（仇远《赠张玉田》），“何处飞来三弄笛，风露凄清。……此夜曲中闻折柳，都是离情”（赵鼎《浪淘沙·玉宇洗秋晴》），“章江二月春风颠，横管孤吹折杨柳”（查慎行《次韵酬别声山侄》）。此《折杨柳》曲到了元代以后开始有人乐而歌的记录，并多用于送别场合，元人陈旅《分题送方叔高江南得车摇摇》云：“燕姬十五居酒楼，弹箏唱歌

折杨柳。”清人毛奇龄《集淮阴旧城醉中送白门任金吾北行》云：“我欲劝君酒，漫歌折杨柳。”陈大章《送胡卜子南归》云：“春光叫彻栗留音，赠别何堪折柳吟。”可见此曲的离别主题在元代以后被进一步深化了。

梁鼓角横吹《折杨柳》则有曲有词，是可以歌唱的，《乐府诗集》中便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歌》，其乐器亦以笛为主，但风格上激烈雄壮，与离别关系不大。

隋唐时出现了《杨柳枝》曲，与《折杨柳》并行流传，两者都涉及“杨柳”，故应对它们予以区别。《折杨柳》重在“折”，与折柳寄远、折柳赠别的习俗有关，因此用以表达相思催归和惜别怀远之情；而《杨柳枝》重在“杨柳”，唐时进入教坊，专以咏柳。白居易根据洛下新声翻新《杨柳枝》，其风格变得较为轻松，哀怨色彩并不浓，因此也可以表现轻快的情绪。其后新声《杨柳枝》大量涌现，白居易《杨柳枝词》之一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杨柳枝》：“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因为众人演绎，也就有了许多别名，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总结为以下几种：《柳枝》《柳枝辞》《杨柳》《杨柳辞》《折杨柳》《新声杨柳枝》《寿杯辞》。此外还有《柳枝歌》《添声杨柳枝词》《新添声杨柳枝（词）》等别名。

《杨柳枝》还可以配合歌曲和舞蹈来表演。白居易的《杨柳枝二十韵》道：“小妓携桃叶，新歌蹋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

拂衫时。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可见杨柳枝舞轻缓柔美。白居易有家妓樊素善唱《杨柳枝》，小蛮善舞《杨柳枝》，故其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还因善唱《杨柳枝》，被人以“杨枝”代称。苏轼《朝云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此“杨枝”即指樊素。

《杨柳枝》虽无别离意，但也成了白居易与樊素最后的别离曲。白居易六十多岁时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他卖掉自己的好马并让樊素自去嫁人。可是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馭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聵。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但为了让樊素趁年轻嫁个好人家，白居易还是挥手作歌让她离去，其《不能忘情吟》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馭，素返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我与尔归醉乡去来。”樊素最后为白居易唱了一曲《杨柳枝》便离去了。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春天，白发苍苍的白居易在酒宴散后，面对暮春三月杨花残飞，又想起了樊素：“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独掩扉。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闲听莺语移时

立，思逐杨花触处飞。金带缢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胜衣。”（《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开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美人随风去，年华顿衰，真乃慨叹千般，悲情万种。

第三节 舞蹈

《诗·大序》云：“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说当唱歌也不能表达情绪时，就用舞蹈来表达。舞蹈始于祭祀，后来广泛用于酒筵。汉代酒筵属舞之风已盛行。到唐代盛世空前，文化生活更是极大地丰富，舞蹈广泛吸收各民族和国家的特色，因而形式极为多样，有兼具礼仪性、艺术性的宫廷部伎乐舞，如七部伎、九部伎、十部伎；有供欣赏和娱乐的表演性舞蹈，如健舞、软舞；有种类繁多的杂舞；还有结构严谨统一的大型乐舞大曲，如《霓裳羽衣曲》。其中软舞在宫廷宴会、贵族士大夫家宴与民间宴会上最为流行。软舞属于小型表演舞蹈，舞姿柔美、节奏舒缓。《教坊记》里记载的软舞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乐府杂录》记有软舞曲《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拓》《团圆旋》《甘州》等。

离别宴会是从宫廷到民间最为寻常的宴会之一，离别宴会上以舞蹈助兴酬宾传送祝福，也成为人们最喜闻乐见之事，所谓“吴姬缓舞留君醉”（王昌龄《重别李评事》）是也。到了宋代，

统治者重文抑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鼓励文武及时行乐，于是士大夫阶层生活优游，声色大开，于离筵上，自然也少不了歌儿舞女来助兴，“曲罢仍能雅歌舞，送君此舞传中州”（王庭圭《雅歌楼诗送永丰宰邓晋卿》），“舞腰回雪奏伊凉，钱设铃斋举别觞”（王之道《和孔纯老送司法吴德声》），“夜分溪馆渔灯，巷声乍寂西风定。河桥径远，玉箫吹断，霜丝舞影”（吴文英《水龙吟·用见山韵钱别》），“齐童如花解郢曲，起舞激楚歌采莲”（独孤及《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卢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皆描写了离别宴席上起舞翩跹的情形。而孔平仲《以事往齐州初发密》言：“多谢使君相送厚，已将歌舞出城西。”这台歌舞一直把诗人欢送至出城西才罢休。武元衡《重送卢三十一起居》：“旧府东山余妓在，重将歌舞送君归。”是在已经为远行人举办了一场歌舞送别后，再次开张舞席重新送别一次，不厌其烦。为友人安排离别宴会并安排歌舞是需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但这恰好也表明了人们对友谊的珍视，难怪李白在将登舟离开，看见汪伦带人踏歌欢送时会如此动情，言“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

提及踏歌，需明白它并不是一种舞蹈的名称，而是一种以足踏地、合着音乐节奏而舞的基本舞蹈形式。此形式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葛洪《西京杂记》记载，十月十五日入灵女庙祭拜娱神时，要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相互连臂而舞，以踏地为节拍，并歌《赤凤凰来》。踏歌在唐宋最盛。唐代宫廷对此十分喜

好，在重大节日或大型宴会上，多人踏歌以增加欢乐气氛。踏歌这种形式在民间更是广泛存在，人们在中秋等节日都要踏歌庆祝，刘禹锡《踏歌词》云：“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崔液《踏歌词》云：“彩女迎金屋，仙姬出画堂。鸳鸯裁锦袖，翡翠帖花黄。歌响舞分行，艳色动流光。”又云：“金壶催夜尽，罗袖拂寒轻。乐笑畅欢情，未半着天明。”说明踏歌时歌者盛装，袅娜起舞。踏歌除了在节日欢庆的场合使用，也可以在民间劳作、祭祀、酒宴、送行等场合使用，因此李白在乘船将要离开时，汪伦以踏歌送行来表达对李白的祝福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四章 送君南浦泪如丝——离别之地点

俗话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在何处分别，古人是有讲究的。如果是陆路送别，则在亭台楼阁这些既可以遮风避雨方便饮饯，又适合远眺目送行人的地方。如果是水路送别，则是在开阔的水边。在古代诗歌中，许多送别场所一开始只是一个地理名称，经过后世文人的反复书写，逐渐成为虚指的送别地点意象。

第一节 亭台楼阁

一、亭

中国古亭建筑的起源可上溯至商周时期，而“亭”一词的出现大概在秦汉时期。亭在早期并不用于观赏休憩，而是用作边防要地的堡垒和岗哨，方便瞭望，称为“亭戍”。秦汉时期，有建在城市中的旗亭、街亭，有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行政治所的亭。汉书记载，大概十里一亭，亭有亭长，配两个士卒，十亭为一乡。汉高祖刘邦就曾做过泗水亭长。此外还有建在交通要道上兼

有邮递、驿站和旅舍作用的邮亭、驿亭，又叫“亭传”。不过，私营逆旅出现后，亭传逐渐废弃了。但民间仍有在村口路旁或交通要道筑亭的习俗，以作迎宾送客和旅途休息之用。正由于它处于交通要道，因此演变成了离别的场所。到了魏晋时期，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名士尚慕自然山水，园林的发展也得到促进，亭的性质逐渐从重实用变成重游览和观赏。隋唐文士继魏晋名流崇尚自然之风，广建亭台，亭的文化审美意蕴更为突出了。在中国古典诗词里，一亭幽立，就常常被用来表达离情别绪。《永嘉记》曰：“乐城县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云：“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陟阳侯即亭名。王勃《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其一云：“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其二云：“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寂寂掩离亭，江山此夜寒。”诗人送走友人后，独立孤亭，冷月如水，江山寒寂，深绵的离愁不禁盈满胸臆。李白《菩萨蛮》道：“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古制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长亭更短亭，道不完绵绵不尽的离情，一场送别，有时了无尽处，絮絮叨叨讲不完的话，耽误了启程，来日重送的情况很寻常；或者送一程又一程，将行人送到目的地，于是又反送也未为不可。

离亭，自古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柳永《雨霖铃》一开头便

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清秋、寒蝉、晚亭，恋人相对泪眼朦胧，兰舟又催人离别，离人心绪都被长亭窥见。苏轼《江城子·东武雪中送客》云：“相逢不觉又初寒。对尊前，惜流年。风紧离亭，冰结泪珠圆。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去，少清欢。转头山下转头看。路漫漫，玉花翻。银海光宽，何处是超然？知道故人相念否：携翠袖，倚朱阑。”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西厢记·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这秋景萧瑟，黄花满地，十里长亭，都是浓得化不开、深得无人解的离愁。由弘一大师作词作曲的《送别》更是家喻户晓，歌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些传诵的歌辞，都为“亭”抹上了离别的色彩。而漫漫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亭因离别而为后人津津乐道呢？

（一）新亭

新亭在今南京市西南，依山临江，六朝时为建康宫城的南北门户，是战略上的攻防要地。六朝时，新亭不仅指亭子，还指亭子所在之新亭山。《世说新语》中有个新亭对泣的典故：“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

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说的是西晋末年，中原战乱，王室渡江流亡东南。过江人士每到暇日常至新亭饮宴。元帝时，丞相王导与客宴新亭，周顛叹道：“风景跟往昔一样，江山却换了主人。”大家听了都相视流泪。王导怒气豪迈地说：“应当共同合力效忠朝廷，最终光复故国，怎么可以像亡国奴一样地相对哭泣呢！”这个故事展现了渡江士人内心的凄怆情怀，同时也可见，新亭常为宴饮的地方。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

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徐陵《新亭送别应令诗》：“风吹临伊水，时驾出河梁。野燎村田黑，



图4-1 清·罗牧《江亭远帆图轴》（日本桥本末吉藏）

江秋岸荻黄。隔城闻上鼓，回舟隐去橈。神襟爱远别，流睇极清漳。”皆写新亭送别。不过此后送别诗中出现新亭主要是在南宋时期，此时国家贫弱，与东晋一样偏安一隅不图光复，所以送别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新亭也多取“新亭对泣”的意蕴，表达忧国的悲伤情绪，而不是取在此亭宴集送别之意，如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借新亭表达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志在收复中原却不可得的愤懑、无奈。

（二）劳劳亭

劳劳亭始建于三国东吴，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古新亭南，又称“临沧观”“望远楼”“劳劳楼”。亭在劳劳山上，自古是与往来行人分别相关的场所。《景定建康志》载：“劳劳亭，在城南十五里，古送别之所。”《舆地志》：“新亭垅上，有望远楼，古劳劳亭基。宋元嘉中，改名临沧观。”李白写过两首有关劳劳亭的诗，一首为古体《劳劳亭歌》：“金陵劳劳送客堂，蔓草离离生道傍。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我乘索舸同康乐，朗咏清川飞夜霜。昔闻牛渚吟五章，今来何谢袁家郎。苦竹寒声动秋月，独宿空帘归梦长。”另一首为《劳劳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

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因为李白这两首诗而声名远播。宋代马之纯也写过一首《劳劳亭》：“谁把劳劳目此亭，从来于此送人行。三杯别酒倾桑落，一曲离歌唱渭城。此到伊边还几日，不知何日是归程。分携更复凭高望，满目青山万叠横。”这些诗为劳劳亭做了最好的注解。

在劳劳亭送别时唱的离别歌叫“劳歌”，后来“劳歌”就成了离别曲的代称。如“劳歌徒欲奏，赠别竟无言”（骆宾王《送吴七游蜀》），“西笑意如何，知随贡举科。吟诗向月露，驱马出烟萝。晚色平芜远，秋声候雁多。自怜归未得，相送一劳歌”（权德舆《送郑秀才贡举》），“名公作逐臣，驱马拂行尘。旧国问郎子，劳歌过郢人。一川花送客，二月柳宜春。奉料竹林兴，宽怀此别晨”（綦毋潜《送郑务拜伯父》），“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许浑《谢亭送别》）。

（三）征虏亭

征虏亭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因东晋征虏将军谢安建立而得名，是东晋时人们饯行的首选场所。《世说新语》谓：“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晋书·谢万传》记载，谢万（字万石，工言论，善属文）有一次与名士蔡系一起在征虏亭送客，因为一点事与蔡系争执起来。蔡系把谢万推倒在座，冠帽都脱落了。谢万徐徐拂衣坐回席位，神情自若，坐定之后对蔡系说：“你差点把我的脸弄伤了。”蔡系说：“本来就没考虑过你的

脸。”谢万也并不介意。送客场合上起争执，倒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率性自然。南北朝时期还有不少在征虏亭宴饮送别的诗歌，如张正见《征虏亭送新安王应令诗》：“风吹临南浦，神驾钱东平。亭回漳水乘，旆转洛滨笙。地冻斑轮响，风严羽盖轻。烧田云色暗，古树雪花明。歧路一回首，流襟动睿情。”范广渊《征虏亭钱王少傅》：“挂冠东门阁，归褐西唐足。结辙尘高衢，祖供悬长麓。韩卿辞辇路，疏傅知殆辱。素德烛光尘，玄轨芳前觉。”孔法生《征虏亭祖王少傅》：“昔人鉴殆辱，解绂扬归舸。真感属神虑，高兴袭天情。”

（四）灞亭

唐长安东三十里，有一条河叫灞水。周时此水名滋水，秦穆公称霸西戎时，易名为灞水，寓霸权之意。灞水两边广植柳树，上有桥叫灞桥，是长安通往东都洛阳的交通要道。灞桥设有长亭，称作灞亭，因位于汉文帝陵寝灞陵旁，又称作灞陵亭。《史记·李广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因罪被贬为庶人期间，到长安城东狩猎，因为晚归不得进城，便宿于灞亭下。可见在汉代，灞亭可用于休憩。也是从汉代开始，灞桥送客、折柳赠别成为一种习俗。到唐朝，由于地近京城，地理位置特殊，灞桥边还建了驿亭和驿站，行人东出长安城，常分手于此亭，而与此相关的灞水、灞亭、灞陵、灞桥、灞柳也成为一组特有的离别意象。李白有一首著名的《灞陵行送别》道：“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

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鹂愁绝不忍听。”李白又有《忆秦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司空图《杨柳枝》词之三：“灞亭东去彻隋堤，赠别何须醉似泥。”岑参《送祁乐归河东》云：“置酒灞亭别，高歌披心胸。”张籍《送施肩吾东归》：“惆怅灞亭相送去，云中琪树不同攀。”刘长卿《送友人东归》云：“对酒灞亭暮，相看愁自深。河边草已绿，此别难为心。”卢藏用《饯许州宋司马赴任》云：“山川襄野隔，朋酒灞亭睽。零雨征轩骛，秋风别骥嘶。骊歌一曲罢，愁望正凄凄。”灞亭之饯别大概是昔日长安最日常又最惆怅的风景。

二、楼

楼栏之所，自古是可以使人产生惆怅和烦恼的地方。因为楼的高度，使得登楼者在极目远望之际，俯仰上下之间，思接千载，从而引发千思万绪，或发古今之幽叹，或念远人之悲。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写过《登楼赋》，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感，倾吐了思乡怀国、怀才不遇和渴望施展抱负的心情，风格沉郁悲凉。此后，楼更是成为诗人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



图4-2 五代·李升《岳阳楼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宋时期楼台建筑繁盛，名楼高阁、歌台酒肆林立。有些楼可举行宴饮，有些楼靠江方便行人登船，有些楼可居高目送，寄托离思。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云：“登高回首坡垄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诗人眼巴巴地想多看一眼远去的亲人，因为坡垄的相阻，即便登高亦是徒劳。邵谒《望行人》云：“登楼恐不高，及高君

已远。”诗人多想再送行人一程，急忙去登楼，还不及高处，行人已远，让人顿生失落之感。

送别的楼中，以黄鹤楼最为有名，相传曾有仙人骑鹤而过，又传说曾有仙人画鹤在壁上，鹤离壁飞舞而去。而真正让黄鹤楼名扬天下的是崔颢《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自此黄鹤楼成为抒发人生感慨、思古怀今的场所，也成为



图4-3 明·安正文《黄鹤楼图》
(上海博物馆藏)

送别的佳处，古往今来许多文人登楼题咏，送别怀远。相传李白登黄鹤楼，有人请李白题诗，他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严羽《沧浪诗话》评：“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但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留下了千古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

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因送别而蜚声古今的楼还有芙蓉楼。芙蓉楼原址在江苏镇江西北，王昌龄被贬江宁县丞时在此送别友人，写下了《芙蓉楼送辛渐》，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叫“旗亭画壁”的故事与此诗相关，载于唐代薛用弱《集异记·王之涣》条。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与王之涣齐名。有一天天上下着雪，三人一起到旗亭饮酒。忽有十几个梨园伶官登楼会宴，于是三位诗人坐在一边拥着炉火观察他们。不一会儿，有四个妙龄女子陆续到来，她们奢华冶艳、美丽动人，开始弹唱当时流行的歌曲。王昌龄等就相约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有诗名，但不分高下，今天可以偷偷观察这些歌姬所唱新曲，谁的诗入歌多，谁就是第一。”不一会儿一个姑娘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听了很高兴，用手在墙壁上写：“一首绝句。”……可见王昌龄这首诗在当时很是出名，而芙蓉楼自然也因这首诗的传唱而被广为熟知。



图 4-4 《芙蓉楼送辛渐》（戴敦邦画）

成都市东有望江楼，本是蜀人登舟顺江而下的地方，在江楼下流还有迎送官船的亭舍。到了明代就成了宴饯之所，杨慎有《锦津舟中对酒别刘善充》《江楼曲送祝鸣和》等诗。除了这些具名的楼，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名字的楼也用以指代送别之所，如

“江楼”“高楼”“玉楼”“重楼”“小楼”“西楼”等。王昌龄《送魏二》：“醉别江楼桔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此诗写江楼醉别，杯钱相递诉离愁，一醉方休，想到友人将要一人伴着潇湘孤月前行，不由得愁绪满怀。在楼中离别之后，楼台便成为牵愁引恨的地方，最易触动离别相思，所以倚楼凭栏也成为离思的一种姿态，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晏几道《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李清照《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辛弃疾《鹧鸪天》：“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各种各样的楼，承载着古人深重的相思别苦与孤独忧伤。

在诗歌中，也有具名但只是传说的楼，如秦楼。秦楼出自萧史弄玉的故事，刘向《列仙传·萧史》记，萧史善吹箫，他的箫声能引来孔雀、白鹤。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弄玉嫁给他，他们常一起吹箫，箫声如同凤凰鸣叫，穆公便为他们建凤台。有一天，凤凰真的被箫声引来，萧史、弄玉便乘凤凰飞升成仙了。秦楼、凤楼便成了与爱情相关的名词。在离别相思中，秦楼又经常与女性的离思相关。如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鱼玄机《送别》：“秦楼几夜愆心期，不料仙郎有别离。睡觉莫言云去处，残灯一盏野蛾飞。”

第二节 水岸津梁

古人若走水路远行，则在水边离别。水边离别之愁恨似乎要比陆路的送别来得多一些，因为陆上送别，总可以长亭短亭，一程又一程地送，倾诉未完的知心话。水上送别则是行到水前再无路可送，只能站在岸边与友人等待客船，然后看一江流水催孤篷，心生无限凄然。所有的渡口，所有的江岸都是离别脚步的断点。“云去云来山色，潮生潮落江沙。斜日系船渡口，短篱沽酒人家。”（刘嵩《题秋江待渡》）江岸待渡也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化景观。在中国古代的绘画中，有许多以“待渡”为题材的绘画，如李思训《秋江待渡图》、王维《雪景待渡图》、董源《密雪待渡图》、关仝《山溪待渡图》、许道宁《秋江晚渡图》、李成的《密雪待渡图》、钱选《烟江待渡图》，以及赵孟頫、盛懋、仇英等的《秋江待渡图》等，这些绘画冷清凄凉，行人久立又增添了别后的孤寂，而茫茫的前途就如同望不到边际的江天一样杳远，将要一个人去面对。这种哀愁，使“渡江”这个文化符号别有一番萧瑟意蕴。



图4-5 明·仇英《秋江待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6 元·盛懋《秋江待渡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河浦洲渚

(一) 渭阳

渭阳即渭水北边，山南水北为阳。渭阳成为送别的地点意象是因为《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从送别情境来看，此诗表达对舅氏的思念，但传统解释继承毛《序》认为这首诗旨在思念自己已故的母亲。这种见舅氏而思故母的说法影响深远，乃至《渭阳》一诗的送别本旨既可以是思母也可以是思舅。但“渭阳”一词却成了复义性的意象，既可以指代舅氏，也可以指念母，还可以指代送别之地。如枣腆《答石崇诗》云：“我舅敷命，于彼徐方。载咏陟岵，言念渭阳。”杜甫《奉送卿二翁统度镇军还江陵》云：“寒空巫峡曙，落日渭阳情。”卢纶《秋中野望寄舍弟绶兼令呈上西川尚书舅》：“红旗渭阳骑，几日劳登涉。”元稹《赠咸阳少府萧郎》云：“别时何处最肠断，日暮渭阳驱马行。”僧栖白《送造微上人游五台及礼本师》云：“寒空金锡响，欲过渭阳津。”

(二) 南浦

南浦，指南侧的水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浦”云：“浦，从水。甫声。滂古切。五部。浦。水濒也，濒下曰水涯，人所宾附也。”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这里的“南浦”是河伯送别恋人的地方，经过民族文化

的浸染与传承，成为水边送别之地的代称。江淹《别赋》取法屈原，写道：“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使得“南浦”与离别形成了固定的联系。在之后的送别诗中，“南浦”的意象逐渐多起来，如“怅望南浦时，徙倚北梁步”（谢朓《临溪送别》），“风吹临南浦，神驾钱东平。亭回漳水乘，旆转洛滨笙。……歧路一回首，流襟动眷情”（张正见《征虏亭送新安王应令诗》）。到唐代，“南浦”的意象更为深入人心，凡涉水边送行，多以“南浦”点之。武元衡《鄂渚送友》：“江上梅花无数落，送君南浦不胜情。”又《送柳郎中裴起居》：“南浦别离处，东风兰杜多。长亭春婉婉，层汉路蹉跎。”王维《齐州送祖二》：“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白居易《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裊裊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又《南浦岁暮对酒送王十五归京》：“腊后冰生覆湓水，夜来云暗失庐山。风飘细雪落如米，索索萧萧芦苇间。此地二年留我住，今朝一酌送君还。相看渐老无过醉，聚散穷通总是闲。”许浑《送同年崔先辈》：“西风帆势轻，南浦遍离情。”独孤及《送陈王府张长史还京》：“极目故关道，伤心南浦花。”词中之“南浦”意象更是极尽缠绵悱恻之意，冯延巳《三台令·南浦》云：“南浦，南浦，翠鬓离人何处？当时携手高楼，依旧楼前水流。流水，流水，中有伤心双泪。”柳永《倾杯》云：“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

雨。 惨黛蛾、盈盈无绪。共黯然消魂，重携纤手，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耳畔低语。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从今尽把凭麟羽。”石孝友《更漏子》：“北沙门，南浦岸，望得眼穿肠断。”宋人还为南浦创作了双调，如程垓《南浦》：“金鸭懒熏香，向晚来，春醒一枕无绪。浓绿涨瑶窗，东风处、吹尽乱红飞絮。无言伫立，断肠惟有流莺语。碧云欲暮，空惆怅韶华，一时虚度。 追思旧日心情，记题叶西楼，吹花南浦。老去觉欢疏。伤春恨、都付断云残雨。黄昏院落，问谁犹在凭阑处？可堪杜宇，空只解声声，催他春去。”王沂孙《南浦·春水》：“柳下碧粼粼，认麴尘乍生，色嫩如染。清溜满银塘，东风细、参差縠纹初遍。别君南浦，翠眉曾照波痕浅。再来涨绿迷旧处，添却残红几片。 葡萄过雨新痕，正拍拍轻鸥，翩翩小燕。帘影蘸楼阴，芳流去，应有泪珠千点。沧浪一舸，断魂重唱蘋花怨。采香幽径鸳鸯睡，谁道湔裙人远。”这两首词都不离南浦别离的情绪。

因为“南浦”成为水边别离之地的代称，从它还衍生出“江浦”“别浦”“柳浦”“幽浦”等与水有关的地点，如“清秋凋碧柳，别浦落红蕖。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人从别浦经年去，天向平芜尽处低”（刘禹锡《楼上》），“柳浦归人思，兰陵春草生”（皎然《送淳于秀才兰陵觐省》），“短棹离幽浦，孤帆触远烟”（李中《送戴秀才》），“骢马将离江浦月，绣衣却照禁中花”（方干《送郑端公》）。

当然，“南浦”并不总是泛指和虚指的意象，江西滕王阁之南建有南浦亭，历来为江边迎送客人休憩的地方，王勃《滕王阁序》“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之“南浦”，则是指实际的“南浦亭”。



图4-7 江西南浦亭

（三）新林

南北朝的送别诗中常见的新林，其实也是一个浦名，发源自牛头山的小河，在流入长江时进入了新林之地。新林在今南京西南，属于南朝贵族的离别之地。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何逊《车中见新林分别甚盛》云：“金谷宾游盛，青门冠盖多。隔林望行轸，下阪听鸣珂。于时春未歇，麦气始清和。还入平原径，穷巷可张罗。”

（四）洲渚

洲渚是江河河道中的陆地，面积较小者多因水流缓慢，泥沙沉积露出水面而成，又称沙洲。面积较大的沙洲多因地质较硬，地面将江水劈开，而后泥沙积淀附着而成，其上草木丰茂，景色宜人。送别之人，漫步其中，惜别送远，沙洲之上烟水茫茫、水

流悠悠，让人联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华年与随水漂泊的友人，“轻鸿戏江潭，孤雁集洲沚……落日川渚寒，愁云绕天起”（鲍照《赠傅都曹别》），“相送河洲晚，苍茫别思盈”（陈子昂《送客》），最易感人情怀。大历十才子之一的皇甫冉在他的《杂言月洲歌送赵冽还襄阳》中是这样描述一个美丽又充满哀愁的河洲的：“汉之广矣中有洲，洲如月兮水环流。流聒聒兮湍与濑，草青青兮春更秋。苦竹林，香枫树，樵子畝师几家住。万山飞雨一川来，巴客归船傍洲去。归人不可迟，芳杜满洲时。无限风烟皆自悲，莫辞贫贱阻心期。家住洲头定近远，朝泛轻桡暮当返。不能随尔卧芳洲，自念天机一何浅。”洲如月，月映洲，飞雨风烟，未归的游人，荒野的樵子，构成一幅清新又凄美的画面。

有的沙洲处在两条河流交汇之处，交通地位尤为重要。位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瓜洲，便是京杭大运河入长江的重要通道之一，为南北扼要之地，每年漕船数百万，贸易迁徙之人必停泊于斯。“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白居易《长相思》），“渡头风晚叶飞频，君去还吴我入秦。双泪别家犹未断，不堪仍送故乡人”（顾非熊《瓜洲送朱万言》），瓜洲古渡，自然也是送客登舟话离别的佳处。除瓜洲，常见的送别洲渚还有鹦鹉洲、白鹭洲等，如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洲势逶迤绕碧流，鸳鸯鸂鶒满滩头。”徐铉《又题白鹭洲江鸥送陈君》：“白鹭洲边江路斜，轻鸥接翼满平沙。吾徒来送远行客，停舟为尔长叹息。”诗歌意象中还有一

个常出现的泛指送别意象“白蘋洲”，如皎然《白蘋洲送洛阳李丞使还》：“蘋洲北望楚山重，千里回轺止一封。临水情来还共载，看花醉去更相从。”李益《柳杨送客》：“青枫江畔白蘋洲，楚客伤离不待秋。君见隋朝更何事，柳杨南渡水悠悠。”顾况《白蘋洲送客》：“莫信梅花发，由来漫报春。不才充野客，扶病送朝臣。阙下摇青佩，洲边采白蘋。临流不痛饮，鸥鸟也欺人。”白蘋，是一种夏秋开小白花的水草。天水悠悠，白花点点，正似闲愁不绝。在这样一个白花点点的小洲上送别，秋风萧瑟，既凄美，也更惹离伤。

二、桥梁

桥梁与送别密切相关，多是因它横于水上的关系，送人舟行则不免要与桥相遇，桥的意象便凝结了与送别相关的文化内涵。桥梁也叫河梁，诗歌中常用以指代分别的地方，如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其三云：“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能辞。”范云《送别》：“东风柳线长，送郎上河梁。未尽樽前酒，妾泪已千行。”马戴《河梁别》：“河梁送别者，行哭半非亲。”方千里《风流子·河梁携手别》：“河梁携手别，临歧语，共约踏青归。”

北梁，即北边的桥梁，与南浦一样，它是一个虚指的地点，“济江海兮蝉蜕，绝北梁兮永辞”（王褒《九怀·陶壅》），“北梁送孙楚，西堤别葛龚”（庾信《任洛州酬薛文学见赠别》）。北梁

与南浦因在音韵与意涵上的相对，在诗文中常用以对举，谢朓《鼓吹曲·送远曲》云：“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又《临溪送别》：“怅望南浦时，徙倚北梁步。叶上凉风初，日隐轻霞暮。荒城迥易阴，秋溪广难渡。沫泣岂徒然，君子行多露。”张九龄《钱宋司马序》：“既而出宿南浦，及鸿雁以同归；追钱北梁，对邱山而不乐。”

最为出名的离别之桥当属灞桥。《三辅黄图》记，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开元天宝遗事》又记，在长安东灞陵有桥，迎来送往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为销魂桥。杜顾《灞桥赋》描绘灞桥送别的画面云：“紫沙兮皓晃，绿树兮氛氲；莫不际此地而举征袂，遥相望兮怆离群。”刘禹锡在《送李策秀才还湖南，因寄幕中亲故兼简衡州吕八郎中》中则云：“隼旃辞灞水，居者皆涕零。”灞桥处于长安东去的交通要冲，在唐代诗歌中，涉及灞桥伤别者俯拾皆是，灞桥、灞柳、灞亭、灞水等几乎成为离别画面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曹唐《送康祭酒赴轮台》云：“灞水桥边酒一杯，送君千里赴轮台。”罗隐《送溪州使君》云：“灞桥酒盏黔巫月，从此江心两所思。”又《柳》云：“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倚不胜春。”灞桥见证了太多的迎来送往、离合悲欢，桥的两端隔着离人的牵念，最是令人断肠。



图4-8 明·吴伟《灞桥风雪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4-9 明·唐寅《金阊别意》(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津渡

津与渡都是指渡水的地方，津口渡头送客登舟，也是送别时的典型画面。“残雨北山里，夕阳东渡头。”（于良史《田家秋日送友》）“关河日暮望空极，杨柳渡头人独归。”（赵嘏《送卢纶归扬州》）“两乡天外隔，一径渡头分。”（崔涂《湖外送友人游边》）“沧浪渡头柳花发，断续因风飞不绝。”（戴叔伦《柳花歌送客往桂阳》）“津渡逢清夜，途程尽翠微。”（贾岛《送李馀及第归蜀》）“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渡头杨柳正依依，拂水摇风千万丝。”（孔平仲

《送客到江亭》)“别思满南渡，乡心生北楼。”(雍陶《送徐使君赴岳州》)渡口、柳色、离人，以及远去无迹的江天，让送别平添忧伤，而“送君津头泪如绠，老身恨不生羽翮”(陆游《送周郎》)的遗恨也随古渡的夕阳日日交替。

第三节 城门关隘

古代城池的外郭城门是人们送别出城的起点，所谓“孤城郭外送王孙”(李嘉祐《送朱中舍游江东》)，“羸马出郭门，钱饮晓连夕”(姚合《送王求》)。

京师是最繁华之地，都门送别也最盛。《洛阳伽蓝记》载：“(洛阳)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中朝杜预之荆州出顿之所也。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江淹《别赋》云：“帐饮东都，送客金谷。”此东都指东都门，是长安城东出北头的第一门宣平门。这里借用的是二疏之事。史称汉代疏广和其侄疏受同在朝廷为官，告老归乡时，公卿大夫、故人、乡人在东都门外设帐饯行，送行的车有数百辆，送行的人皆叹息下泣，可谓风光无限，一时传为美谈。都门行别与都门帐饮则成为后世送别的经典场景，如沈彬《都门送别》“岸柳萧疏野获秋，都门行客莫回头”，柳永《雨霖铃》“都门帐饮无绪”，晁补之《浣溪沙·广陵被召留别》“帐饮都门春浪惊”，王维《送高适弟

耽归临淮作》“都门谢亲故，行路日逶迟”，韦应物《送宣城路录事》“都门且尽醉，此别数年期”……出一般的城门意为远别家乡或故友，出都门许多时候会有另外的含义，对于政治得意的人而言，出都门意味着衣锦还乡的荣耀，对于政治失意或胸怀入世之抱负却还未实现的人而言，离开京都意味着离开政治中心，心情会更为复杂。

长安的都门之中，最有名的要数青门。青门即汉代长安城的东南门，因门是青色的，所以称作“青门”或“青城门”。《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记：“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门外旧出佳瓜，广陵人召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何逊《车中见新林分别甚盛》诗谓：“金谷宾游盛，青门冠盖多。”在唐代，出青门斜向东北，可至浐水西岸，此处有长乐坡、下长乐坡，到了浐水西岸，就是出城的第一驿长乐驿。所以说，青门是出城的第一站。从青门外到灞桥这一段路是青门路，这是一条送别之路。到唐代，送别诗中大量的“青门”描写，有时指青门，有时也指青门路。如岑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青门金锁平旦开，城头日出使车回。青门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几人别。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官树灞陵东。”白居易《青门柳》：“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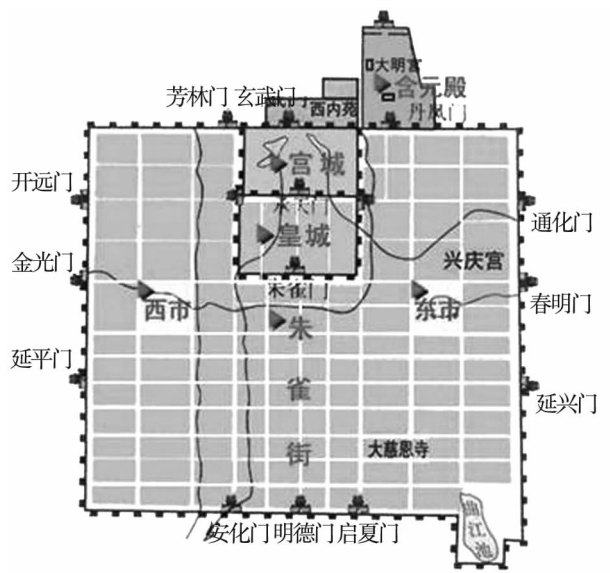


图 4-10 唐长安城城门图

离长安不远的地方有陇山，在陕甘边境，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界山”，登上顶峰，东可望秦川。因为此山外接大漠边陲，过山则意味着离开中土，故行人至此会产生去国怀乡之情。在古人心中，陇山就是边塞了。因此与陇山相关的陇头、陇水常常被当作寄托离思的地方。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秦州》记载：“小陇山，一名陇坻，又名分水岭……每山东人西役，到此瞻望，莫不悲思。陇山有水，东西分流，因号驿为分水驿。行人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见秦川，肝肠断绝。’”又《陕

西通志·山川》载：“陇山即陇坻，一名陇坂，一名小陇山……陇山东西一百八十里，登山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怅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故为之歌。”历来的“陇头”题材多与边塞主题有关，用以描写将士征戍之苦和征人思乡之情。入唐后，陇头意象拓展到“陇头水”“陇头月”“陇头树”“陇头云”“陇头风”“陇头雪”“陇头沙”，这些意象寓含了悲凉、孤独、伤感、辛酸的情感，多出现在抒写离愁别恨的诗歌作品中，如卢照邻《陇头水》：“陇阪高无极，征人一望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马系千年树，旌悬九月霜。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储光羲《陇头水送别》：“相送陇山头，东西陇水流。从来心胆盛，今日为君愁。暗雪迷征路，寒云隐戍楼。唯馀旌旆影，相逐去悠悠。”杨师道《横吹曲辞·陇头水》：“陇头秋月明，陇水带关城。笳添离别曲，风送断肠声。”“陇头水”除了是一个诗歌意象，还是一个乐曲名称，如前所记行人之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肚肠断绝。”其基调悲凉伤感。宋曹勋《陇头水》序“伤离别、倦征戍也”，正是“陇头水”意象的内涵。

关隘，是古代设置于交通要塞的防务设施，主要用于军事防御、控制交通、征收关税、检查往来行旅。它的建筑系统包括主体建筑关门、关墙以及配套设施坞、烽火台、方堡等。早在西周初期，国家就开始设关，秦汉时建立了完善而严密的管理制度，凡有人员出入关隘均须出示身份证明，即由主管部门审核签发的

通关文书，包括传、符、繻、檠、过所等。送人出关时，因送行人不具有出关文书，便止于关内。唐代关隘甚多，东北有山海关，北有雁门关、居庸关，西北有阳关、玉门关、嘉峪关，这些著名的关隘都是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中原地区安定的，从中原地区往边疆去，过了这些关就叫“出关”，意味着离开故国身处异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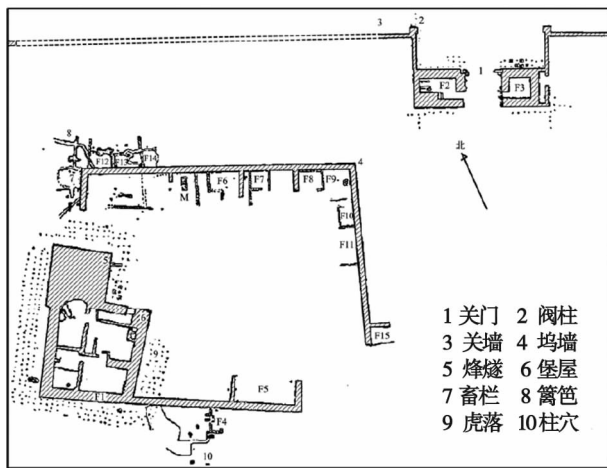


图 4-11 《汉简研究文集》收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平面图

玉门关和阳关是唐诗里出现得最多的关隘。玉门关也称玉关，在今敦煌市西北，为长城西端的重要关隘。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

和丝路交通要道，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故此关名为玉关。因为王之涣一曲《凉州词》，玉门关声名远播：“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悲壮苍凉与愁绪怨怀便凝聚成了行人度过玉门关的情绪基调。王昌龄《从军行》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戴叔伦《塞上曲》：“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写出了将士征战边塞的豪情。但更多的人去玉门关，渴望的是能“生入玉门关”，李白《子夜吴歌》道：“秋风吹不尽，总是玉门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表达的便是这样的愿望，戎昱《苦哉行五首》其五也是借思妇的口吻，表达了对出关征战丈夫的思念以及与生人作死别的无可奈何，诗云：“可汗奉亲诏，今月归燕山。忽如乱刀剑，搅妾心肠间。出户望北荒，迢迢玉门关。生人为死别，有去无时还。汉月割妾心，胡风凋妾颜。去去断绝魂，叫天天不闻。”对征人而言，玉门关隔着生死，也隔着难以触及的相思。



图 4 - 12 玉门关遗址

阳关为西汉时设置，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因在玉门关之南而得名。它和玉门关是姊妹关，是丝绸之路上敦煌段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连欧亚。宋代以后，中西陆路交通逐渐减少，关址渐废。阳关既是关名，也是地名，包括渭城即秦国故都咸阳一带，唐人送别，多在渭城举行送别仪式，离开两关以后就进入茫茫戈壁大漠，正所谓“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到宋代，画家们依据王维诗意将阳关图入画，宋代先后有六种《阳关图》，其中以被称为“宋画第一”的李公麟的《阳关图》影响最大。此图为他送别安汾叟时所画，上有题诗《小诗并画卷奉送汾叟同年机宜奉议赴熙河幕府》：“画出离筵已怆神，那堪真别渭城春。渭城柳色休相恼，西出阳关有故

人。”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引得后世一批诗人和题《阳关图》，如苏颂、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舜民、谢邁、王灼、楼钥、严粲、陆游皆有题《阳关图》诗作，或如实反映李公麟画作，或祖述王维诗意，或反写王维诗意，或翻案生新，或对诗画中的情节空白进行补充说明，或对阳关送别作另类诠释，如将重点放在渔隐而非送别，爱国如陆游者，则由离别生出爱国情怀……和题《阳关图》之诗，蔚为壮观，且录部分诗歌如下：

苏颂《和题李公麟阳关图二首》

其一

渭城凄咽不堪听，曾送征人万里行。
今日玉关长不闭，谁将旧曲变新声。

其二

三尺冰纨一绝诗，翩翩车马送行时。
尊前怀古闲开卷，看尽关山远别离。

苏轼《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二首》

其一

不见何戡唱《渭城》，旧人空数米嘉荣。
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

其二

两本新图宝墨香，樽前独唱《小秦王》。

为君翻作《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

苏辙《李公麟阳关图二绝》

其一

百年摩诘阳关语，三叠嘉荣意外声。
谁遣伯时开缟素，萧条边思坐中生。

其二

西山阳关万里行，弯弓走马自忘生。
不堪未别一杯酒，长听佳人泣渭城。

黄庭坚《题阳关图二首》

其一

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
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

其二

人事好乖当语离，龙眠貌出断肠诗。
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

张舜民《京兆安汾叟赴辟临洮幕府南舒李君自画阳关图并诗

以送行浮休居士为继其后》

古人送行赠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画。
写出阳关万里情，奉送安西从辟者。

……

稚子牵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
唯有溪边钓鱼叟，寂寂投竿如不闻。

……

为道世间离别人，若个不因名与利。

……

已卜买田箕岭下，更看筑室颍河隈。
凭君传语王摩诘，画个陶潜归去来。

楼钥《题汪季路太傅所藏龙眠阳关图》

画出阳关古别离，萧疏柳质不胜悲。
行人顾叹离人泣，柳下渔翁总不知。

陆游《题阳关图》

谁画阳关赠别诗？断肠如在渭桥时。
荒城孤驿梦千里，远水斜阳天四垂。
青史功名常蹭蹬，白头襟抱足乖离。
山河未复胡尘暗，一寸孤愁只自知。

阳关离别，让诗人争写，画家争画，体现出了离别文化的巨大艺术魅力。

雁门关。雁门关自春秋起称句注塞，自唐起称雁门关，又称西陉关，在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城西北雁门山腰，是长城要口之一，与附近宁武关、偏头关合称外三关。因“两山对峙，其形如

门，蜚雁出于其间”而得名。雁门关附近峰峦叠嶂，峭壑阴森，异常险要，为历代镇守重地。关于雁门关送别的诗歌有江淹《杂体诗·古离别》：“远与君别者，乃至雁门关。黄云蔽千里，游子何时还。”李白《古风》其六：“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

潼关。潼关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196年），是关中的东大门，雄踞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吴融《出潼关》：“重门随地险，一径入天开。华岳眼前尽，黄河脚底来。”李世民《入潼关》：“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霜峰直临道，冰河曲绕城。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冠盖往来合，风尘朝夕惊。”张祜《入潼关》：“都城三百里，雄险此回环。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秦皇曾虎视，汉祖昔龙颜。何处枭凶辈，干戈自不闲。”皆言潼关之险。潼关的送别诗歌有薛能《关中送别》：“黄河淹华岳，白日照潼关。”王维《别綦毋潜》：“渭水冰下流，潼关雪中启。”

萧关。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东南，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北宋时为了防御西夏，又在汉代萧关故址以北200里重筑萧关，位于今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南。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户在燕然。”为萧关景色之绝唱。在萧关道上，无数将士抛家弃子远戍边关，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王驾《古意》云：“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云：“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魏兼恕《送张兵曹赴营田》云：“河曲今无战，王师每务农。选才当重委，足食乃深功。草色孤城外，云阴绝漠中。萧关休叹别，归望在乘骢。”赵嘏《送韦处士归省朔方》云：“映柳见行色，故山当落晖。青云知己歿，白首一身归。满袖萧关雨，连沙塞雁飞。”

函谷关。函谷关在历史上有两座，一为秦关，一为汉关。秦关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北十五公里处的王垛村，后向东移；汉关位于洛阳市新安县，距三门峡市约七十五公里，地处“两京古道”，紧靠黄河岸边，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秦关是战国时秦孝公从魏国手中夺取崤函之地，在此设置的关隘。此关谷道仅容一车通行，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岑参《函谷关歌送刘评事使关西》道：“君不见函谷关，崩城毁壁至今在。树根草蔓遮古道，空谷千年长不改。寂寞无人空旧山，圣朝无外不须关。白马公孙何处去，青牛老人更不还。苍苔白骨空满地，月与古时长相似。野花不省见行人，山鸟何曾识关吏。故人方乘使者车，吾知郭丹却不如。请君时忆关外客，行到关西多致书。”

第四节 古道歧路

所谓古道，并无特指，“古”是对道路的修饰，强调路上人

烟稀少，苍凉凝重的气氛更易伤行客心怀，正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所云：“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李白《灞陵行送别》云：“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鹂愁绝不忍听。”又《送袁明府任长沙》：“别离杨柳青，樽酒表丹诚。古道携琴去，深山见峡迎。”李端《送张淑归觐叔父》：“马向塞云去，人随古道还。”这些古道与形单影只的行人相互依偎，共同远去。

歧路，通常指分别的路，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有“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贾邕《送萧颖士赴东府，得路字刘太真撰序》有“子欲适东周，门人盈歧路”，杜牧《秋夜与友人宿》有“云外山川归梦远，天涯歧路客愁长”。在歧路中，有一条具名但并非真实存在的杨朱路，这与“杨朱泣歧”的故事有关。杨朱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字子居，道家杨朱学派创始人。他的见解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荀子·王霸》记载，杨朱曾在十字路口哭泣道：“这就是在分岔的路口错误地跨出了一小步，等到觉悟时已经走错了千里啊！”他为此而悲哀地哭泣。后来杨朱路就被用来指世间歧路，在惜别时常用。而与此相关的杨朱泪、杨朱泣也常用来指怨别之泪，如“杨朱焉所哭，歧路重别离”（潘尼《送卢弋阳景宣》），“君登苏武桥，我见杨朱路”（庾信《别张洗马枢》），“雁行度函谷，马

首向金微。湛湛山川暮，萧萧凉气稀。钱途予悯默，赴敌子英威。今日杨朱泪，无将洒铁衣”（沈佺期《送卢管记仙客北伐》），“闻道离鸾思故乡，也知情愿嫁王昌。尘埃一别杨朱路，风月三年宋玉墙”（唐彦谦《离鸾》），“相看又见岁华新，依旧杨朱拭泪巾”（韦庄《新正日商南道中作寄李明府》），“杨朱陌上，萧条而恨泪潸潸；汉武帝边，宛转而残霞漠漠”（梁嵩《代母作倚门望子赋》），“妻子相携失所居，山川迢递更崎岖。征鸿去去秋风急，惊鹊栖栖夜月孤。赖有终袍怜范叔，免教歧路泣杨朱。归来每忆溪船上，买得鲜鱼酒旋沽”（连文凤《送友人归越》）等。以杨朱路代指离别路、歧路，不仅仅是惜别离，通常还伴有深远复杂的意味，如怕友人误入歧途的忧心，或面对复杂人生选择的无奈。

第五节 馆驿店肆

唐代馆驿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唐盛时，十里置一驿，全国有驿一千六百二十九所。唐代馆驿，在通途大路者称为驿，不是在通途大路者称为馆。驿与馆都是可以为行人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服务的机构，凡有资格入馆驿住宿的官员、使客都可以凭政府发给的符牒入住。广泛意义上的“馆”则不一定指驿馆，也可能指非官办的客店、客馆、旅店、旅馆。此处所说的馆指官办的驿馆。官办的客馆一般置于驿侧，如商山馆置于商於驿，层峰馆置于层峰驿。如果两驿之间距离太远，中间会添置一馆。凡是官

办的驿馆、客馆，入住都需要特殊条件。馆驿除了用来接待官员食宿，也常被用来设宴送别，如都亭驿因为在国都长安，又是唐代最大的驿，所以皇帝经常在此设宴欢送官员，官员同僚之间也常在此相送，如李端《都亭驿送郭判官之幽州幕府》云：“幕府参戎事，承明伏奏归。都亭使者出，杯酒故人违。细雨沾官骑，轻风拂客衣。还从大夫后，吾党亦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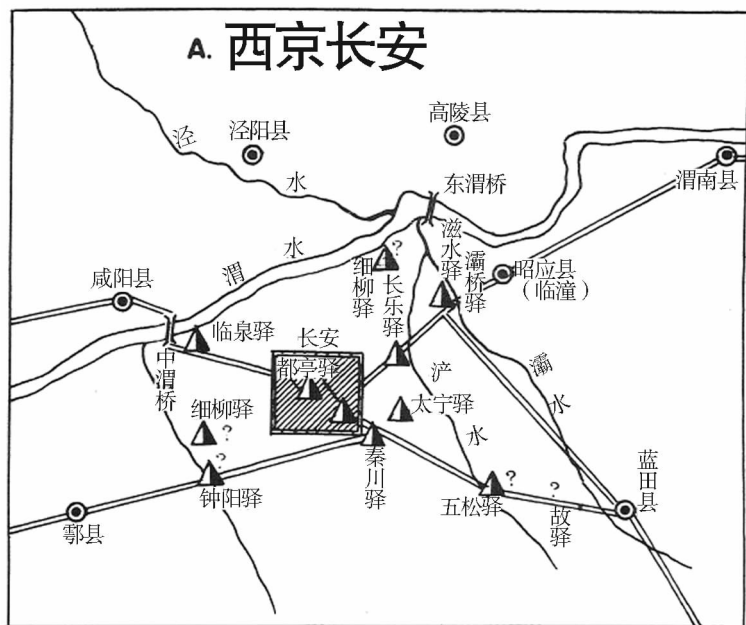


图4-13 唐长安附近驿站图（引自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

唐诗中有大量在各种馆驿中进行送别的诗歌。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云：“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这个奉济驿在成都东北的绵阳市。严公即严武，曾两度为剑南节度使。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六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为他送别并赠诗，因前已写过《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故称“重送”。严武有文才武略，品性与杜甫相投，镇蜀期间曾亲自到草堂探视杜甫，并在经济上给予接济，两人相互敬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首诗一开头就点明“远送”，可见意深而情长。诗人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了二百里外的奉济驿，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此外还有白居易《临都驿送崔十八》：“勿言临都五六里，扶病出城相送来。莫道长安一步地，马头西去几时回？与君后会知何处，为我今朝尽一杯。”又《望亭驿酬别周判官》：“何事出长洲，连宵饮不休？醒应难作别，欢渐少于愁。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言五十里，已不属苏州。”刘长卿《瓜洲驿重送梁郎中赴吉州》：“渺渺云山去几重，依依独听广陵钟。明朝借问南来客，五马双旌何处逢。”李群玉《广江驿钱筵留别》：“别筵欲尽秋，一醉海西楼。”祖咏《长乐驿留别卢象裴总》：“朝来已握手，宿别更伤心。灞水行人渡，商山驿路深。故情君且足，谪宦我难任。直道皆如此，谁能泪满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皆馆驿送别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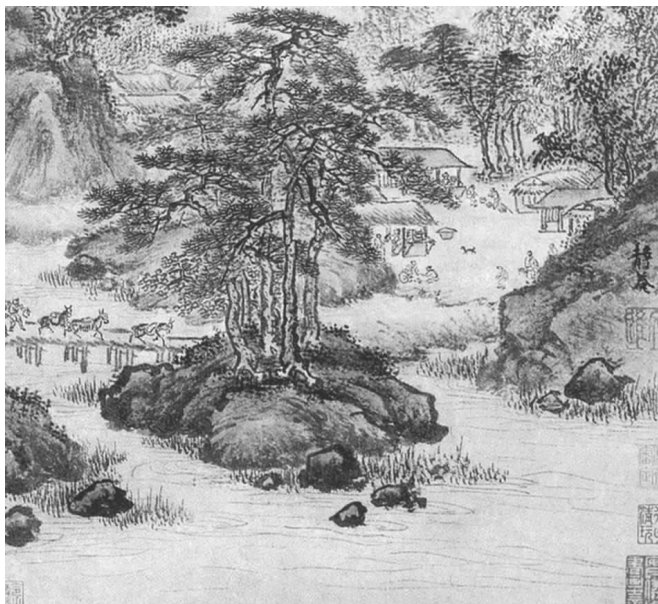


图4-14 明·戴进《关山行旅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商业发达，私营店舍酒楼繁多，且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是把酒送别的好去处。岑参《送陈子归陆浑别业》云：“青门酒垆别，日暮东城鸦。”酒垆是指在卖酒处安置酒瓮的砌台，用来借指酒肆、酒店，这首诗写的是在长安青门边上的一个酒店里送别友人的情景。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诗里提到的“卜肆”是卖卜的铺子，即占卜的地方，在唐朝尤盛。又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



图4-15 明·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轴》（日本桥本末吉藏）

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则都是在酒肆话离别。

除以上送别之处，还有一种移动的送别场所，即前文提到的临时搭的祖帐、祖箱。在送别地点的附近没有馆舍亭台可用，或者送行之人很多的情况下，便会使用祖帐。“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鲍照《数诗》），“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祖帐已伤离，荒城复愁入”（王维《淇上送赵仙舟》），

“祖道拥万人，供帐遥相望”（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还申供帐别，言赴倚门期”（独孤及《送李宾客荆南迎亲》）等，皆言设帐送别。

第五章 囊衣橐粮具舟楫——出行之准备

送别是亲友为旅人所做的事，他们只需带上自己的关心与哀愁为行人准备一场足以温暖旅程的分别便可，而旅人要准备好一场离别远不止如此。他们要准备好通关的文书、行李，筹备好盘缠，找好同行的伙伴，还要安排好出行的交通工具等。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大富大贵之人不在此列，因为一切都有仆从为他打点好，而且有一定官阶的人出行还有仪仗。莫高窟有一处壁画叫《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描绘了唐朝敦煌地区最高统治者张议潮接受唐朝廷敕封为河西节度使后统军出行的场面。场面浩浩荡荡、旌旗飘飘，全画有二百余人，有鼓手、角手，有文骑、武骑，有舞蹈队，有士兵等随行人员，后面还跟有乐队，乐队人员敲击着鼓，弹奏着琵琶、箜篌，吹着横笛、笙箫等各种乐器……这样盛大的出行，大概是不需要张议潮本人去准备的。



图 5-1 唐《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莫高窟第 156 窟)

下面我们来看通常情况下古人出行所要做的准备。

第一节 通关文书

古人的出行如同今人的出行，需要身份证明。中国古代为了方便户籍管理，控制人口流动，出行者通过关津时必须出示官府发放的路证。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魏国变法期间，实行城禁制度，规定官民出入城关要持有效证明，否则就被视为偷越城关，一人越城罪当诛，十人越城诛灭其乡族，可见古时对出入关津的规定极为严格。先秦时，一般吏民出入关门主要使用符节，符节分两券，使用时要两半相合才可过关。同时，“传”作为吏民身份的证明文书，与符节配合使用，二者相辅相成，但有时也能单独使用。商鞅被反变法派追捕逃亡时，手中无符节，客

店亦不敢收留，他因此被抓。孟尝君出使秦时被昭王扣留，后来侥幸获释，他赶紧逃离，持传奔向函谷关，至关时还没天亮，关门紧闭，依制，鸡鸣开门，他的门客学鸡鸣，函谷关的关吏勘验他所持的传，于是他才得以通过而逃归齐国。

秦汉时出入关津的凭证有符、传、过所，它们并行使用，但主要是用传。汉传以一尺五寸的竹木制成，其上镌有文书，并以板印章封检，吏民通行、住宿都凭传。但西汉时，过所的使用逐渐普及，并从传中脱离出来，大概汉武帝元鼎年间，过所的称谓就出现了。到了唐代，法律制度完备，为保证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稽查行旅，防止偷漏赋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等，实行严格的过所制度，过所制度就此快速发展。在日常生活中，凡是要离开本县本州，去经营生计、投亲访友、行医治病、旅游科考等，都须持过所才可过关津。若无过所公文偷渡关津，处一年徒刑，若不由关门或不由津偷渡，处一年半徒刑。

过所的申请有一定的程序。唐时在京师地区申请过所，由尚书省刑部司门颁发，在地方申请则由州府户曹司户参军颁发。申请过所之人，需要向本县呈牒申请，还要请得保人，担保申请过所之人的奴婢是合法所得，而不是拐骗而得或逼良为贱；保证马匹等牲畜是家养或购买所得，而不是偷盗；保证申请过所者非逃户、逃兵；保证申请过所者为合法编户，外出会如期返回。有了这些，申请过所者向里正交代出行目的以及离乡后赋役由谁代承，县司经过质询再向州府呈牒，最后由州府户曹司户参军依过

所式勘查判给过所。在过所上的基本内容通常有如下八点：①申请过所者外出事由、所去目的地、沿途关津名数。②过所人姓名、身份、年龄。③过所人籍贯。④随员姓名、年龄、籍贯。⑤所携奴婢名字、年龄。⑥所携物品名数。⑦所携牲畜马牛名数、牡牝、口齿。⑧日期以及主判官和通判官签署。在行旅过程中，如果过所遗失了，须审查后予以补发。领到过所后，行人按照规定的路线行进，则畅通无阻。

唐代的过所一式两份，正本由官方加盖官印后发给申请过所者，副本形式与正本同，经过主判官、复审官签名，留档备查。行客过关津时，出示过所，合符则给予通过。元稹《奉和权相公行次临阙驿逢郑仆射相公归朝，俄顷分途，因以奉赠诗十四韵》云：“万人东道送，六纛北风驱。栈阁才倾盖，关门已合繻。贯鱼行迺迤，交马语踟蹰。”这里所言的“合繻”就是验证帛符。繻是汉代出入关隘的帛制通行证，唐时已经基本不用繻而改用纸，因此这里是用了汉代的说法。现举唐代过所两例如下：

其一，《唐大中九年（855年）三月越州都督府给日僧圆珍过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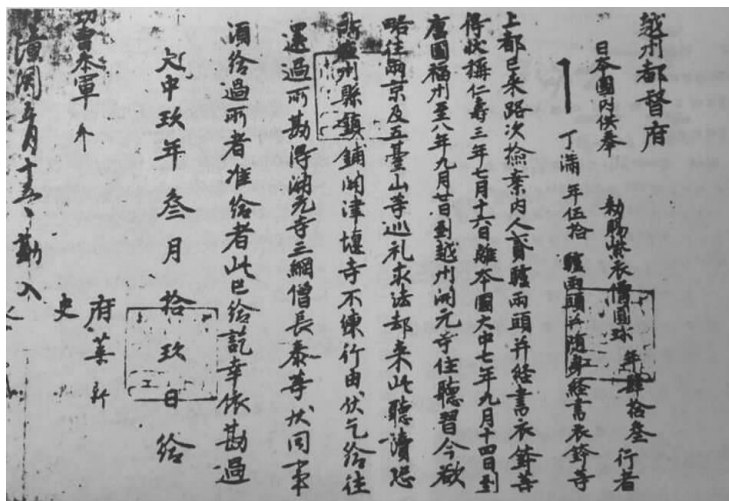


图 5-2 唐大中九年（855 年）三月越州都督府给日僧圆珍过所

- 1 越州都督府
- 2 日本国内供奉 敕赐紫衣僧圆珍 年肆拾叁 行者
- 3 丁满 年伍拾 驴两头，并随身经书衣钵等
- 4 上都已来路次，检案内人貳，驴两头，并经书衣钵等
- 5 得状称：仁寿三年七月十六日，离本国，大中七年九月十四日，到
- 6 唐国福州。至八年九月廿日，到越州开元寺住听习。今欲
- 7 略往两京及五台山等巡礼求法，却来此听读。恐
- 8 所在州县镇铺关津堰寺，不练行由，伏乞给往
- 9 还过所。勘得开元寺三纲僧长泰等状同，事

10 须给过所者。准给者。此已给讫，幸依勘过。

11 大中玖年叁月拾玖日 给

12 府 叶 新

13 功曹参军 奉

14 史

15 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

16 丞 奕

其二，《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都督府给石染典过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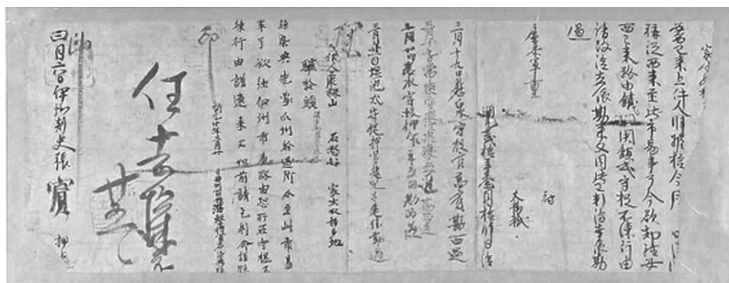


图 5-3 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都督府给石染典过所

（前缺）

1 家生奴穆

2 安西已来，上件人肆、驴拾。今日，得牒

3 称：从西来，至此市易事了。今欲却往安

4 西已来，路由铁门关，镇戍守捉，不练行由，

5 请改给者。依勘来文同此，已判给，幸依勘

6 过。

7 府

8 户曹参军宣

9 史杨祇

10 开元贰拾年叁月拾肆日给

11 三月十九日，悬泉守捉官高宾勘西过。

12 三月十九日，常乐守捉官果毅孟进勘西过。

13 三月廿日，苦水守捉押官年五用勘西过。

14 三月廿一日，盐池戍守捉押官健儿吕楚珪勘过。

15 作 人康禄山 石怒忿 家生奴穆多地

16 驴拾头 诸事勘同，市令张休。

17 牒，染典先蒙瓜州给过所，今至此市易

18 事了，欲往伊州市易。路由恐所在守捉不

19 练行由。谨连来文如前，请乞判命。谨牒

20 印 开元廿年三月廿日，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牒。

21 任去。 琛示

22 廿五 日

23 印

24 四月六日伊州刺史张宾 押过

唐代的通行凭证除了过所，还有一类由官府开具的证明文书，称为公验，又叫公凭、公据、凭由。《唐会要》记：“其僧中有志行坚精，愿寻师访道。但有本州公验，即任远近游行。”公验与过所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内容与过所相似，只是更加灵活多样一些，而且审批程序没有过所那样繁复，尤其是在同一个都督府辖区内两个相邻的州之间，如使用公验，签发会更简便些。因此在晚唐时，虽然过所制度还在，但一般旅行通行证都采用公验的形式。

第二节 行李盘缠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为了旅途安全、舒适、顺利，准备好充足的行李是很有必要的。

古代的行李叫行囊、行橐、行箱、行笥、行篋等。按材料与盛装物来细分，还可分为布橐、衣橐、革橐、币橐等，如“革橐饥僮尚挈行”（林宽《寄何绍馀》），“参差发行橐”（陆游《衢州早行》），“断稿投衣橐”（陆游《题野店壁》）。因为古代的住宿条件参差不齐，古人出门的随身行李也要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准备，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食、衣物、被褥、枕头、洗漱用品，以及伞、蜡烛、酒器、茶叶、棋子等。《西游记》第二十三回借八戒之口说到三藏师徒四人的“行囊”内容：“八戒道：‘哥哥，你看这担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从有了你与沙僧，

我又不曾挑着，那知多重？’八戒道：‘哥啊，你看看数儿么：四片黄藤篾，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扁担还愁滑，两头钉上钉。铜镶铁打九环杖，篾丝藤缠大斗篷。似这般许多行李，难为老猪一个逐日家担着走，偏你跟师父做徒弟，拿我做长工。’”八戒如此抱怨，看来行囊中的东西真是不少。

下面就出行常备物品简要述之。

一、盘缠

盘缠也叫行费、盘费、路费、裹费、裹足、足费。出门在外，最重要的是带盘缠，如果是长途旅行，需要的盘缠数目也较大，若准备不足，便会有诸多不便。梅尧臣《行路难》道：“途路无不通，行贫足如缚。轻裘谁家子，百金负六博。蜀道不为难，太行不为恶。平地乏一钱，寸步邻沟壑。”囊中羞涩，则寸步难行。

富贵之人出门，“行囊黄金满，归程皂盖新”（杨亿《秘阁王校理知柳州》）；贫者出门，“倒囊黄金尽，方悲行路难”（贺铸《答陈传道五首》其五）。在古代，当官也未必不愁路费。如果是一介微官，或清廉的官，便几乎是没有积蓄的。周瑛《送孙常州入觐》云：“宦情长淡泊，行囊转萧条。”宋人多清廉，卸官后更是两袖清风，回家的路费都成问题。高登罢官临庆时，士民相送，争相给他出钱攒路费，但他坚决不收，还请大家把攒的钱给当地的学校买书籍以造福后学。高登作《辞馈金》感谢大家的殷

勤，诗是这样写的：“刘君政成俄及瓜，闾堂欢谣腾载道。民不见吏犬无声，持以百钱勤父老。嗟我官卑志未伸，于人何德人称好。腾牒当途愿丐留，馈赈交驰杂金宝。天涯百指携空囊，号寒啼饥日相恼。可取无取未伤廉，每念易污惟皓皓。不如买书惠泮宫，聊助贤侯采芹藻。别后青衿倘见思，窗前黄卷宜探讨。”可见高登其人情操之高尚，贫而有节。

对经济条件一般的人而言，则需要花一定的时间筹备，或靠亲友资助，或向富人借高利贷，或典卖财物。林仕猷《送林述古》云：“入市卖琴书，聊以充盘缠。”林述古被郡守举明经，他辞别慈母上京，连盘缠都要靠卖琴卖书来筹集。若实在是没有办法准备充足的盘缠，又必须出行，就只能行囊萧瑟地出门了，郑侠《次韵陈秀才告别之作》云“行囊萧萧又出门”，黄淮《次韵二首》其二云“穷途力困盐车辄，行囊贫无月俸金”，如此，在路上不免要多受些风餐露宿的苦了。

对于僧道而言，出门倒不必太麻烦，《为学》里的穷和尚去南海“一瓶一钵足矣”，杜荀鹤《送项山人归天台》云“布囊藤杖笑离城”，只消一布袋一藤杖便可大笑上路。但僧道之苦行修炼，看着轻松潇洒，实际上也是吃尽苦头的，南宋道士白玉蟾一首《云游歌》，便是僧道云游生活的真实写照，其诗云：

云游难，云游难，万里水烟四海宽。

说着这般滋味苦，教人怎不鼻头酸。

初别家山辞骨肉，腰下有钱三百足。
思量寻师访道难，今夜不知何处宿。
不觉行行三两程，人言此地是漳城。
身上衣裳典卖尽，路上何曾见一人。
初到孤村宿孤馆，鸟啼花落千林晚。
明朝早膳又起行，只有随身一柄伞。
渐渐来来兴化军，风雨萧萧欲送春。
惟一空自赤髑髅，囊中尚有三两文。
行得艰辛脚无力，满身瘙痒都生虱。
茫然到此赤条条，思欲归乡归未得。
争奈旬余守肚饥，埋名隐姓有谁知。
来到罗源兴福寺，遂乃捐身作仆儿。
初作仆时未半月，复与僧主时作别。
火云飞上支提峰，路上石头如火热。
炎炎畏日正烧空，不堪赤脚走途中。
一块肉山流出水，岂曾有扇可摇风。
且喜过徐三伏暑，踪迹于今复剑浦。
真个彻骨彻髓贫，荒郊一夜梧桐雨。
黄昏四顾泪珠流，无笠无蓑愁不愁。
偎傍茅檐待天晓，村翁不许住檐头。
闻说建宁人好善，特来此地求衣饭。
耳边但闻惭愧声，阿谁肯具慈悲眼。

忆着从前富贵时，低头看鼻皱双眉。
家家门首空舒手，那有一人怜乞儿。
福建出来到龙虎，上清宫中谒宫主。
未相识前求挂搭，知堂嫌我身褴褛。
恰似先来到武夷，黄冠道士叱骂时。
些儿馊饭冷熟水，道我孤寒玷辱伊。
江之东西湖南北，浙之左右接西蜀。
广闽淮海数万里，千山万水空碌碌。
云游不觉已多年，道友笑我何风颠。
旧游经复再去来，大事忽忽莫怨天。
我生果有神仙分，前程有人可师问。
于今历练已颠预，胸中不着一闷。
记得兵火起淮西，凄凉数里皆横尸。
幸而天与残生活，受此饥渴不堪悲。
记得武林天大雪，衣衫破碎风刮骨。
何况身中精气全，犹自冻得皮迸血。
又思古庙风雨时，香炉无火纸钱飞。
神号鬼哭天惨惨，露冷云寒猿夜啼。
又思草里卧严霜，月照苍苔落叶黄。
未得些儿真受用，如何禁得不凄凉。
偶然一日天开眼，陈泥丸公知我懒。
癸丑中秋野外晴，独坐松阴说长短。

元来家里有真金，前日辛勤枉用心。
即得长生留命诀，结茅静坐白云深。
炼就金丹亦容易，或在山中或在市。
等闲作此云游歌，恐人不识云游意。

云游难，盘缠散尽，忍饥挨饿，捐身作仆，典衣馊食，并且受人欺侮，看尽世态炎凉，个中滋味，只能是冷暖自知了。

带着行囊和钱财上路，还需要防止被偷被抢，李处权《仆入月山介卿有诗见怀次韵答之》“鼠辈欺人可奈何，我今行囊已无多”，便是因为被人抢而钱财无多了。杜甫《早发》写“侧闻夜来寇，幸喜囊中净”，有时困窘得行囊空无一物，竟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然而社会治安之乱，旅途的不安全，终究是社会与个人的悲哀。



图 5-4 宋·白玉蟾画

二、衣食药品

民以食为天，出门在外首

先考虑的便是粮食，在交通与旅店都不是那么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

唐代刘餗《隋唐嘉话》记，贞观四载，天下康安，被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而已，百姓夜不闭户，出门行旅也不需要带粮食。在盛世与丰年，确实可以出远门不带粮食，正如宋代释居简《蝗去》谓：“伊昔贞观中，民生皆熙熙。呻吟化讴歌，文教渐戎夷。行旅弗赍粮，道路无拾遗。”唐庚《忆昔行》云：“行旅粮不赍，大路遗敢拾。”释广闻《稽语录》云：“路不赍粮笑复歌，三更月下入无何。太平谁整闲戈甲，王库初无如是刀。”之所以可以不带粮食，是因为“村村有饼饵，正可不赍粮”（陆游《题旅壁二首》其一），“远游索手不赍粮，薪米临时取道傍”（陆游《自咏绝句八首》其五），也就是说可以入村舍乞粮、借粮，而且馆驿食店很多，不必担心没有地方买吃的。但盛世与丰年的理想状态毕竟难遇，这也是为什么“行旅不赍粮”会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以至于在祈雨求神时都会祷告，希望“回头菽粟贱如水，醉饱田间摩腹嘴。周行四海不赍粮，可但携壶饷邻里”（王之道《冬不雪，春苦雨。外台为民心恻，檄郡请祷于法轮，应感尊者，悉获灵贶，曾不终日，教授有诗以发，扬盛美郡人。相山居士闻而悦之，勉次其韵》），“自今以始大丰美，行旅不用赍饑粮”

(宋郊庙朝会歌辞《瑞粟呈祥》)。似乎“行旅不赍粮”已然成了盛世与丰年的标志。若遇到旱涝年成不好，则是向村人讨口稀饭吃也不可得了，陈造《再次韵杨宰七首》其六云：“骤闻行旅叹赍粮，无复居人肯馈浆。十袭君诗要娱老，却愁痛定说常阳。”因此，行旅带粮几乎是必须的。李颀《送顾朝阳还吴》云：“寂寞俱不偶，裹粮空入秦。”刘放《送韩太祝罢官归许昌觐》云：“吏课三年最，归装五日粮。”李昉英《送陈大雷试太学》：“裹粮数千里，贾勇万人场。”晁公溯《送刘文潜如吴下》：“已聚粮三月，聊为客数旬”……无论是官是民，皆备粮而行，杨万里《闷歌行十二首》其九云：“船上犹馀一日粮，湖心粮尽采何乡。”董嗣杲《江行遇风》云：“欲滞两三宵，船上无赢粮。”这便是不带够粮食的悲剧，船行水心，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买粮食。也有贫困之人想带粮食亦不可得的，方回《题来将军括苍送行诗卷》云：“壮士困资格，逆旌慳赍粮。”当然，也有潇洒之人无论在乱世或盛世，皆是可以“行旅不赍粮”的，比如说僧道。寒山“唯赍一宿粮，去岸三千里”（《诗三百三首》其六十五），刘克庄所描写的道士亦是“每寻洞穴不赍粮”（《道士》）。

基本生活用品中，要换洗的衣服也是必备的，如危素《送张月梅游江浙拜袁伯长学士》“囊衣囊粮具舟楫”，汪元量《答徐雪江》云：“行橐尚留官里俸，赐衣犹带御前香。”胡仲弓《送松坡下第调官南归》云：“行囊富彩衣。”《邵氏闻见录》卷十载，司马温公穿戴比较讲究，他要依照《礼记》的衣着穿戴制度着深

衣、冠簪、幅巾、带。每出行，穿朝服乘骏马，用皮匣装着深衣随其后。所谓的深衣，是一种把衣和裳连在一起，上下缝合的衣服，可以使身体深藏不露，因而雍容典雅。

出门在外，若意外生病了，最不方便寻医问药，因此自带药品也是很有必要的。《千金要方》《医说》等医书道，熟艾、大黄、芒硝、甘草、干姜、蜀椒等大多具有芳香开窍、除秽杀虫的作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宋人董汲著有《旅舍备要方》，其序云：“汲少小多病，因习医药，常思世人荣辱汨驰，喜怒妄作，饮食不节，兴居无常，倏忽之间，疾起不测，迫于仓卒，不暇药饵，以斯致困，可不惜哉！况宦游南北，客涉道途，冒触居多，邪气易入，方药备急，尤当究心。且如触寒心痛，冒热中暈，厥风涎潮，伏暑霍乱，急病急治，方可安全。推类求之，不能悉数。汲自业医以来，收经效奇方，计百余道，证详而法略，使览之者晓然可用，目之曰《旅舍备要方》，为一卷。庶几道途疾病，治疗有归，不敢私隐，具录如左。”其书中的药方有可治斑疹的神仙紫雪，治痰症的小半夏汤、枳实丸，有治霍乱的丸方及厚朴汤、龙骨汤、大豉汤，有治疗腰痛的药棋子、神功丸，有治疗妇人疾病的万安丸，治小儿科的麝香膏，还有治耳、口、牙齿等病的赴筵散、细辛散等。各种旅途中常可能遇到的急症救治方法都一一列出。皮日休《苦雨中又作四声诗寄鲁望》谓：“闲僧千声琴，宿客一笈药。”写有一个旅客带了一箱药来投宿。陆游出行也带药，其《杂兴》云：“诗囊负童背，药笈挂驴鞍。”古时医道

不分，道士出门带药倒是为了治病救人，强至《送药王圆师》云：“行囊无长物，秋风药裹香。”夏竦《送新恩善济处士归玉笥》云：“幅巾不被尘缨缚，别笈唯封赐药归。”这个道士因为医术高明能妙手回春，得到了皇帝的赐药，他便只带了这些能治病救人的药归山去了。

三、生活用具

（一）雨伞

伞可遮风挡雨，是行人出行的常备之物。庞嵩《过胥江》云：“上滩思买篙，防雨思买伞。”杨万里《过长峰径遇雨遣闷十绝句》其三云：“野炊未到也饥嗔，到得炊边却可人。伞作旅亭泥处坐，水漂地灶雨中薪。”遇雨时有一伞如盖，也可安然坐在雨中了。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二《大散关老人》载，政和末年，张魏公自汉州与乡人吴鼎一同入京省试。徒步出大散关时遇到暴雨，但是伞被仆人拿着先走了，无处躲雨，只好一起到粉壁屋内避雨。这与苏轼在黄州遇雨有点相似，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与朋友春日出行，风雨忽至，但是雨具由仆人带着而且先于他们走在前面了，于是“同行皆狼狈”（《定风波》）。可见，带伞还得紧跟上仆人的步伐才好。

伞还可用于防日晒，王铨《默记》载，元丰末年，王安石在蒋山之野住宿，跨驴出入。当时正是盛夏，烈日炎炎，提刑李茂直前往拜访王安石，正好在路边遇到了他。他们聊了很久，太阳

已经转西，李茂直命人打伞，而日光正好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告诉部下，要就着王安石打伞。王安石说：“不必啦，今日让他给我打伞，来世我若做了牛，还不得在太阳底下为他耕田呀。”

有时候即便自己打着伞也未必躲得过风雨，孔平仲《遇雨》：“客行日暮饥且渴，况值漫山雨未绝。蜀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冈头路曲折。狂风乱掣纸伞飞，瘦马屡拜油裳裂。”诗人的雨伞便在风雨中被吹走了。另，古人的伞通常是油纸伞，容易被大风撕破。

（二）手杖

手杖具有多种功能，除了平衡、助力、防身，还可以探路问道，如“野人曳杖叩柴关”（陆游《闲中偶咏》）、“以杖探虚翠”（皮日休《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过云》），还可以挂物，如“朝饮杖悬沽酒钱”（王季友《酬李十六岐》）、“杖头高挂小筠笼”（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束挂仙经杖一枝”（张乔《送何道士归山》）、“还有杖头沽酒物”（罗隐《京口见李侍郎》）。杖的称呼有很多，有竹杖、木杖、藤杖、藜杖、杖藜、栗杖、筇杖、桃枝杖，僧人用的称禅杖、锡杖，道人用的称玉杖、仙仗等。在藤杖中，有一种产自南方的红藤杖比较名贵。韩愈在《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中云：“赤藤为杖世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途经百国皆莫识，君臣聚观逐旌麾。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归来捧赠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昼眠倚牖户，飞电著壁搜

蛟螭。”几乎视红藤杖为仙物。白居易就拥有红藤杖，其《红藤杖·杖出南蛮》写道：“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火山生处远，泸水洗来新。粗细才盈手，高低仅过身。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又《朱藤杖紫骝吟》云：“拄上山之上，骑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归日紫骝马。”正因杖在人们行旅中如此重要，所以旅人会自己准备手杖，或带上友人赠送的手杖。

要带上的旅途生活用具还有梳洗用品，如杜甫《早发》云：“仆夫问盥栉，暮颜腩青镜。随意簪葛巾，仰惭林花盛。”可见他还带了脸盆梳子之类的东西。因许多客栈没有专门的厕所，古人甚至还要带着夜壶上路。

四、文房用品

文人离不开文房用品，出门也要随身带着。他们把这些东西装在箱笼、书篋、笈里带着上路，“负笈”便成了背着书籍游学外地的固定词汇，白居易《短歌行》云：“问君少年日，苦学将干禄。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读。”李嘉祐《送韦邕少府归钟山》云：“祈门官罢后，负笈向桃源。”苏颂《送张中正先生归庐陵》云：“离群旧友青云上，负笈诸生绛帐前。”除了读书人游学负笈，僧人云游带经卷也需要书籍，也称负笈，如清江《送坚上人归杭州天竺寺》云：“十年劳负笈，经论化中朝。”

文人的书籍里，装的主要是书，强至《送粹中赴举》云：



图 5-5 负笈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有客气轩昂，束书赴礼闱。行囊虽云轻，满抱藏珠玑。”把书比作珠玑。欧阳修《送京西提点刑狱张驾部》云：“职清事简称雅意，蠹书古篋晨装轻。”《宋史·欧阳守道传》说，欧阳守道因为直言被罢官，徒步回乡，他所带的随身行李“唯书两篋而已”。蒋吉《大庾驿有怀》云：“一囊书重百余斤，邮吏宁知去计贫。”光是带的书就有百余斤。《老残游记》第三回写老残闲坐客寓，有人夸赞他所读书籍的品位，老残说，那不过是先人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卖了不值钱，随便带在行篋中还可解解闷儿，当小说书看罢了，何足挂齿。可见文人爱书，携书出游即便辛苦也是件乐事。

文人出行还爱带诗卷。“袖携一卷诗，行囊更无长”（梅尧臣《次韵答德化尉郭功甫遂以送之》），“诗筒入袖随行囊，别泪临河洒客衣”（邓云霄《相逢行赠别王木仲社丈请急东归》）。这些诗卷可能是自己的旧作，也可能是他人的著作。前面提到，古人送别喜欢赠诗，行人通常也带着赠别诗上路，如谢应芳《满江红·吴江阻风》云：“行囊里、是群贤相赠，数篇珠玉。”王彦泓有诗《行过昆陵，唐云客诸人各赓前韵见赠，把酒临歧，勉以壮夫之事，豪篇丽句遂满行箱，醉诵醒吟，忘其寥落，辄私赋一章》，长长的题目清楚地交了自己带着满满一箱子的友人赠别诗上路，以慰旅途寂寥。又如吴文肃《送吴先生恕》：“赠别诗多囊橐重，关心事少往来轻。”又《送列县丞致仕》：“行囊不办买山资，问我先求赠别诗。”

当然，文人旅途爱作诗，行囊中笔墨纸砚也少不了，方回《万山堂呈史察使》云：“买砚新添行囊重，抄书勤过野庐幽。”即便砚很重，也要买一个带上。

第三节 同伴仆从

古人较少独行，通常携带家奴，一来可以挑行李，二来可以相互照应人身安全。姚合《答窦知言》“同行十日程，僮仆性亦敦”，王建《初冬旅游》“远投人宿趁房迟，僮仆伤寒马亦饥”，陆游《杂兴》“诗囊负童背”，便有仆童同行。据说王世贞游太湖



图5-6 清·王愷
《朝云小像轴》(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藏)

时，雇了三艘游船，其中两艘是用来载行李和仆从的。杜甫虽然困顿，但出门也是带仆人的，其《早发》云：“仆夫问盥栉，暮颜酡青镜。”其《北征》又云：“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他的仆人挑行李跟在后面，远远地落伍了。

古人还会找顺路的人结伴而行，或与家人、朋友同行。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云：“数公各游宦，千里皆辞家。”王十朋《题驿奥张店思周光宗》：“忆昔同行宿此村，重来堪叹止吾存。”便是与友人同行。而有幸者如苏轼，在人生最艰苦的贬谪之路上有红颜知己的追随，也是了无遗憾了。苏轼性情豪放，常因言获罪，几度遭贬，晚年又贬往南蛮之地惠州，他的姬妾都相继散去了，只有侍妾朝云始终追随，不离不弃。苏东坡作《朝云诗》引云：“世谓乐天有粥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

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竞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唐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云。”苏轼以樊素最终离开了白居易与朝云对自己的始终如一、千里相随相比，感慨朝云之情意深重。后来朝云在惠州得病不治身亡，苏东坡把这位红颜知己安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六如亭”纪念朝云，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副亭联饱含了苏轼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和对朝云的无限深情。

除此之外，古人亦好携妓出行，歌舞妓通常能歌善舞、善解人意，能调剂旅途时光。此风气大概是从谢安携妓出游以后风行于文士之间的。

谢安在未入仕前已经名重当时，朝廷多次征召，他皆称病推辞。后来苻坚率秦兵南侵，扬言可“投鞭断流”，朝野为之震惊。此时谢安慨然出山，派遣弟弟谢石与侄子谢玄应征，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与人对弈帐中，神态自若，后传来大败秦兵的消息，他仍安之若素。谢安晚年隐居会稽东山，放情丘壑，以诗酒度日，他出游必携歌妓同行。谢安这种谈笑安邦的政治才能、功成身退的气度以及任性而行、携妓冶游的名士风流为后世所景仰。



图5-7 明·吴伟《歌舞图轴》(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谢安携妓东山为后世文人称道并效仿，尤其在唐代蔚为风习。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唐人对谢安其人政治才华与任性而为的名士风流的钦慕，二是因为唐代开放的思想文化与崇尚浪漫的士风。李白《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示金陵子》“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处处称慕谢安携妓东山之事。而李白自己也喜携妓游冶，其《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代桃园中》道：“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忆东山二首》其二道：“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东山吟》道：“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李白喜欢把自己所携之妓称“谢妓”“东山妓”，便是要刻意模仿谢公并以

谢公自许了。当然李白的自许还有要像谢安那样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深旨。唐代的歌舞妓活动渗透在文人士大夫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官员赴任亦携妓，如李白《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李颀《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苏少府》：“白皙吴王孙，青蛾柳家女。都门数骑出，河口片帆举。”《南部新书》戊集说：“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携妓赴任大概带的是家妓或私妓，因为在唐代，官妓入乐籍，属于公家财物，主要应承官差，官吏离任时应移交下任管理。杜牧



图 5-8 明·郭诩《东山携妓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曾经公然携带官妓赴任它所，俨然是把官妓当成私人所有了。不过地方长官也有追回官妓的权力，如唐代李晟在德宗朝有破朱泚、复长安的大功，为社稷宗臣。他曾带领神策军戍蜀，返回时把营妓也带上了，节度使张延赏便把这些营妓追了回来。

第四节 交通工具

一、水上交通



图5-9 五代《贤愚经变》中所绘帆船（莫高窟第98窟）

在交通工具落后的古代，水路甚至比陆路更重要。因为走水路可以免去走陆路翻山越岭和颠簸劳顿之苦，所以古人出行如果可以乘船，即便是绕道远一些，他们也愿意。在古代的送别绘画里，多是“江岸送别”的场景，甚至形成了“江岸送别”的绘画模式，即描绘在江边一个人登舟前与友人们依依惜别的场景。这种画通常是馈赠远行人的礼物，也反映出

古人乘船出行的频繁。

我国的江河湖海等自然水路非常多，隋唐还开凿了许多新水路，所以唐代的水上交通很发达。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南起余杭，中经江都、洛阳，北到涿郡，贯穿南北。唐以后，又新开许多河渠，仅《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就达二十五六处。

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船。据考，至少在商代，我国已经开始用船，从最早的独木舟，发展到后来的小舟、木船、竹船、竹筏等。《越人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到秦代已经能造出长达三十米，宽六至八米的海船。到了汉代，就有了百尺楼船。



图 5-10 唐《观音普门品》海船（莫高窟第 45 窟）



图 5-11 唐《善事太子入海品》所
绘两层亭式楼船（莫高窟第 231 窟）

唐代的造船技术更为发达，船的使用也非常普遍，白居易《盐商妇》诗曰：“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可见船非常之大，而且在上面生活方便。李肇《唐国史补》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一种叫俞大娘航船的商船，这种船最大，可以载重一万石，居者养生、送死、嫁娶都在里面。船上有街巷，还可以在上面开园圃种花果、蔬菜，光船工就有数百人之多。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大船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规模已相当可观。



图 5 - 12 郑和下西洋船队模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古人乘舟出行的例子在诗歌中数不胜数，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赠汪伦》），“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细草微风岸，危檣独夜舟”（杜甫《旅夜书怀》），“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远客何处归，孤舟今日发”（白居易《江上送客》），“丹阳郭里送行舟，一别心知两地秋”（严维《丹阳送韦参军》），“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去帆看已远，临水立多时”（王操《送人南归》），“独登孤岸立，不见远帆收。及送故人尽，亦嗟归迹留”（梅尧臣《依韵和子聪见寄》）……这些江岸送别之句，皆发诗仙“孤帆远影”之余绪。在诗歌里常可见一个词叫“兰舟”，兰舟本是用木兰木做的舟，但在诗歌里通常作为小舟的美称，自柳永“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一句出，“兰舟”一词便多带了离愁别绪。柳永《采莲令》一词云：“一叶兰舟，便恁急桨凌波去。贪行色，岂知离绪。万般方寸，但饮恨，脉脉同谁语。更回首，重城不见，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此词为柳永庆历三年（1043年）秋季离苏州任，将家室安排在汴京时的别妻之作。临别之景凄楚惆怅，执手相看泪眼，把夫妻分别之情形写得生动逼真。兰舟本不快，但在离人眼里，也是“急桨凌波去”。与美丽的兰舟相比，村野之中的渡船要简陋得多，但也多了一些野趣。杜甫《南邻》：“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写杜甫去探访浣花草堂不远处的锦里先生，返回时锦里先生送他回去，杜甫便登上“野航”回去了，这种“野航”是乡村中可坐两三人的渡河小船。



图 5-13 明·周臣《柴门送客》(南京博物院藏)

在诗歌里，乘舟通常给人以浪漫而又略带忧伤的美感。事实上，水路的旅程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过险滩和渡海，往往风波难测，因而水上航行被视为畏途。长江上每年都有溺船事件发生，杨万里的《瓜州遇风》就记载了其出行的惊险一幕：“金钲三声船欲发，天地苍茫忽开阖。恶风吹倒多景楼，怒涛打碎金山塔。涛头抛船入半空，船从空中落水中。势如崩山垧日二十九，

声如推随万石之虞千石锤。岸人惊呼船欲没，舟人绝叫船复出。”

在唐朝强盛之时，日本进入了奈良时代，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日本先后十几次派出遣唐使团。他们从日本到中国或从中国返日本都是靠航船。初期，日本派遣的使团有二百余人，乘两艘船，以后人数增至五百余人，这些人包括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约半数的舵师、水手，此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造船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的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以及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另外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这些人从日本来中国，通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九死一生，最终能够到达中国的往往只有一艘船，其余的要么葬身大海，要么中途折返，而中途折返的也未必能安全回到日本。因此，对于遣唐使团成员而言，乘上出使中国的船就意味着与亲人的生离死别。每一次遣唐使出访中国，日本天皇都要举行隆重的送别仪式。而侍臣们也在宴会上齐唱天皇亲作的诗为大家送行，诗的大意为：“愿你们渡大海如平地，居船如坐床，四船联翩，期盼早日归来。”平安末期的绘画《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就展示了日本使臣吉备真备入唐时的艰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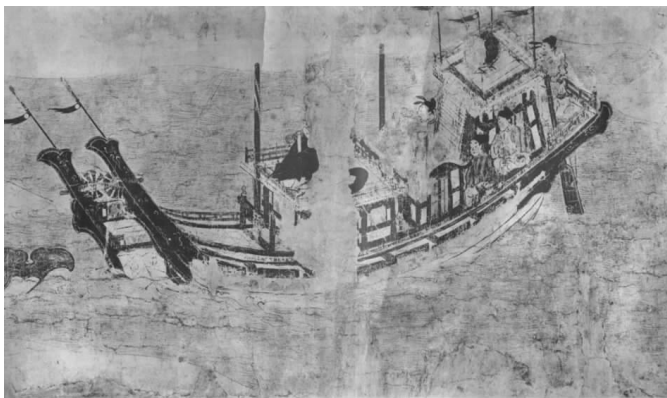


图 5-14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局部）（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印刷本）



图 5-15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局部）（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印刷本）

在遣唐的日本人中，有一个叫阿倍仲麻吕的留学生与李白结下了深情厚谊，他有个中国名字叫晁衡。晁衡十九岁随日本第九

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习勤奋又有悟性，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历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他与李白同朝为官，情同手足。公元753年，已经五十六岁的晁衡搭乘遣唐使船返回阔别三十六年的日本，不料中途遇到大风。船随风浪漂流到越南，船上一百七十多人被杀害，但因为晁衡是官员，他和十余名随从被免于死。遣唐使船遇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白以为晁衡已死，写下了《哭晁卿衡》，诗云：“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歌哀婉，表达了失去好友的伤恸。

二、陆上交通

与水上交通工具相比，陆上交通工具则要丰富得多。除了贫者只能依靠脚力外，人们通常可以依靠人力交通工具与畜力交通工具。

（一）人力交通工具

人力交通工具是指靠人扛载的交通工具，主要有辇、舆。辇、舆都是轿子的前身，而“轿子”的称呼是从宋代开始的。

辇和舆主要是在宫廷贵族中使用，唐代殿中省有尚辇局，专管皇帝乘用的七种辇和三种舆，即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和五色舆、常平舆、腰舆。除了腰舆为平常使用，其他主要用于礼仪，如阎立本《步辇图》所绘，唐太宗去接见吐蕃使臣时所坐的由几个娇小的宫女抬着行走的就是腰舆。



图5-16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唐以后，舆和辇逐渐普及民间，尤其被文人雅士所喜爱。民间所用以舆为多，因舆是用肩扛抬的，故统称肩舆，又可细分为竹舆、篮舆、藤舆、板舆、软舆、卧舆、彩舆等。

李颀《往山舍道中作》：“截竹成舆不用轮，东行尽日稳宜身。”说的是竹舆。有些复杂的舆里有可移动的床、坐椅、坐兜或睡椅，有的有篷，有的无篷，无论如何，坐在里面平稳舒适，堪作一种享受。坐在舆里可以听雨，如“肩舆正好看山色，雨里两窗开不得”（杨万里《连岭遇雨》）；可以睡觉，如“饱食登长道，篋舆枕臂眠”（朱翌《轿中坐睡》），“孤枕欠晓梦，短舆偿午眠”（李曾伯《轿中假寐》）。白居易老年以后对肩舆十分喜爱，他的《病中五绝句》云：“交亲不要苦相忧，亦拟时时强出游。但有心情何用脚，陆乘肩舆水乘舟。”又《出使在途所骑马



图 5-17 清·倪田《林际篮舆图》

死，改乘肩舆，将归长安，偶咏旅怀寄太原李相公》诗云：“驿路崎岖泥雪寒，欲登篮舆一长叹。”

到了宋代，人们将肩舆和步辇改造成了全封闭的坐具，就是轿子。轿子的轿厢不仅外表华丽，而且私密性和舒适性更好。孔武仲《暖轿》写道：“垂帘为户竹为舆，千里征行似宴居。达摩无心惟稳坐，倪宽已老更耽书。”坐在轿子里，即便要出行千里也如同在家闲居一般，可安坐可读书，足见坐轿之方便舒适。



图5-18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 畜力交通工具

1. 车

最为人所常见的车是马车。在古代，马车分礼仪用车和日常用车，礼仪用车是在各种礼仪场合用的，是身份的象征。天子的车有“五辂”，所谓的“辂”是指绑在车辕上用来牵挽的横木，根据不同的材料与作用，“五辂”分为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分别用于祭祀、纳后、乡射、巡狩、畋猎，皆是由六匹马来驾车。不过到了唐代，在仪式上也不一定用五辂了，仅是摆在卤簿内充数。



图 5-19 西汉《车马仪仗图帛画》(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马车在畜力车中最为尊贵，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之人才可乘坐，相比于贵族乘用装潢奢华的马车，民间只能用朴素的马车，而贫寒之士是无资格用马车的。汉代车舆制度规定商贾不得骑马、乘车，唐代则规定工商、僧道、贱民不可骑马，士庶不可坐轿。



图 5-20 汉代车马出行图

秦汉时期，民间出现了驴车与骡车。驴、骡并非中国内地原产，而是从西域传来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出行尚用牛车，驾车的牛通常是性情较温和的黄牛。唐代以后，人们用牛车的风气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变成了以妇女坐牛车为主。官员赴任，政府也要提供牛车载家眷和行李。宋代出现的太平车，因粗大、行动稳重而得名。太平车呈长方体，有车棚、车毂、车轴轮等主要构件，通常以牛、骡牵挽，每天行程不超过三十里。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描绘了几辆用四匹或两匹健骡拉的太平车。



图 5-21 魏晋偏轳牛车

此外，常见的车还有驴车、驼车。在送行诗中常可见到各种车的影子，如“车徒望不见，时见起行尘”（王维《观别者》），“幽州寻马客，灞岸送驴车”（韩翃《送道士侄归池阳》），“微官是何物，秋雨送征车”（沈一贯《送人之雷州》），“邻国知公未可风，双驼借与两轮红”（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官驼鸣铎逐盐车，只见风尘不见花”（黄庭坚《见二十弟倡和花字漫兴五首》）。不仅人们出行用车，送行者也驾车送到远郊，如“送车盈灞上，轻骑出关东”（王维《送熊九赴任安阳》），“安康使君发成都，群公祖送车塞途”（孙应时《送别宋金州》），“携持却看祖道盛，送车百两多旌麾”（谢伋《送孙仲举猷猷罢郡造朝》），像这种车水马龙送车百辆的壮观场景，通常发生在为朝臣举行的大规模祖送活动中。牛车、驴车在民间使用，不仅用于出行，也用于运输，如白居易《卖炭翁》里的卖炭老人便是用牛车卖炭营生。



图 5-2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5-23 南宋·马远《晓雪山行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 马

自春秋战国以来，马便开始直接用于骑乘，直接骑马比坐马车的速度快得多。骑马出行最为普遍的要数唐代，这种骑马的风气是受到北朝胡风的影响。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妇女也盛行骑马，如传世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描绘了唐代贵妇骑马出行的盛景。唐人喜欢“连钱马”，即有似连钱纹样的旋花毛的马。“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幽并侠少年，金络控连钱”（卢羽客《结客少年场行》），“柘弹连钱马，银钩妥堕鬃”（李端《春游乐二首》其二），写的便是这种连钱马。还有一种名贵的马叫“五花马”，又叫“五花骢”，李白《将进酒》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杜甫《题柏大兄山居屋壁二首》：“萧萧千里足，个个五花文。”岑参《送赵侍郎归上郡》云：“骢马五花毛，青云何处高。”这种马是将马的颈部鬃毛修剪成五瓣花的形状。五花马比较罕见，一花马和三花马则比较常见，如《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乳母与幼女同乘的就是三花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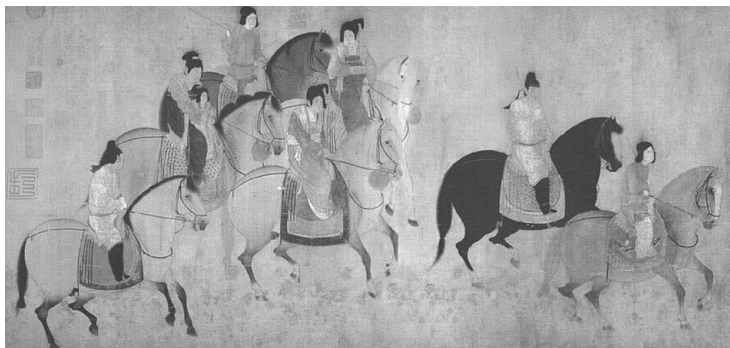


图 5-24 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马名目繁多，按产地、大小、毛色不同，有蜀马、筋脚马、矮马、细马、果下马、草马、胡马等，总之，在唐代，马是最为常用的出行工具，无论是短途的出行，还是涉远游边，都少不了马的陪伴。岑参《送人赴安西》云：“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赵嘏《发剡中》云：“日暮不堪还上马，蓼花风起路悠悠。”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三云：“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胡曾《早发潜水驿谒郎中员外》云：“半床秋月一声鸡，万里行人费马蹄。”白居易《过敷水》云：“垂鞭欲渡罗敷水，处分鸣驺且缓驱。秦氏双蛾久冥漠，苏台五马尚踟蹰。”岑参有一首诗叫《送裴判官自贼中再归河阳幕府》，其中有“卷帘山对酒，上马雪沾衣”句，其诗意被明代画家谢时臣绘成《雪山行旅图》，画面雪山巍峨，寒林萧瑟，栈道蜿蜒，行人骑着马冒雪赶路，十分具体生动。主人与马驱驰日

久，往往对自己的良驹产生深厚的感情。白居易曾有一匹白马不幸在他赴任的途中死了，白居易为此悲伤涕下，不能忘情，为白马写下一首长长的诗以纪念，诗云：“能骤复能驰，翩翩白马儿。毛寒一团雪，鬃薄万条丝。皂盖春行日，骊驹晓从时。双旌前独步，五马内偏骑。芳草承蹄叶，垂杨拂顶枝。跨将迎好客，惜不换妖姬。慢鞚游萧寺，闲驱醉习池。睡来乘作梦，兴发倚成诗。鞭为驯难下，鞍缘稳不离。北归还共到，东使亦相随。赭白何曾变，玄黄岂得知。嘶风觉声急，踏雪怪行迟。昨夜犹刍秣，今朝尚紫维。卧槽应不起，顾主遂长辞。尘灭骎骎迹，霜留皎皎姿。度关形未改，过隙影难追。念倍燕求骏，情深项别骝。银收钩臆带，金卸络头羈。何处理奇骨，谁家觅弊帷。稠桑驿门外，吟罢涕双垂。”（《有小白马乘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忘情，题二十韵》）白马与诗人相伴多时，见证了诗人兴发吟诗的浪漫，也追随诗人天南地北地奔波，不料终究要与主人永别，马亦有情而“顾主遂长辞”。



图 5-25 明·谢时臣《雪山行旅图》(昆仑堂美术馆藏)



图5-26 元·赵孟頫《人马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 驴

驴是比马低一等的出行工具，论速度、外形皆不及马，唐时称为“劣乘”。但作为劣乘的驴也分等级，官方供的驴叫官驴。百官赴任，只要条件符合，官方要给车马和驴，一品给十五头驴，二品给十头，如此递减，九品只给两头。在唐代，驿馆中也有驴提供。非官方供给的就是老百姓自己养的驴了，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劣乘”，连驴马狭路相逢，都需要“蹇驴避路立，肥马当风嘶”（白居易《伤友》）。因驴比较便宜，一般民众都用得起。也因为用驴的人多，许多客店都有驴供过往旅客租借，而经营这一行业的多称“赁驴小儿”。

平常百姓骑驴只是把驴当代步的工具，文人骑驴却是把驴当成一种身份的象征。蹇驴，也就是跛蹇孱弱的驴子，恰好与生活

贫困又体弱多病的白衣秀士和仕途坎坷蹭蹬的士大夫文人形象相合；而与马相比，驴的清瘦、萧瑟又使骑驴有一种清高的内涵。因此，驴在古代深受文人喜爱，洒脱文人骑驴浪迹天涯，举子骑驴上京参加科考，落第士子又骑驴黯然离京，隐者骑驴访仙问道，如王建《送山人二首》其一云：“山客狂来跨白驴，袖中遗却颍阳书。”在十分穷困潦倒的时候，诗人便借驴来骑，白居易在《酬寄牛相公同宿话旧劝酒见赠》中回忆，自己曾经“日暮独归愁未尽，泥深同出借驴骑”。驴背，见证了古人清高又略显清悲的人生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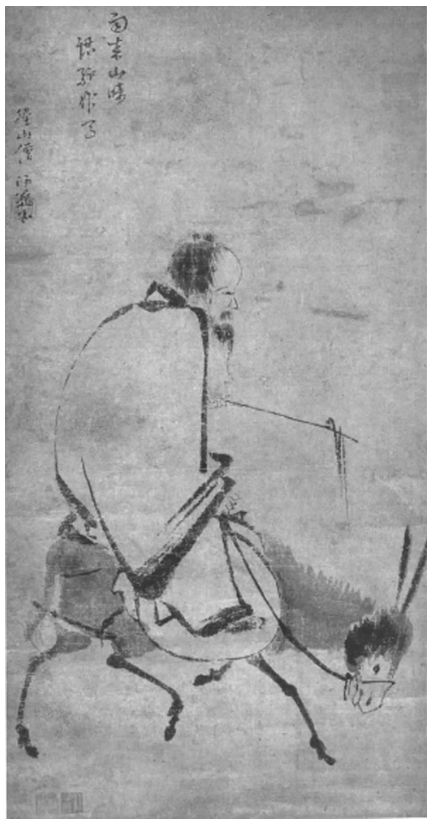


图5-27 宋·无款《骑驴图》（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最有名的骑驴诗人应数孟浩然、李白、杜甫、李贺、贾岛、陆游了。孟浩然骑驴的故事来源于《韵府群玉》，据载，孟浩然

曾经冒雪骑驴到灞水寻梅花，说：“吾诗思在风雪中驴子背上。”后来晚唐宰相郑綮将其变成了一个典故，《北梦琐言》中记载，郑綮做了宰相后，有人问：“相国近有新诗否？”他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孟浩然骑驴踏雪寻梅的举动，诗情画意，清高不羁，此后“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就成了骑驴诗人的典范。与孟浩然的娴雅相比，李白骑驴的形象则是蔑视权贵、傲岸不羁的。《唐才子传》载，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漫游四海，他想登华山，醉酒跨驴经过华阴县衙，县官不知是李白，大怒，命人把李白引到庭下斥问：“你是何人，竟敢无礼！”李白并不说明自己姓名谁，而是说：“我曾令皇上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在天子门前尚可走马，华阴县里，却不得骑驴么？”县官大惊，惭愧地道歉：“不知翰林至此。”李白大笑而去。杜甫骑驴的形象则多半是“苦”，他困居长安时生活穷困潦倒，骑驴骑了三十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在最困难的时候，连驴也需要向别人借，《偃侧行》云：“偃侧何偃侧，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遇今不得……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诗鬼李贺有骑驴觅句的习惯，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记载，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李贺便骑着毛驴到外面转悠，背着锦囊，有了作诗的灵感就在驴背上记录下来装进锦囊，晚上回家整理成篇。

晚唐贾岛终身不第，困顿无比，无论去多远的地方，也只能骑着他的蹇驴，姚合在《喜贾岛至》里是这样描述他的：“布囊悬蹇驴，千里到贫居。”虽然贫困，但贾岛作诗的热情却极高，他在驴背上推敲觅佳句，两次冲撞了京兆尹都浑然不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谓用心痴醉。李贺和贾岛骑驴觅句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骑驴几乎成了诗人的标志。南宋陆游是个豪放的人，他既有戎马横刀的豪情，也有骑驴觅句的闲适。他特别爱骑驴出游，要么“系驴来憩野人家”（《出游》），要么“时跨一驴山县去”（《甲子秋八月偶思出游往往累日不能归或远至傍县凡得绝句十有二首杂录入稿中亦不复詮次也》），要么在“野店山桥策蹇驴”（《旅舍偶题》），又要么喝醉了，“即今山市醉骑驴”（《遣兴》），或者兴致勃勃地在驴子上作诗，所谓“诗兴属骑驴”（《戏作野兴》）。陆游骑驴时喜欢拿自己与孟浩然作比况，如“此头那可著貂蝉，瘦似骑驴孟浩然”（《览镜》），“我似骑驴孟浩然，帽边随意领山川。忽闻风雨掠窗外，便觉江湖在眼前。路过邮亭知几处，身如估客不论年。未妨剩拥寒衾卧，赢取孤吟入断编”（《夜闻雨声》），可见他亦是有意要效仿孟浩然这位骑驴典范。陆游骑驴过市是悠然、从容、潇洒的，即便是春天骑个蹇驴出游，“蹇驴破帽人人看”（《早春出游》），他也不以为窘，反而兴致勃勃，“闻道禹祠游渐盛，也谋随例一持杯”。但是在入蜀经过剑门关时，陆游却伤心了。《剑门道中遇微雨》云：“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



图5-28 明·徐渭《驴背吟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门。”此诗写于乾道八年(1172年)冬天。当时他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中,参与军事机密。三月赶到南郑(今陕西汉中)积极参加收复长安的准备工作,但正当长安唾手可得的时候,因为秦桧之流的阻挠,他被改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抗金大计再次落空。十一月陆游便携家眷赴成都,诗人是喝醉了,他风尘仆仆地入蜀赴任,自嘲地反问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不像个诗人,回答是:像!可怜自己有可领十万雄兵的才华,有抗金报国的壮志,一生“灭胡心未休”,如今却当真是只能当个诗人,百无聊赖地骑驴写小诗了。陆游报国无门的百般抑郁与悲凉尽在这细雨驴背上。

因驴是贫寒文人的坐骑,也象征着诗人清高的精神,故对诗人而言,驴就是其惺惺相惜的朋友、无言默契的知音、忠厚老实的伙伴。诗人与驴之间通常有着非一般的深厚感情。王禹偁《乌

啄疮驴诗》写自己与驴相依为命，苦命的驴长了疮还要遭乌鸦啄食，诗人发誓要抓住乌鸦，折颈食脑为驴报仇，写得十分动情：“商山老乌何惨酷，喙长于钉利于铍。拾虫啄卵从尔为，安得残我负疮畜。我从去岁谪商於，行李惟存一蹇驴。来登秦岭又巉岩，为我驮背百卷书。穿皮露脊痕连腹，半年治疗将平复。老乌昨日忽下来，啄破旧疮取新肉。驴号仆叫乌已飞，鬣嘴振毛坐吾屋。我驴我仆



图 5-29 北宋·李成《寒林骑驴图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奈尔何，悔不挟弹更张罗。赖是商山多鸢鸟，便问邻家借秋鹞。铁尔拳兮钩尔爪，折鸟颈兮食乌脑。岂唯取尔饥肠饱，亦与疮驴复仇了。”真是对驴之情谊有多深，对乌鸦之仇恨就有多深呀！

随着骑驴出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以骑驴诗人为题材的绘画也兴盛起来。不过，画面的主人公依然是以孟浩然为多，而且伴随着为数不少的题画诗，如刘克庄《孟浩然骑驴图》：“坏墨残缣

阅几春，灞桥风味尚如真。摩挲只可夸同社，装饰应难奉贵人。旧向集中窥一面，今于画里识前身。世间老手惟工部，曾伏先生句句新。”陈旅《题画图》之四：“群玉山前岁暮天，午晴明月满寒川。骑驴客子清如鹤，恐是襄阳孟浩然。”方回《孟浩然雪驴图》：“往年一上岳阳楼，西风倏忽四十秋。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有诗谁敢留。”另有袁桷《金主画孟浩然骑驴图》三首、吴师道《孟浩然跨驴图》二首、王恽《孟浩然灞桥图》、高启《题孟浩然骑驴吟雪图》、张羽《孟襄阳雪行图》等。还有题李白、杜甫、贾岛骑驴的，如释绍昙《李白醉骑驴图》：“酒渴思鲸饮，金鸾早退朝。醉身扶不起，压折老驴腰。”刻画出李白在驴背上的醉态。释绍昙《杜甫骑驴游春图》：“客路如天远，吟身太瘦生。无家归未得，策蹇傍春行。”叶茵《少陵骑蹇驴图》：“帽破衣宽骨相寒，为花日日醉吟鞍。时人只道题风月，后世将诗作史看。”王冕《题贾浪仙骑驴图》：“雪花打帽风搅须，宽衣破靴骑蹇驴。先生自是山泽癯，瘦名之传岂为虚？穷吟苦思不觉老，知音幸遇韩京兆。至今长安诸小儿，拍手犹能为君道。清声千古在世间，好诗句句夸浪仙。我恨后生五百年，不得抵掌谈微玄。形骸孤陋向岩壑，竹冠草衣空卓犖。披图挹之嗟寂寞，断桥流水梅花落。”这些诗画都丰富了骑驴出行的文化。

4. 牛

牛主要用于拉车，但也有单骑的。然而牛虽然力气大，却难驯服，通常不用于出远门，历史上大概只有传说中的老子骑牛出

关是骑牛出远门了。在诗歌作品里，骑牛通常与牧童野老的形象有关，表达隐逸之闲趣或乡村之野趣。如陆游《野饮》：“已把残年付天地，骑牛吹笛伴村童。” 隐峦《牧童》：“三个五个骑羸牛，前村后村来放牧。” 葛天民《看山》：“我本田夫作比丘，也知骑马胜骑牛。如今马上看山色，不似骑牛得自由。” 但是对于高丽、朝鲜古代诗人来说，骑牛与中国诗人骑驴的意蕴是一致的，他们把骑牛当成诗人的象征，代表洒脱、逍遥、隐逸，如金圣钦（1682—1757）这首《骑牛歌送霁山付职之京》：“君骑马，我骑牛，骑马者荣骑牛苦。骑牛将欲入深山，骑马西驰长安路。长安路上多风尘，马蹄恐染风尘污。深山明月白云闲，牛背被蓑歌今古。寄语京城好事儿，莫教白驹紫其步。愿君西去即归来，共我牧马放牛溪山雨。”



图 5-30 明·张路《老子骑牛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5. 骆驼

骆驼在北方尤其是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南方骆驼就很少，五代后蜀时期，蜀地还没有骆驼，人们也不认识骆驼。

骆驼有官养也有民养，北魏时期仅官养的骆驼就有一百多万峰，是我国养驼史上的高峰期。到唐代，骆驼主要在沙漠地区养殖。唐宣宗时，名将张义潮推翻了当时吐蕃贵族对沙州的统治，以河西地区敦煌为中心建立了沙州地方政权武装，建立了归义军。鉴于骆驼在沙漠戈壁地区交通的重要性，归义军政府设立了专门负责管理骆驼事宜的官职“知驼官”，此官又叫骆驼官、驼官，实行簿籍制度，骆驼的饲养、牧放、使用、死亡都有详细记录。骆驼行进速度快，并且耐力持久。《资治通鉴》载，哥舒翰在任陇右节度使时，每派遣使者入朝奏报，常乘白骆驼，能日行五百里，可见其速度不亚于马。古代官员如要出使或赴任北方地区，也常骑骆驼。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云：“马头金匝匝，驼背锦模糊。”此诗为天宝十四年（755年）春杜甫送蔡希曾归哥舒翰幕而作，蔡都尉所乘的驼背“锦模糊”，是指蒙在驼背上以使其美观的锦帕。骆驼可用于骑乘，更多时候是用于日常的驮载，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可以见到熙熙攘攘的闹市中有骆驼运输队，可见当时驼运的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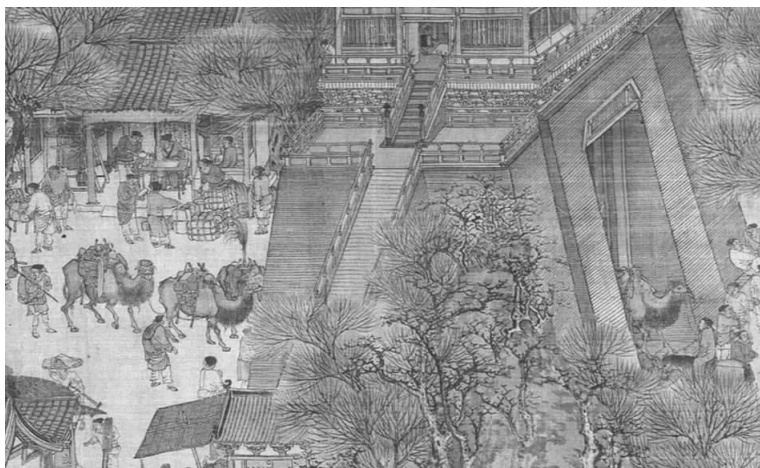


图 5-31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六章 远客出门行路难——行旅之活动

古代交通落后，旅途行进缓慢，古人的旅程时长动辄数日甚至数月。如果是官员因公事出行，行驿的速度、行程路线都有详细的规定。根据不同出行目的，政府对行驿的速度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奉使、赴任、诏追补缺、任满回朝等，要求的速度都是有差别的。奉诏赴阙属于紧急事务，要求的行驿速度较快，几乎要日行百里以上。而刺史赴任就可以比较慢，日行四五十里便好。对于贬官而言，要求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较严重的贬官，要求日驰十驿，即日行三百里以上。在行程路线方面，如果有枉道、越道都是违法的，要受到相应处罚。长安四年（704年）规定，乘传人使事稍缓，每日不得过四驿。对于普通人而言，没有人规定快慢，一切听凭自由。但是为了赶路，出行之人通常天没亮就出发；为了安全起见，要尽量在天黑之前投宿。行人如果行程不紧有闲暇，也不妨顺便旅游、走亲访友，还可以进行下棋观棋等娱乐活动，如李洞《秋宿梓州牛头寺》云：“窗闲二江冷，帘卷半空秋。诏散松梢别，棋终竹节收。”刘禹锡《海阳湖别浩初师》云：“爰泉移席近，闻石辍棋看。”梅尧臣《正月二十一日

雪中赴宿怀邻几原甫》云：“刘郎与江叟，相对定争棋。”杜甫自齐赵回长安，路过咸阳，时值除夕，便赌博消遣，其《今夕行》写道：“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由此可见诗圣观赌的兴奋心情。总之，旅行的生活是艰辛的，也是丰富的，以下选取几个侧面略作论述。

第一节 投宿

一、候馆驿站

《周礼·地官·遗人》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这里说的“庐”“宿”“候馆”都是供旅客休息的地方。可见在周朝，主要的道路上就已经有了官方设置的旅馆，只不过，这样的地方主要用来接待使臣、官员和军队，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借住的。唐代馆驿制度较为发达，官道三十里一驿，开元年间，共有水陆驿站一千六百二十九所。韩愈《酬裴十七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谓：“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水驿备有船，陆驿备有马。馆驿者，大者叫“驿”，小者称“馆”。驿既负责传递公文，又负责出行官员食宿。馆则可分为驿馆、公馆、旅馆，驿馆又有水馆、陆馆，公馆有州馆、县馆等，这些馆一般来说只负责为官客提供食宿而

不提供交通工具。除了馆驿外，还有邮亭、传舍、邮舍等称呼。这些皆为官方开办的馆驿，有严格的使用管理规定，每个馆驿都设有专门的管理官吏，凡入住者须出示凭证，也就是传符、券、牒等才能住，违规入住者会受到惩罚。对于没有公事而出行的官员，长孙无忌等撰集的《唐律疏议》卷二十六规定，职事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爵国公以上，可以投驿住宿。如果是边远或没有村店的地方，九品以上，勋官五品以上及爵，遇到驿站可以住宿。但这些因私出行的官员在馆驿里不能享受供给。不应入驿却入驿的，笞四十。不应得供给却索要供给的，杖责一百。违规使用馆驿贪赃严重的官员，以盗窃论罪。此外，唐代法律对乘驿还有许多规定，比如不许出使途中绕道回家探亲，不许在馆驿停留三天以上，谁先到驿谁住好房子。虽然有规定，仍然有许多官员为了争夺馆驿中的好房子而大打出手，敷水驿便是因为元稹出了名。元和四年（809年），监察御史元稹奉召入京，住在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在他之后到，与元稹怒争上厅。元稹穿着袜子从厅后逃跑，刘士元追出去，用马鞭击伤了元稹的脸。随着馆驿需求者的增多，越是到了唐代后期，违反规定的官员就越多，不应住驿而住驿索要供给的人也很多，极大地破坏了馆驿制度。与驿的使用不同，馆只要是官客都接待，不必非要因公出行，也不需要符券。另外，进士、举人也可以住在馆里。

古代许多诗人都兼有官员身份，所以他们有机会在出行时入住馆驿，并留下许多这方面的诗歌，这些宿驿诗多抒发思乡羁旅

之愁，或悲叹身世际遇，如白居易《宿樟亭驿》：“夜半樟亭驿，愁人起望乡。月明何所见？潮水白茫茫。”杜荀鹤《秋宿临江驿》：“南来北去二三年，年去年来两鬓斑。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渔舟火影寒归浦，驿路铃声夜过山。身事未成归未得，听猿鞭马入长关。”张籍《宿临江驿》：“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未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寒衣。”吴融《宿青云驿》：“苍黄负谴走商颜，保得微躬出武关。今夜青云驿前月，伴吟应到落西山。”张蠙《宿山驿》：“驿在千峰里，寒宵独此身。古坟时见火，荒壁悄无邻。月白翻惊鸟，云闲欲就人。只应明日鬓，更与老相亲。”再如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云：“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长期漂泊，客中寂寞，除夕之夜还独滞他乡馆驿中，真是情何以堪。



图 6-1 南宋·佚名《云关雪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私营旅店

隋唐时，随着商业的发展，私人经营的旅馆酒店已经非常兴盛，所谓“夹路列店”“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刘禹锡《堤上行三首》其三）。“客店”“旅店”这些词也是在唐代出现的，白居易《闲夜咏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诗云：“高置寒灯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炉。”项斯《晓发昭应》云：“旅店开偏早，乡帆去未收。”这些旅店除了大量存在于城市里，还有许多设在驿的旁边，甚至与驿同名，如马嵬店在马嵬驿旁边，敷水店在敷水驿旁边。还有的旅店设在驿与驿之间，以供

往来行客住宿。随着分工越来越细，旅店也会有针对性地招徕客人，比如“状元店”“高升店”“状元楼”主要接待士子，“广源店”“万隆店”用来接待商人，“悦来店”“吉顺店”接待一般客人。《西厢记》写张生到蒲津城找住宿：“话说间早到城中。这里一座店儿，琴童接下马者！店小二哥那里？（小二上云）自家是这状元店里小二哥。官人要下呵，俺这里有干净店房。”这家状元店就是专门吸引读书人来住的。常见的“酒家”“酒楼”“酒店”“酒肆”等，主要提供饮食，有些也提供住宿，官客、私客都可以住在这些旅店里。因为旅店服务周到，且不像馆驿那样有很多规章限制，许多因公出行的官员也愿意投宿旅店，比如唐代曾有规定，那些能住馆驿的官员如果拖家带口，家口只能安置在旁边的旅店里，为了方便，有些官员宁愿与家人一起住私营旅店。

出行者投宿的旅店称呼有多种多样，有“客舍”，如“汉水行人少，巴山客舍稀”（岑参《送蒲秀才擢第归蜀》），“连年客舍唯多病，数亩田园又废耕”（卢纶《冬夜赠别友人》）。有“旅舍”“旅馆”，如“年深旅舍衣裳敝，潮打村田活计贫”（罗隐《送顾云下第》），“何处西风夜，孤吟旅舍灯”（齐己《送友人游湘中》），“病来旅馆谁相问，牢落闲庭一树蝉”（李九龄《旅舍卧病》）。有“逆旅”，如“逆旅悲寒蝉，客梦惊飞鸿”（岑参《送王著作赴淮西幕府》），“晚来辞逆旅，雪涕野槐天”（皮日休《旅舍除夜》）。

如果旅店靠山，则有“山店”“山馆”，如“一宿山前店，旅情安可穷”（李中《宿山店书怀寄东林令图上人》），“津楼故市无行客，山馆空庭闭落晖”（崔峒《送皇甫冉往白田》）。如靠水边，又称“水店”“水馆”“江馆”，如“山桥晓上芭蕉暗，水店晴看芋草黄”（张籍《送李馀及第后归蜀》），“静话竹窗煎雪浪，倦投水馆卧风漪”（姚勉《和张公望苦热韵》），“江馆迢遥处，知音信渐赊”（朱庆馀《宿江馆》）。



图6-2 南宋·佚名《山店风帘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开在村落里的旅店则叫“村店”，如“村店闭门何处宿，夜深遥唤渡江船”（窦巩《早春送宇文十归吴》）。开在荒野的旅店通常被称作“孤店”“孤馆”“野店”，如“充斋野店蔬无味，洒笠平原雪有声”（齐己《送胤公归阙》），“野店寒无客，风巢动有禽”（周繇《送宇文虞》），“晓鸡鸣野店，寒叶堕秋枝”（唐求《发邛州寄友人》），“秋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孙定《寄孙储》），“暮投野店孤烟起，晓涉清溪小蹇愁”（陆游《云门道中》）。野店地处荒野，但并不一定会生意萧条，杜牧《句溪夏日送卢霈秀才归王屋山将欲赴举》诗云“野店正纷泊”，写的正是一个地处荒野的水边小店，其门前泊船纷纷，进店歇息的旅客络绎不绝。

三、寺院

在古代，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寺院是馆驿、旅店之外的重要旅居之所。

寺院本身就有布施行善的功能，寺院制度规定要接纳客僧住宿饮食，这种规定慢慢扩及民间，至迟在南朝末年，就出现了官民居宿于佛寺的现象。如此寺院就衍生出了停客这一功能。一般规模的寺院设有很多客房，可以作为旅舍供世俗之人居住。最初，俗人寄寺的现象不多，寺院接待旅客投宿不以营利为目的，因而是免费的，所以贫寒士子出门在外喜欢投宿寺院。但安史之乱后，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受到沉重打击，依靠贵族布施的寺院

僧众不得不另谋生路扩大经济来源，方法之一就是扩大经营商业和借贷业，开设房舍供旅行者住宿并收取一定的房租。《莺莺传》里的崔氏母女和张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普救寺中住了一个多月。李洞《废寺闲居寄怀一二罢举知己》云：“税房兼得调猿石，租地仍分浴鹤泉。”这里的“税房”，说的就是在寺院中租的房。中唐以后，寺院停客已经逐渐商业化，唐宣宗时，朝廷命令在商业繁荣、商客云集的地带建置寺院、兰若，或许就带有方便商客住宿的初衷。



图6-3 北宋·李成《晴峦萧寺图轴》（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藏）

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寺院租房、赁房就成

了一种普遍现象。当然，仍然有接受旅客投宿不收费的寺院，但入住旅客会捐些香火钱。

无论收费与否，文人们对寓居寺院都是情有独钟的，这主要

是因为大多寺院是山林型的，环境清静、景观幽雅、远离尘寰。文人在这样的寺院内可修身养性，可习业，可发诗兴，可游赏山水。据严耕望先生统计，唐代仅为准备科考而寓居山林寺院的士人就在二百人以上，其他因访僧论道、外出旅行而寄居寺院的人更多。颜真卿《泛爱寺重修记》云：“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王维常探访名寺，与高僧切磋，如果时间已晚却还未尽兴，便住在寺中，其《投道一师兰若宿》云：“昼涉松路尽，暮投兰若边。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白居易也常寓居佛寺，他在《游丰乐招提佛光三寺》中自称“山寺每游多寄宿”，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云“随意宿僧房”，王建《宿长安县后斋》云“喜欢得伴山僧宿”，黄滔《上刑部卢员外》亦谓“寻幽频宿寺”。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调迁无常，旅途之中亦多留宿寺院，如绍圣元年（1094年）他到惠州，便寓于嘉祐寺松风亭。寄宿通常会住上一些时日，但也有仅是旅途中路过而投宿的，施肩吾有诗《宿兰若》云：“听钟投宿入孤烟，岩下病僧犹坐禅。”薛莹《宿东岩寺晓起》云：“野寺寒塘晓，游人一梦分。”张耒《离天长寄周重实》云：“半夜叩门投野寺，天寒孤月更分明。”李中《送致仕沈彬郎中游茅山》云：“野寺宿时魂梦冷，海门吟处水云秋。”陆游《夜行宿湖头寺》云：“卧载篮舆黄叶村，疏钟杳杳隔溪闻。”高启《宿圆明寺早起》云：“客起灯前梦尚迷，满楼残月晓风西。应知野寺非山店，只听钟声不听鸡。”



图6-4 明·盛茂烨《写唐人诗意人物山水——野客投寒寺，闲门傍古林》

四、田家村舍及其他

如果行旅错过了旅店、寺庙、道观，可寻村落人家投宿，杨万里《游云际寺，诸僧皆出，因过田家》道：“游遍诸峰欲晚霞，倦投野寺觅煎茶。更无一个残僧在，归路却投田舍家。”便是在无法投宿寺院的情况下去投宿田家。赵蕃《问宿》：“逢人询野寺，对宿只村墟。薄莫须安止，平明议所如。”劳累了一天，打听哪里有得住，最后找到了村落，也且安住下来，明天的行程明天再打算吧。刘长卿则是在风雪交加的情况下，得到贫苦主人的收留，其《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云：“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王建则在《田家留客》中生动地记录了田家主人留客的情景：“人家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浆马有粟。远行僮仆应苦饥，新妇厨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门户，蚕房新泥



图6-5 明·周臣《柴门送客图》（南京博物院藏）

无风土。行人但饮莫畏贫，明府上来何苦辛。丁宁回语屋中妻，有客勿令儿夜啼。双豕直西有县路，我教丁男送君去。”主人殷勤好客，好吃好喝地款待，为了让客人休息好，还特地嘱咐妻子照顾好幼儿，不要让他夜间啼哭，诗人要走了，还让自己的儿子送他到县路，萍水相逢，却如此无微不至，感人至深。

因为投宿田家，诗人们能够真实地体会到民间疾苦。杜甫暮投石壕村，看到了“吏夜捉人”的人间悲剧，写下了《石壕吏》。唐彦谦也因为宿于田家，看到了催租的一幕，其《宿田家》写道：“落日下遥峰，荒村倦行履。停车息茅店，安寝正鼾睡。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公文捧花押，鹰隼驾声势。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阿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蹶……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空怀伊尹心，何补尧舜治？”本应是人人酣睡的宁静半夜，却被上门搜刮民脂的官吏打破，岂能不让诗人痛心愤慨、为民疾呼？

除了以上投宿场合，还有寄宿友人家或投宿妓院的。关于书

生投宿妓院并与妓女产生爱情的故事在戏曲小说里常有。而在“荒凉野店绝，迢递人烟远”（刘长卿《茱萸湾北答崔载华问》）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便只能露宿了。如幸运的话，还可以找个人来问问哪里有住的，如张籍《重平驿作》：“日暮未知投宿处，逢人更问向前程。”或者还可以遇到渔船，“野店难投宿，渔家独问津”（张乔《别李参军》），“村店闭门何处宿，夜深遥唤渡江船”（窦巩《早春送宇文十归吴》），大概诗人们是要寄希望于借宿渔家或江船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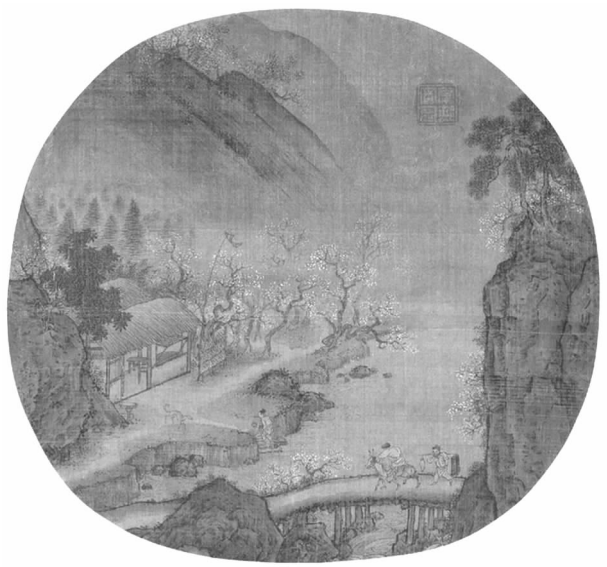


图 6-6 南宋·佚名《花坞醉归》（上海博物馆藏）

第二节 早行

古人郑重地离别家人，通常是要出远门，很少能当天就赶到，一般要走十天半月甚至数月才能到达目的地，因此旅途中的每一天都是不断出发的过程。有的人迫于行程紧的压力或迫于旅途每增加一天就会增加费用的压力而想方设法尽快到达目的地，如“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毕景逐前俦”（鲍照《浔阳还都道中》），“晓发独辞残月店，暮程遥宿隔云村”（韦庄《柳谷道中作却寄》）。早发晚宿，大概是大多数旅行者的共同经历。

古人所谓的早，常以鸡鸣作为判定。司马扎《道中早发》“野店鸡一声，萧萧客车动”，可谓闻鸡而动。许浑《早行》云：“失枕惊先起，人家半梦中。闻鸡凭早晏，占斗认西东。”诗人早起的时候，别人都还在梦中，而且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方向，要以天上的星斗来辨认方向。胡仲弓《旅中早行》云：“烛影照行李，钟声催晓鸡。”早起收拾行李，还需点蜡烛照明。有的甚至鸡还没有叫就启程了，如“垂鞭信马行，数里未鸡鸣”（杜牧《早行》），“早起赴前程，邻鸡尚未鸣”（贾岛《早行》），“出门鸡未唱，过客马频嘶”（韦庄《早发》）。白居易《早发楚城驿》云：“月乘残夜出，人趁早凉行。寂历闲吟动，冥濛暗思生。荷塘翻露气，稻垄泻泉声。宿犬闻铃起，栖禽见火惊。胧胧

烟树色，十里始天明。”诗人为了在凉爽时多走此路，月亮还在夜空中就已出发，不等鸡把自己叫醒，倒是自己把鸡惊醒了。最为脍炙人口的早发情景莫过于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沈德潜赞之“早行名句尽此一联”。此联写一声鸡鸣划开夜色，诗人匆匆起床赶路，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茅店前的木板桥上已经留下行人的足迹了。诗人用一串名词，十分具体、形象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最为经典的早行图，鸡鸣、旅店、残月、行人、足迹、板桥、清霜。然而这样的名词罗列，却又分明透露着离家远行之人的凄清、寂寞心境。



图 6-7 南宋·佚名《征人晓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早起自然是会很困乏的，宋人所绘的这幅《征人晓发》图中，一个绿树环绕的客店，马匹已经整装待发，仆从已经在门外候着，但是中间的主人公还疲惫地趴在小桌子上，或许在等早餐，或许实在太困了还不愿意动身。显然，他起得太早了，出发前要抓紧时间小憩一下。杜牧《早行》诗写“林下带残梦，叶飞时忽惊”，诗人因早起睡眠不足，便在马上打盹，却被时不时飘打在脸上的落叶惊醒。王建更是困得“人睡落鞞辙，马惊入芦荻”（《早发金堤驿》），不仅睡着了从马上摔下来，还把马惊得跑到芦荻丛中去了，此景既滑稽又悲酸。

对于早发，有的人抱着乐观的心态，因而对早发的体验也觉得欢愉。然而更多人的心态是消极的，他们为生活计、为前程计，不得不征衣疲马披星戴月地奔忙；又因为旅途漫长，期程催逼不得不深夜后于人睡、清晨先于人起地赶路。因而，早发诗也多表达失落孤凄的愁绪、畏难之伤感、思乡之情怀与羁旅漂泊之感。王建《早发金堤驿》：“从军岂云乐，忧患常萦积。唯愿在贫家，团圆过朝夕。”行路难，盼团圆，应是大多数游子的心情。韩偓《早发蓝关》云：“关门愁立候鸡鸣，搜景驰魂入杳冥。云外日随千里雁，山根霜共一潭星。路盘暂见樵人火，栈转时闻驿使铃。自问辛勤缘底事，半年驱马傍长亭。”鸡还没有叫，诗人已经立在关门等待开门了，在这个闲暇时间里，诗人回顾自己的辛苦，半年驱马劳顿，孤身在外，却不知道自己是到底为了什么，人生奔波的无意义感和对前途的迷茫使他的等待充满了忧

愁。欧阳修《奉使道中作》其三云：“客梦方在家，角声已催晓。匆匆行人起，共怨角声早。马蹄终日践冰霜，未到思回空断肠。少贪梦里还家乐，早起前山路正长。”似在家中享受温暖一般，一切就像是真实的一样，角声催早，才发现不过是一场梦，梦醒了仍然要在铺满冰霜的山路中前行，此情此景可谓残忍。黄庭坚《发舒州向皖口道中作寄李德叟》云：“黑云平屋檐，晨夜隔星月。晓装商旅前，冰底泥活活。野人攘畔耕，蹇马不能滑。驼裘惜蒙茸，俱落水塘缺。孤材小蜗舍，乞火干履

袜。”诗人比一般商人起得都要早，因为天黑路滑连人带马掉到水塘里去了，不得不到村舍里乞火把袜子烤干，如此行路难，岂



图6-8 明·唐寅《骑驴归思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会不思家？元好问在行旅中仰天发问：“几时不属鸡声管，睡彻东窗日影偏。”（《榆社硖口村早发》）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受这清晨的鸡鸣管束呢？什么时候才能一觉睡到日影西偏呢？问得俏皮，却万般感怆。这鸡鸣，岂不就是那身不由己的命运，声声地催着自己奔向未知的远方！张籍的一首《羁旅行》或许最能够概括羁旅的酸甜苦辣：“远客出门行路难，停车敛策在门端。荒城无人霜满路，野火烧桥不得度。寒虫入窟鸟归巢，僮仆问我谁家去。行寻田头暝未息，双毂长辕碍荆棘。缘冈入涧投田家，主人舂米为夜食。晨鸡喔喔茅屋傍，行人起扫车上霜。旧山已别行已远，身计未成难复返。长安陌上相识稀，遥望天山白日晚。谁能听我辛苦行，为向君前歌一声。”

第三节 饮食

在外行旅，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多种多样。

自带炊具与粮食在路途中做饭是常见的办法。因为旅人往往要早发，通常需要前行一段路程后才吃早饭，所谓“客每露行朝未炊”（李曾伯《晚宿大塘市》）。杨万里有诗题名为“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十首”，也就是说诗人早上从孔镇出发，到了漆桥才备晨炊。王炎《舟行过白石见将使夜宿毛家林翌日到莘莪却回和清老》云：“苍头倦晨炊，卯饭几及午。”因为起得太早，奴仆一路犯困，中途停下来做早饭也不积极，等早饭做好已经快到

中午了。明人陈琏有一首诗叫《凿冰行》，写在风沙中无水为炊，便找到了草下坚冰做饭，看似艰苦，但他却觉得此经历饶有兴味，其诗云：“风沙漠漠日色黄，粮车已驻青山傍。山前泉流汲已竭，仆夫来告心遑遑。或言草间地卑湿，其下或有坚冰藏。闻者欣然争发取，果获积块凝寒光。纷纷羣至竞烧爨，锤斧剖击声琅琅。铜锅瓦釜试新火，顷刻俱成蟹眼汤。煮雪曾闻淪佳茗，消冰今见炊黄粱。茶香仅能止渴吻，饭熟政喜充饥肠。南人睹之自惊异，北客视此犹寻常。漫将毫楮纪所见，要知朔土殊炎方。”

奉使官员因公出行，饮食基本由沿途的官府或驿馆提供，许浑有一首诗写到了在驿楼吃鲈鲙，“鲈鲙与莼羹，西风片席轻”（《九日登樟亭驿楼》）。这里有一个与晋人张翰有关的典故。张翰是吴郡吴县人，曾在齐王司马冏手下任大司马东曹掾的小官。他曾对同郡人顾荣说：“现在天下战乱纷纷，战祸不断。凡有名气的人都想退隐。我本是山林中人，对官场难以适应，对时局又很绝望。看来，也该防患于未然，考虑一下以后的事了。”张翰在洛阳感受秋风的到来，回忆起家乡吴地莼菜羹和鲈鱼脍等佳肴美味，便说：“人生一世应当纵情适意，我怎能跑到几千里之外博取名位来束缚自己呢？”于是他就辞官归乡了。诗人在吴地的樟亭驿，吃到当地的佳肴莼菜羹与鲈鱼脍，大概是想起张翰因秋风而念家乡的故事了，否则他怎么会想念家乡，说“因秋倍多感，乡树接咸京”呢？古代大多私营的客舍都有食物提供，甚至形式上更为灵活，有的很晚了还给客人做饭，如“主人炊新粒，行子

充夜饥”（岑参《宿华阴东郭客舍忆闾防》）。如果投宿在村舍里，遇到热情好客的人家，主人备上几碟小菜三杯小酒，对饮畅谈，还是很惬意的。但也有不幸在小店吃到变质食品的，如士子李日新在商山一家小店便吃到了变质食品，他题诗投诉道：“商山食店太悠悠，陈黠餽饟古馐头。更有台中牛肉炙，当盘数脔紫光毬。”（《题仙娥驿》）

如凑巧路过友人处，得友人招待，便可一饱行旅的饥肠。乾元元年（758年）冬天，杜甫自华州东归洛阳，行至阆乡县时，得到姜县尉设宴接待，便作诗歌颂了一番宴席的美食，“姜侯设脍当严冬，昨日今日皆天风。河东未渔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饕人受鱼鲛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剝嘴春葱。偏劝腹腴愧年少，软炊香饭缘老翁。落砧何曾白纸湿，放箸未觉金盘空。新欢便饱姜侯德，清觞异味情屡极。东归贪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可怜为人好心事，于我见子真颜色。不恨我衰子贵时，怅望且为今相忆。”（《阆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冬天鲙鱼如此难得，姜县尉却请他吃鲙鱼，而且命厨房做得十分精致美味。姜县尉念及杜甫年衰，特地把鱼腹上软肥的肉留给杜甫并劝他吃。更难得的是，姜县尉此次与杜甫还只是初见。杜甫对这一餐念念不忘以诗为记，也是因为姜县尉情深义重，故而最后不忍别去。杜甫死前不久，为避臧玠之乱，由长沙到衡阳，此时他的舅父崔伟正在郴州做录事参军，写信请杜甫去。在赴郴途中遇到大水阻隔，耒阳县令及时差人给杜甫送去酒

肉，“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醪”（《聂未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杜甫对聂县令的急难慷慨极为感动。白居易被贬江州时，途经武昌，也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他对此充满感激，“江边黄鹤古时楼，劳致华筵待我游”，写他们早早地在黄鹤楼设好华筵等他到来，然而毕竟是滴人迁客，宴罢远眺，悲从中来，不免感到“醉来堪赏醒堪愁”（《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

第四节 游赏

古人对旅游的认识并不那么充分和深刻，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古人为了政治、文化、商务、娱乐等目的离开自己的惯常居住地的过程，都可以看作是旅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否专为浏览山水而去异地，古人都不忘“游”，不忘沿路观光赏景、访古探胜。尤其在唐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唐人出游的风气大盛。文人士大夫对于出游更是乐此不疲，他们长期饱览锦绣河山，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与灵感，正如王勃在《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中所写：“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古人诗集里大量的山水诗、行旅诗、纪行诗、风土诗、怀古诗等皆为游中所得。在行旅的状态下，一草一木、春华秋实、秦月汉关，无不牵动着诗人敏感的内心里。

因赴任而出行之人，若时间或任务并不急迫，他们通常可以在路上逗留一些时间，游历沿途山水、体会民生、交友纳贤。宋之问《蓝田山庄》云：“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李颀《龙门送裴侍御监五岭选》：“万里番禺地，官人继帝忧。君为柱下史，将命出东周。歇马傍川路，张灯临石楼。棱棱静疏木，淅淅响寒流。榔叶四荒外，梅花五岭头。明珠尉佗国，翠羽夜郎洲。夷俗富珍产，土风资宦游。心清物不杂，弊革事无留。举善必称最，持奸当去尤。何辞桂江远，今日用贤秋。”徐铉《送许郎中歙州判官兼黟县》亦谓：“尝闻黟县似桃源，况是优游冠玳筵。遗爱非遥应卧理，祖风犹在好寻仙。朝衣旧识薰香史，禄米初营种秫田。大抵宦游须自适，莫辞离别二三年。”韦应物《送宣城路录事》：“江上宣城郡，孤舟远到时。云林谢家宅，山水敬亭祠。纲纪多闲日，观游得赋诗。都门且尽醉，此别数年期。”道出了宦游的另一种妙处与乐趣。

即便是行程匆忙，亦无心赏景，在下榻安歇之处将息，也能欣赏一番住处附近的风景。古代馆驿旅舍之所，寺院村店之地往往风景幽美，徐铉《和太常萧少卿近郊马上偶吟》其二云：“村桥野店景无限，绿水晴天思欲迷。”岑参《汉川山行呈成少尹》云：“山店云迎客，江村犬吠船。”张籍《宿江店》云：“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橘花。”有些地方布置得别出心裁，令人赏心悦目，杨万里《宿长乐县驿，驿皆用葵叶盖屋，状如棕叶云》：“都将葵叶盖亭中，树似桃榔叶似棕。欲问天公觅微雪，装成急响打船

篷。”这个长乐县驿是根据当地特色布置的，难怪杨万里见了要特地写诗一首记下来。元稹在武关外第一驿写下《青云驿》共有四十八韵，十分详尽生动地描写了青云驿及其周边的风光。许浑《夜归驿楼》云：“水晚云秋山不穷，自疑身在画屏中。孤舟移棹一江月，高阁卷帘千树风。窗下覆棋残局在，橘边沽酒半坛空。早炊香稻待鲈鲙，南渚未明寻钓翁。”写在如画的风景中，赏月下棋、饮酒垂钓，极富情趣，好不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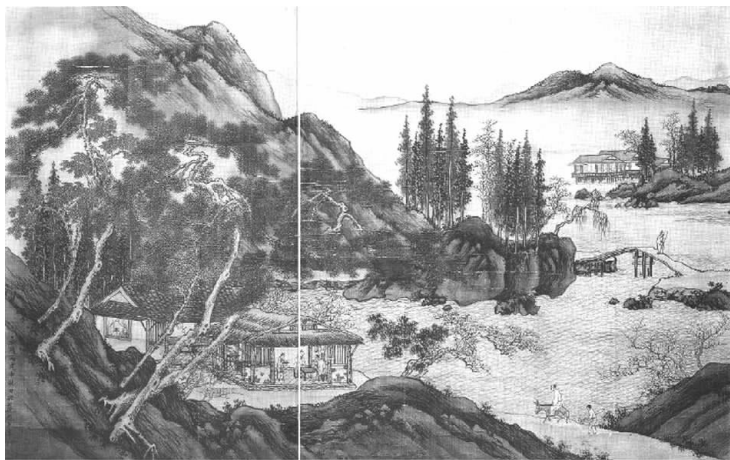


图6-9 明·周臣《松窗对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观画也可谓是游赏中的重要项目。在驿舍旅店中，通常还有作装饰用的绘画、壁画、帘画、屏风画等，温庭筠《龙尾驿妇人图》云：“慢笑开元有幸臣，直教天子到蒙尘。今来看画犹如此，

何况亲逢绝世人。”陆游《驿舍见故屏风画海棠有感》云：“夜阑风雨嘉州驿，愁向屏风见折枝。”驿中赏画，流连感叹，也是旅途乐事之一。刘禹锡《燕尔馆破，屏风所画至精，人多叹赏题之》云：“画时应遇空亡日，卖处难逢识别人。唯有多情往来客，强将衫袖拂埃尘。”即便是破馆之画，亦让诗人珍惜品味。方回在送别友人时说“金书儒庙壮，画壁驿亭清”（《送陈正之三首》其三），便是提醒友人到了驿亭要去观赏壁上之画。

旅途中赏画，以寺院壁画为多。唐代时佛教寺院的壁画进入了盛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宗教类的壁画如佛、释天、梵天、罗汉、天王、天女、天乐等释仪像和诸经变画，这些壁画通常绘在大殿的东西两壁及堂、院、廊庑等主要壁位。欧阳炯《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便对应天寺的壁画大书特书了一番，将各种天王神人、鬼怪精魅、鸟兽虫鱼的形态刻画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最后说“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可见壁画之精妙绝伦、栩栩如生。曾季狸《雷公保国寺画壁》云：“惟余画壁屹相向，尘封蛛网犹依然。空王龙钟曳杖立，弥勒游戏挑囊眠。不知寺已几兴废，独此经久无变迁。我来摩挲三太息，欲去不忍空留连。丁宁老僧为守护，慎勿破壁随云烟。作诗仍以示来者，此诗此画当俱传。”诗人观壁画有感，又留下题壁诗，诗与画相映成趣。

寺院里也有许多非宗教类的壁画，其涉及的创作题材极广，但因不涉及佛教，在寺院中也不占主要的壁位，有些甚至画在客

房里。这些画有的是寺院专请画家来画的，有的是路过的画家挥墨留下的。非宗教类壁画的艺术造诣也很高，同样使人流连忘返。唐代画家朱审工于山水及人物竹木，他在唐安寺讲堂西壁所画《山水图》“峻极之状，重深之妙，潭色若澄，石文似裂，岳耸笔下，云起峰端，咫尺之地，溪谷幽邃，松篁交加，云雨黯淡，虽出前贤之胸臆，实为后代之楷模”（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柳公权《题朱审寺壁山水画》赞云：“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苏辙则是在寺院中看到了友人画的苍竹，写下了题壁诗《题李十八黄龙寺画壁》：“枯槎尚倚春风力，苍竹从来自岁寒。”孙宁在看了寺院所画之松后留下题壁诗《题半塘寺润公房顾叔明所画松壁》：“顾君叔明善写松，妙趣直与韦偃同。片缣幅纸不易得，人争一睹清双瞳。玉岩上人即粲可，早跻十地成全功。禅房素壁耀霜雪，绘画未许来庸工。叔明对此役意匠，捉笔跳叫声摩空。须臾貌作老蛟影，毫端瞥若回腥风。隔座时疑翠涛响，钩帘日讶玄云封。宿鹤已去落花尽，庭前细雨春濛濛。老夫寻幽适相过，览之便觉心神融。酒酣信手为长句，醒愧浣花溪上翁。”

第五节 题壁

对于文人而言，离开书斋去接触社会、融入大自然，这本身就可以大大地激发诗兴、触发诗思。古人在写送别诗的时候就常

常会叮嘱远行的人，路途遇到美景要多写诗，写了之后回来与他分享，如“定知马上多新句，早寄袁溪当八行”（李嘉祐《送舍弟》），“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杜甫《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勉为新诗章，月寄三四幅”（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从容多暇日，佳句寄须频”（姚合《送韩湘赴江西从事》）。对于诗人而言，远行有马背上的闲暇，也有在客舍里的闲暇，因此行旅途中诗歌出产量很高，度正《呈晏制干二首》其一云：“远游行囊诗千首。”张栻《和择之看雪》云：“行囊多新句，青山有旧盟。”赵蕃《留别折子明丈二首》其二云：“行囊何轻重，新诗得卷藏。”李洪《用前韵简日华》云：“速丐雄篇重行囊，三山佳境易为题。”陈恭尹《送戴怡涛观察之官雷廉》云：“半肩行囊是新吟。”赵嘏《赠馆驿刘巡官》云：“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言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出行路上无公事，也难得做了闲人诗酒度日，诗作满行囊。旅途思念亲友，又多作寄赠诗，如杜荀鹤这首《宿栾城驿却寄常山张书记》：“一更更尽到三更，吟破离心句不成。数树秋风满庭月，忆君时复下阶行。”想念朋友想到睡不着，只好起来作诗以寄思念。

在行旅过程中，文人还爱题壁。题壁历史悠久，始于两汉，南北朝时渐多，唐宋时便成了文人喜尚的习气。文人所题之“壁”不仅包括文人路过的建筑的墙壁，还包括山崖、廊柱、窗扉、关门、屏风等。在手抄的年代，作品的传播极为不易，而这

些处于公共场合的“壁”就是绝佳的发表园地。诗僧寒山就喜欢在岩石上作诗，他的《一住》诗云：“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书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又《五言》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其现存



图6-10 南宋·牧溪《丰干寒山拾得图》(局部)

不到六百首的诗中有一半都是题在岩石上的，别人读到了才收集起来。

在交通繁华的驿、寺、祠、亭、馆，题壁诗尤多。据载，唐秭归县的神女祠至长庆时已有题壁诗千余首。许浑《冬日宣城开元寺赠元孚上人》诗云“层塔题应遍”，姚合《酬卢汀谏议》云“墙壁书多任手顽”，元稹《骆口驿二首》其一云“邮亭壁上数

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都可见各处题壁诗之多。

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在元和年间盛行一时，他们的诗常被别人题于壁上，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而元稹和白居易还相互题诗，只不过元稹将白诗写满了阆州西寺的寺壁，白居易将元诗写满了屏风，白居易《答微之》谓：“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题壁风气所及，送行宴会上也要题壁，如武元衡与台省同僚饯送韦绶致仕，设宴长安以西的望苑驿，赴宴十余人将他们的唱和诗作全题于驿壁之上。出于对墙的爱护，抑或因为墙体已经被前人的题诗占满，许多驿馆、客舍、寺院以及名胜都提供专门的题诗板，供过往行人题诗。王定保《唐摭言》记，飞泉亭中的诗板有百余个，又魏庆之《诗人玉屑》记，甘泉寺因为宋初名相寇准、丁谓曾经留下过游览的文章，后来题咏的人很多，以至碑牌满屋。

题壁诗因为不受形式、内容的限制，多写得情感真挚。诗人们于壁上题写的内容，或是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如姚嗣宗《书驿壁二首》其一：“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或是抚今追昔，抒人生之感慨，如陈杰《题驿壁》：“骅骝捕鼠不如狸，镞干缀履不如锥。过都历块成何事，剽虎裁蛟彼一时。”又如白居易《重过寿泉，忆与杨九别时，因题店壁》：“商州南十里，有水名寿泉。涌出石崖下，流经山店前。忆

昔相送日，我去君言还。寒波与老泪，此地共潺湲。一去历万里，再来经六年。形容已变改，处所犹依然。他日君过此，殷勤吟此篇。”写的是作者重过六年前送别友人的山店，睹物思人，因而题壁留诗以记。或是写乡关之愁，如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或是书写对邮亭羁栖生活的无奈，如杜牧《重题绝句一首》：“邮亭寄人世，人世寄邮亭。如何自筹度，鸿路有冥冥。”若人生春风得意，那更是要在壁上记下一笔，如元和十年（815年），元稹自唐州奉召还京，道经蓝桥驿，在驿壁上写下《题蓝桥驿留呈梦得、子厚、致用》，从诗题来看，其目的本来就是留给友人看的，诗云：“泉溜才通疑夜磬，烧烟馀暖有春泥。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此诗可谓春风得意、心情大好。但看到此诗的并不是梦得、子厚与致用，而是八个月后被贬江州路经此地的白居易。白居易读到这首诗感慨万千，作《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元稹从这里风光还京，而自己却是从这里失意贬迁，世事之无常与巧合，让诗人感喟心伤，他在本来就不大的驿亭里循墙绕柱，转来转去，摩挲拂拭，仔细辨认友人的诗。因为在此驿见了元稹诗，此后沿途驿亭里也都可能有挚友的诗，所以他以后每到一个驿亭都重新“循墙绕柱觅君诗”，此情此景，既动人感人，亦让人感到失意之人的万分惆怅，或许只有友人留在驿壁上的诗，能温暖并

陪伴他孤寂的行程。

古代诗人因为各种原因出行的机会非常多，题诗于一地，数年后故地重游寻到旧题之诗或再次题壁也是常有的事，如元稹《褒城驿》：“七过褒城驿，回回各为情。八年身世梦，一种水风声。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更悲西塞别，终夜绕池行。”诗人已经是第七次经过褒城驿了，风景依旧，旧题亦在，只是身世沉浮，岁月已换，焦灼、厌倦之感油然而生。唐末诗人任翻有题壁诗《宿巾子山禅寺》，后又去了两次巾子山，写了《再游巾子山寺》《三游巾子山寺感述》。陆游在《题旅舍壁》中写道：“浊酒可求敲野店，旧题犹在拂颓墙。”一面面新壁旧壁，古代文人用生命之笔在上面讴歌、宣泄、寄情，人生的悲喜聚散、宦海的沉浮无常都在这里交叠，几经沧桑过后，徒留后人对壁凭吊。

参考文献

1.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4.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5. 王拾遗：《白居易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7. 李斌成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8.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9. 郑向敏：《中国古代旅馆流变》，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 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 刘洪生：《唐代题壁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3. 姜革文：《商人·商业·唐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 赵睿才：《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5. [日] 松原朗著，李寅生译：《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16. [美] 高居翰著，夏春梅等译：《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 1368—15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后 记

近日收拾书柜，翻出了一本几年前自编的诗集《来去集》，
尘封的诗大部分有关离别，有一首叫《浪迹的风》：

请你相信我的生命
是一场缠绵不尽的离别
昨夜刚辞离了
玫瑰枝头倏然坠跌的花瓣
还有六月滴雨的屋檐
今晨我站在雾迷的山巅
我的悲哀的骄傲你只是看不见
幽幽的心绪那样淡那样淡
别在你的眉尖
月上住着的神仙
夜夜地飞舞千载的缺圆
我仅偶尔梦回

到你忧郁的耳边
拂你沧桑的容颜
请 不要太挂牵
不要回忆我凄绝的笑脸
我只是路过
路过雁落尘浊的古堡
路过离离的荒原
路过断肠的红叶天

彼时正是2007年夏天，我还是广西大学一名大一的学生。学校里有一条路，两边种着一种树，叫人面子，入夏落叶，风一吹，黄叶翻飞，煞是美丽。虽然是黄叶，我脑海里想的却是红叶，因为红色才够壮烈，于是先成了诗的结尾。在不识愁滋味的年华里，便这样来写离别。岁月渐长，慢慢体会到无论古时今时，离别都是生活的一种日常。遥想古人，不知他们在面对离别时是何种情形、何种心绪。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写离别，博士论文亦写离别。直到真正的离别，一次次光顾我的生命。

本书的写作是与我的博士论文《唐代送别诗的多元观照》同步展开的，那时正值我的爱人出国访学，孩子在河南，相思被时空分隔在三下里，览古人诗，其情境于我常有切肤之感。“薄衾小枕凉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离别之情，原来古今一律。后来，父亲因

突如其来的疾病与我永离，妈妈便离开家乡随我生活了，在外求学一晃十年，忽然有了“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怆然，而整个家乡，也似乎瞬间成了一座空城。

人生原是一个不断相遇、不断离别的过程，就像浪迹的风，与一切相遇，又与一切离别。再回首，忽觉十年前的小诗如同谶语，早早地就烙印在少不更事的时候。离别是万物的宿命，人世间所有的相逢，小鸟脚丫与荷叶走珠的触碰，眼睛与风景的偶遇，尽然。这宿命里，有美、有爱、有情。许多事情，发生在懂得之前；许多离别，发生在离别之后。离别，是开始，它教人学会珍藏过往，学会微笑着拥抱将来。

此时，告别了充实美好的博士生涯，告别了长满诗歌的华师砚湖，我在南国美丽的南湖边上，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我想衷心地感谢三年来悉心培育我的戴伟华老师，感谢为此书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劳的暨南大学出版社杜小陆、刘晶等编辑，感谢一路相伴我成长的亲人朋友。愿未来，我们的相遇，总有灿烂的容颜。

张兴茂

2017年10月写于广西艺术学院南湖畔